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

(出國類別：考察)

創意行天下 —赴丹英法文化交流訪問

服務機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出國人職稱：主任委員、主任秘書、科長、秘書

出國人姓名：陳郁秀、張瓏、楊同慧、郭紀舟

出國地區：丹麥、英國、法國

出國日期：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一日

報告日期：九十二年八月三十日

C9/c09x01329

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頁數: 124 含附件: 否

報告名稱:

主任委員率領「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交流考察團」赴丹麥、英國
及法國頒發第七屆台法文化獎。

主辦機關: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聯絡人/電話:

黃潔瑩/23432435

出國人員:

陳郁秀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瓏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任秘書
楊同慧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科長
郭紀舟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秘書

出國類別: 考察

出國地區: 法國 英國 丹麥

出國期間: 民國 92 年 02 月 16 日 - 民國 92 年 03 月 02 日

報告日期: 民國 92 年 10 月 17 日

分類號/目: C9/國際文教關係 C9/國際文教關係

關鍵詞: 台法文化獎, 文化創意產業

內容摘要: 為配合行政院大力推動「挑戰二〇〇八國家重點發展計畫」需要, 文建會負責執行相關「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有鑒於在國內本計畫尚屬新興政策性計畫, 為吸取歐洲各國現有之經驗與做法, 強化國內藝文界、企業界暨政府各部門認知, 文建會特邀相關單位組團赴丹麥、英國實地考察, 以吸取國外既有經驗, 求取共識, 作為推動業務之重要參考。為促進台法文化交流, 頒發「第七屆台法文化獎」, 特於法蘭西學院舉行頒獎典禮, 見證台法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之績效, 也為未來合作計畫奠定基礎。

本文電子檔已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

目 錄

壹、緣起.....	4
貳、主要行程.....	5
一、哥本哈根考察行程（二月十七日-二月二十日）	5
陳郁秀	6
（一）訪歐中文演講稿.....	8
文化航行 創意世紀.....	8
（二）訪歐英文演講稿.....	14
Exploring a new era of creativity	15
二、倫敦考察行程（二月二十日-二月二十四日）	27
三、法國考察行程（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一日）	34
（一）、致詞稿	34
Messmer 院長致辭.....	34
陳主委致辭稿.....	37
Cluzel 終身秘書致辭稿	40
得獎單位法亞中心致辭.....	45
（二）、陳主任委員郁秀「愛你愛我」之夜致詞稿.....	51
Soirée de Betelnut Beauties le 26 février 2003.....	51
參、觀察與心得.....	52
一、3月21日成果報告會 流程.....	52
二、各組報告及回應.....	53
（一）文化企業家網絡、合作與服務	53
（二）城市更新及設計工業	63
（三）文化交流平台.....	71
（四）創意產業管理教育.....	83
（五）政策與智庫的互訪機制	93
新聞稿.....	105
附錄.....	107

榮念曾	107
吳靜吉	108
蕭麗虹	114
平珩	118
業務會報	121

壹、緣起

行政院於挑戰二〇〇八國發計劃中提出政府十大發展方針，首次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重要項目，在此文化及知識領航的新時代，文化創意所包括的各種可能性，勢必成為未來產業發展的重要契機。

文化產業過去停留在口號與理論的階段，民間與政府並未正面的了解與檢討這項產業發展的可能性。新政府上台後除了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重要政策外，不斷的研究各種落實方案的可能性。同時文化界蓄勢待發地集結了藝文界的優秀領導者，期望能更加了解國外的發展經驗，透過與哥本哈根及倫敦兩個重要藝術機構的交流，交流考察當地對創意產業發展之經驗與看法，為台灣提供良好的借鏡，並為雙方創造合作的機會。

從去年十月以來，文建會舉辦了【文化創意產業國際高峰會】邀請了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的創意產業任務小組負責人來到台灣演講，引起全國各界相當的矚目。十一月舉辦【台北—倫敦，創意產業家論壇】，超過七百名的文化界、產業界人士參與該項活動。十二月與經濟部舉辦【文化創意產業行政種子人員研習營】，訓練了一百名的相關單位行政人員，激盪出創意產業的發展方向。

文建會將今年定為文化創意產業年，除了推動這項政策的理念以外，也擬定各項相關文建會業務的發展計畫。包括人才培育、國際交流、建立網絡平台、環境整備、法律諮詢、創意產業產值調查、藝術產業經營管理服務等等，都將逐步的在今年陸續推出。今年首項任務即為【創意行天下一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交流考察團】，不僅學習對方經驗，也展示台灣的創意，藉此互相了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脈絡，建立國際交流的平台。

這次由丹麥文化發展中心 DCCD (Danish Center for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以及英國倫敦當代藝術中心 IC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邀請台灣前往訪問，不僅安排與當地的文化界會面，同時也與產業界交流，並更針對該國的文化政策施行方向進行深度了解。政府單位除文建會外，也邀請經濟部、新聞局以及教育部代表前往，使政策擬定與執行同時能更加完善。

本次訪歐考察行程實為台灣未來踏上國際文化創意產業界重要的一步。3月21日舉行公開的成果報告會後，文建會會將會談的成果以及後續將進行的各項發展計畫，整理之後並細緻地擬出短期與中、長程計畫方案、預期成效、工作流程等等，期能為剛起步的台灣文化創意產業鋪展一條永續的道路。

為促進台法文化交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與法蘭西學院共同合辦之「台法文化獎」活動，經九十一年九月第七屆台法獎評審會議結果，決定將該項榮譽頒給法國的法亞中心，並訂於九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假法蘭西學院大會議廳舉行頒獎典禮，法蘭西學院道德暨政治科學院終身秘書克魯齊爾先生特發函邀請陳主任委員撥冗前來法國主持該項頒獎典禮，同時見證台法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績效。

另外為配合行政院大力推動「挑戰二〇〇八年國家重點發展計畫」需要，由文建會所負責執行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有鑒於在國內係屬於新興的政策性計畫，為汲取歐洲各國的經驗與作法，擴大及強化國內藝文界、企業界及政府各部門之認知，文建會特邀請相關部會人員、學者專家、記者等共同組團赴丹麥、英國實地考察，由陳主任委員親自率領前往上述國家學習國外經驗，求取共識，以作為將來執行該項業務之重要參考。

由於陳主任委員撥冗出國不易，因此特將主持「台法獎頒獎」及「文化創意產業」考察兩項重要行程予以結合，以期達到並完成出國考察最佳效益，同時為充分瞭解參訪人員之訪後心得，業已於三月底辦理「創意行天下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交流考察團 團員成果報告」，將此行參訪心得與建議事項傳達給台灣對文創產有興趣之朋友；同時為求周延，亦將部分成果精華，擷取重要觀點放入本次報告中，致使報告稍有延宕，目的在使此次參訪歐洲成果完整呈現在報告中。

參訪是工作的延伸，經由丹麥、英國與法國的實地觀察與會見重要文化人士，未來文建會在推展文化創意產業工作中，開拓國際交流市場與廣續培訓具文化視野與國際觀的人才才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希望未來能提升台灣人才的質與面，為台灣永續發展奠定基礎。

貳、主要行程

一、哥本哈根考察行程（二月十七日-二月二十日）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一

抵達哥本哈根

時間：09:45

班機：BA 814（英亞航）

午餐簡報

時間：12:00

地點：RADISSON Sas Royal Hotel

考察團一行人一抵達哥本哈根下榻飯店，即刻於簡便午餐中開會討論流程，文建會主委陳郁秀並首度與丹麥文化發展中心(DCCD)執委會主席 Grethe F.

Rostbøll 見面對談。丹麥文化發展中心主旨為推廣丹麥與發展中國家間的文化合作，對象遍及非洲、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以及中東。丹麥文化發展中心文宣部主管 Vibeke Quaade 向台灣隨團記者介紹他們主辦的『亞洲印象』藝術節（"Image of Asia"），以及和發展中國家合作進行的記者交換計劃。此次考察有助於台灣與丹麥之間之彼此瞭解。

記者會

考察團第一個緊鑼密鼓的行程，是由丹麥文化發展中心所安排的記者會，除了所有台灣團員全程參與外，當地與會者也對台灣團隊及創意產業相關議題充滿好奇與興趣，現場互動熱絡，會後更有許多個別的對談與專訪。

地點：RADISSON Sas Royal Hotel

時間：14:00

主持：Olaf Gerlach Hansen（DCCD 總監 Director）

致辭：陳郁秀

Grethe F Rostbøll

（DCCD 執行委員會主席 Chairperson of DCCD's Executive Committee）

陳郁秀

* 訪歐演講短文

「創意行天下」

文建會陳主委 丹麥演講短文

來到貴國，我覺得倍感親切，因為台灣的經濟體系與貴國同為中小企業，而且都是充滿衝勁的海洋國家。我們過去各處東西，文化交流的機會有限，這次來訪，希望能學習貴國公民社會的高度發展、NGO 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機構的活力，並促進更多文化交流與溝通。

身為我國最高文化機構的首長，我特別注意到貴國的國民，用實際的思考和行動，展現地球村民的胸襟與關懷。因為貴國近年大力支持多元文化，不但跨文化領域的預算大幅成長；而且部分用來支持其他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發展，令人欽佩。

這次台灣訪問團的主題為「Creative Vision, Creative Taiwan」。談到「國家」，似乎很嚴肅，我卻覺得「由小見大」，可以從自己先講起，因為我就是「Made in Taiwan」。我是一個音樂家，在 2000 年我國的政黨輪替後，才擔任最高文化機關的首長，這在華人世界是個創舉，更象徵著我國公務機關的力求突破。而這種「思維的改變」，正是「創意」的原動力。過去許多人對「台灣」的印象，是以製造業為主；但是我認為，我國在經濟與民主的奇蹟之後，文化與產業面有很大的蛻變，已經展現了「當

代台灣」的全新面貌。

身為藝術家，我為全國的文化政策掌舵，特別強調思想的突破、觀念的冒險，以及跨領域的結合。「冒險」並非沒有邊際，就像是音樂上的「彈性速度」(rubato)強調自由自在，但不是任意表現，而是在規範中表達個性，就像大樹迎著風搖曳，在擺動過後自然就會又回歸原來的姿態。又例如演奏上的「即興」，看似沒有章法，卻要擁有和聲和對位的各種訓練，才可能有好的表現。我認為，「創意」也是如此，要有穩固的文化基礎，才可能生根茁壯。優秀的藝術文化是一種思考的語言，也是一種國際的語言，當我們被美所感動時，心中是沒有國界的。

我們的考察團來自台灣民間的文化界與政府機關，囊括電影電視、媒體、音樂、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化教育、出版以及企業領域，是一個多元化，有活力的創意組合。主要成員不但是台灣頂尖的專業人士，其表現更廣為國際肯定。希望這次我國與丹麥的對話，能深入了解在地文化創意產業的需求，並就培養適合的管理人才、規劃城市再造、閒置空間再利用、建立品牌特色與國際行銷通路等方向，進行實質的雙方交流、建立網絡關係，並建立政策智庫互訪合作的機制。

國際的視野與胸懷，是身為 21 世紀地球子民的自我期許。相當感謝主辦機構，費心安排此次的邀請與參訪行程，也希望後續兩地的文化與企業可以深入合作，讓彼此的交流與網絡更活絡，增進雙方的發展。

主委接受媒體專訪

地點：RADISSON Sas Royal Hotel

時間：15:30

媒體：丹麥國家廣播電台

認識哥本哈根市中心

時間：19:30

形式：20 分鐘步行，由旅館出發

歡迎晚會

地點：Hovedtelegrafan Restaurant

時間：20:00

主辦：DCCD

致辭：Grethe F Rostbøll、陳郁秀

Hovedtelegrafan 曾是郵局的三層樓建築，如今被重新整修以郵政博物館加餐廳的方式經營，由於位於頂樓的用餐空間有十分寬廣優美的景觀，因此受到當地人喜愛。考察團抵達哥本哈根的當晚，丹麥文化發展中心特別在此設宴歡迎團員的拜訪，並邀請丹麥的政界、文化界、及新聞媒體共同餐聚，在愉快用餐的氣氛下讓雙方人員相互認識，主委陳郁秀並與丹麥文化發展中心執委會主席互贈禮物。

二月十八日星期二

由旅館出發

時間：09:00

論壇

『亞洲及歐洲的創意產業』

地點：丹麥設計學院（Danish Design School）

主持：Olaf Gerlach Hansen、榮念曾

在丹麥設計學院所舉行的『亞洲及歐洲的創意產業』主題演講（“Creative Industries in Asia and Europe”），以台灣及丹麥代表一對一組合的方式，分別針對「創意產業管理教育」、「城市更新及創意產業」、「視覺藝術及設計」、「文化交流平台」、「文化企業家網絡、合作與服務」五大議題發表兩方對創意產業的見解與發展成果。

流程：

09:30 報到及入座

09:40 歡迎辭：Grethe F Rostbøll

09:50 主題演講『文化航行 創意世紀』

講者：陳郁秀

（一）訪歐中文演講稿

文化航行 創意世紀

中華民國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郁秀

十七世紀的工業革命，大幅的改變了人類的的生活。人類的主要生產方式從人力轉向機械，生活地區從鄉村轉向都市，加速了人口的聚集與文明的累積。從農業時代到機器時代，二十世紀的科技文明更是空前發展，1980年代以後的「電子革命」，讓人類可以快速的控制各種設備與數據。資訊時代到來，促成了二十一世紀全面的全球化趨勢，我們也無可選擇的變成地球村民，必須學習面對隨之而來的各種挑戰。

在交通速度與資訊流通與能量的強大發展下，「跨越」是這個世紀的特徵，各種產業、經濟、知識已跨越了垂直分工，轉變成平行的跨越，雜揉了不同行業與創意，產生新的文化價值。

我們正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轉捩點，危機與轉機同時並存。我認爲，這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也可能是最壞的年代，機會稍縱即逝，端看我們如何掌握它。

【台灣：福爾摩沙美麗之島】

我所來的土地——台灣，位在東亞環太平洋區，是東西交通、南北交會的必經路途，為亞細亞的咽喉之地，擁有美麗的景觀、豐富的自然生態、多樣化的生物。中國古書記載它為「蓬萊仙島」，航海途經的西方人讚嘆它為「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六千年前，「南島民族」經海流遷徙到此，不過當時未形成真正的國家；之後中國大陸的漢民族也陸續來台墾荒；大航海時期，荷蘭與西班牙短暫佔領過這裡；十七世紀中期，漢人在台灣建立第一個正式政權，西方勢力逐漸退出本地。十九世紀末，日本帝國打敗大清皇朝，殖民台灣地區長達五十年；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又搬遷到台灣實行統治。

在這塊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經歷了許多統治權力的變更，從原住民來台，經歷荷西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國府時期，以至於現在的政黨輪替。在雜糅的文化中，我們學習互相包容，終於交融出蘊含大陸與海洋性的多元文化。半世紀以來，由於台灣人民的勤奮與努力，我國在經濟起飛的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以經濟奇蹟揚名世界、以高科技成就行銷全球。近年來，更因為全民選舉與政黨輪替，在民主史上豎立了里程碑，以「人權價值」在東亞建立典範，打破了威權的神話，是廣大的華文世界中，第一個真正實施民主制度的國家。

【文建會：台灣文化的推手】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是中華民國政府最高的文化行政機構。身為領導全國文化政策的推手，我體認文化必須不斷的尋根、保存、創新與突破，並且與時俱進。我認為，在政策的制訂上，必須要有宏大的遠見，而且必須環環相扣，才能展現成果，為人民建立優良的自然、人文、以及心靈環境。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達、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這已經是一個「文化無國界」的時代。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壓力之下，各國面臨的競爭也更加劇烈，我們鄰近的日本、中國、韓國等國家，也不斷在摸索新路線，希望找到自己最適當的發展策略。

因此在這個挑戰的年代，每個國家都必須檢視在地的特色，從自己的創意出發，才能夠掌握發展的先機、不被潮流淹沒。

我認為，文化發展的主軸可以依照時間的次序，分成「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長軸。「過去」就是歷史建物、古蹟、閒置空間再利用等文化資產保存計畫；「現在」就是文化環境的總體營造，可以分成「有形」和「無形」的文化環境。「有形」環境可以分成人文與自然：人文環境是都市計劃、國土規劃、和日常生活環境；自然環境則是上帝賦予我們的禮物。「無形」的是我們的心靈環境，必須靠藝術文化

來滋潤。而「未來」則是人才的培育、鼓勵藝術文化創作，以及如何利用資訊和策略，來推動藝術文化發展，這就是科技與人文的結合。

「永續發展」是我在制訂政策時首要的考量。因此我在 2002 年，提出了「2050 願景台灣」的計畫，透過 3D 科技動畫、萬人上網平台、空間電腦圖解透視技術，邀請全民共同思考：「五十年後，我們要留給子孫什麼樣的自然及文化環境？」並以此建立長期發展的藍圖。

我認為「人」是一切的根本，因此特別重視人才的培訓與照顧；除了多樣化的教育進修管道，我們更在民間全力推動「新故鄉社區營造」運動，不只為了凝聚居民愛鄉愛土的意識，更是一種激發集體意識的「造人運動」。要發揚本土文化，就必須建立文化的主體性、保存珍貴獨特的文化資產；希望文化能夠永續生存與茁壯，就必須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以經濟作為文化的後盾，並結合現代科技，與國際展開文化交流。

所以從人才培育、社區總體營造、到文化資產保存，然後透過創意文化產業，才到國際文化交流，這是一整條連續性的政策，從地方到國際，每個都是我的重點政策，彼此環環相扣、聲息相連。

【文化創意大航行】

「文化創意產業」是一種文化與經濟的革命，近年歐陸大力推動，引起各國的注目。我認為，未來「文化創意產業」將成為世界的新趨勢，因為在這個深度消費的時代，民眾感興趣的，是具有人文、歷史、藝術內涵的產品，而不是傳統經濟的大量製造與消費。

我來自民間，過去是一位鋼琴家，也長年推動民間的社區工作與文化運動，十分清楚民間的生機，以及官方與民間的合作關鍵。很高興這次貴國邀請我到這裡，畢竟您們在這個領域首開先鋒，展現出亮眼的成績和無窮的潛力。

例如英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就相當可觀，2000 年的相關從業人員約 195 萬人，佔國民生產毛額的 7.9%。之前我方與英國已就此議題有數次合作；另一方面丹麥也相當積極，與我方有過愉快的交流關係，因此很高興來到這裡，希望就文化創意產業的實質層面有更多交流，並簽訂具體的合作計畫，激盪出更多的觀念火花，促進雙方長久的友誼聯繫。

我們的合作，已經掌握了時代的契機，這樣的交流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新世紀最好的開始！

【文化創意產業在台灣】

台灣最早對「文化產業」的概念，是文建會在 1995 年提出的「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並隨後成為我國「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核心。2000 年，我國政黨輪替，新政府上台後大力提倡「知識經濟」，而其實「文化創意產業」正是知識經濟附加價值最高的類型，也是傳統經濟轉向文化經濟的重要指標。

有鑑於這一波「文化是好生意」、「文化是大生意」的趨勢，2002 年，我國政府正式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這是我國首次將抽象的「文化軟體」視為國家建設的重大工程，希望創造就業人口與經濟產值、並提升國民的生活品質。

針對國發計畫，2002 年十月，文建會舉辦了「文化創意產業國際高峰會」，邀請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的「創意產業任務小組」負責人與藝術節總監、學者來台研討，有五百人參與，為兩國交流奠定良好的基礎。十一月舉辦「台北—倫敦：創意產業家論壇」，邀請十多位英國文化創業家來台，有超過七百位人士參與此活動。十二月本會與經濟部合辦「文化創意產業行政種子人員研習營」，訓練一百多位相關人員，積極推動組織內的改造。

【挑戰：不可承受之輕】

不過相對於歐陸，台灣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的時間尚短，新興政策需要借鏡與學習。目前，我們首先必須面對的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與概念如何架構？經濟產值推估是否正確？對經濟的實值貢獻程度為何？在有限的人力、財力與時間挑戰，何種項目最適合台灣重點發展？

我們目前已經進行的計畫有：

1.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調查、2.文化創意產業的系統服務研究、3.歐洲及亞洲創意產業發展現況、4.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國際研討會、5.我國文化創意園區的成立等等措施等等。我們希望這些基礎研究確立之後，能在今年六月選定重點發展項目。

另外，今年我們也已先規劃推動，台灣聞名亞洲的「飲食文化」。官方與民間將合作：結合空間規劃、器皿設計、儀式、茶道與音樂等等跨界的藝術創意，發展多樣的文化面貌，並在年底的「台灣創意博覽會」具體呈現，帶給大眾驚喜，提升整體的經濟效益。

在這一波產業革命中，文建會未來的主要工作，將是進行觀念的推動、人才的培訓、市場機制的建立、相關法令的修訂、以及優惠措施的設立。政府將聯合產業與學界，共同合作，藉由創意思考的機制，建立藝術與生活的溝通平台，將文化品味深入人民的生活。

我們知道，時間不會等待任何人。我們必須馬上行動，也需要與世界各國進行策略聯盟。

【台灣優勢：我們的領先】

在形形色色的地球村民中，什麼是台灣的臉譜？

台灣人的熱情、親切、好客與活力，是許多國際友人津津樂道的印象，也是他們來訪流連的理由。不同於經歷許多政治鬥爭、或者已經高度發展的國家，我國人民天性大方、勇於接納與改變。

台灣人的另一項特色，是勇於冒險、突破萬難、在逆境中求生存。如果您來到台灣，看到衝鋒陷陣的摩托車騎士，或許會有些不習慣，但是其中繃發的生命力，正是台灣精神的一部份。台灣經歷過許多困境，因為強權的壓迫，我們的國際處境艱難。但是我們是一個海島國家，祖先都是渡過海洋及黑水溝，來到這塊新生之地的勇士；我們的血液中流著奮鬥、冒險的因子，台灣人民從來不曾被打倒，反而是屢撲屢起、終能締造亮眼的成績。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我認為台灣的優勢是：

我國是一個穩固的民主社會，民主是文化創意的基石，唯有民主社會的自由活潑、尊重個人，才能蘊含富創造力的文化。

台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表現，許多已經在世界上熠熠發光。例如導演侯孝賢、楊德昌等人，一再榮獲世界各大影展，展現不可忽視的創作力；台灣的流行文化席捲亞洲，原住民天后張惠妹、偶像團體 F4、周杰倫等也紅遍各地；表演藝術團體「當代傳奇」、「雲門舞集」的出國巡演邀請，更是應接不暇。

台灣是華文世界的最大窗口。例如今年舉辦第十一屆的「台北國際書展」已經是亞洲第一、全球第四大的國際書展。我們對傳統文化積極保存，經過歲月的歷練，保存了核心的「東方價值」，許多國際人士以我國作為瞭解華文世界的起點。

台灣早在 1990 年代，就已成爲全球外匯存底前三名的國家，文化的發展有堅實的經濟基礎。我們不但安然度過亞洲金融風暴，目前更維持穩定的經濟成長率。

我國在高科技的發展上，以「科技島」聞名世界，電子與科技產品行銷全球，不論是否標名，現在您身邊很可能就有我國的產品。

隨著經濟的發展、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近年台灣積極邁向國際化，人民對精緻生活和良好品味有極高的需求，產品具備市場與行銷的機會。

我國教育普及，多年來國中小教育普及率均超過 99%，明年大學錄取率更將達到 100%，為人才的培育、交流、進階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因此，台灣未來將在文化創意產業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我認為「創意平台」的建立是當務之急。我們將掌握現有的基礎，在亞太地區建立文化網絡與創意中心，扮演亞太結構鍊的平台角色，結合高科技的發展、更新傳統藝術形態、提供各國豐富的产品和普及的服務。

【文化創意產業交流主題】

這次哥本哈根與倫敦的國際交流，我們希望能考察貴國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經驗與建議，並設定了五大交流主題：

創意產業管理教育

透過與哥本哈根及倫敦當地文化創意產業界領導人的溝通，此計畫將深入探討兩地民間及學界的教育機制、以及針對各類型創意產業的推動方式，並從中了解民間的需求與學界所能提供的管理教育機制，預計與當地的教育單位與文化產業界建立培訓人才機制與課程協定。

文化企業家網絡、合作與服務

以文化結合企業力量，讓企業投資者了解文化創意未來發展的不可限量，經由兩種不同產業的互動與交流，相互學習及協助成長；文化界將創意帶入企業，而企業界將其經驗與資源分享給文化界的推動者。文化企業家必須了解到為來發展的最新趨向，包括數位媒體與影音在傳播上的運作能量，產業界須發展平行的跨領域合作以研發出新的載具，承載最新的文化創意產品。在追求產品發展外，全球已邁入一個行銷的時代。如何建立自己的品牌與國際通路是 21 世紀產業界的必要課題。

文化交流平台

近年來台灣與國際間的交流活動日趨頻繁，互動模式也更顯多元化，此次訪問將可利用此難得機會與兩城市分享文化交流的經驗與切磋有效的交流方式與機制。

城市重建及設計工業

舊建築新利用儼然已成爲台灣都市計劃中，成功爲舊環境注入新機能的重要規劃概念之一。設計爲創意的源起，有著傑出設計背景的哥本哈根及倫敦，必能提供設計創造或增加市場價值的優良範例。

政策與智庫的互訪機制

丹麥與英國兩國有先進的文化政策，且產官學界的整合常能匯聚人才，協助政府訂定適宜的策略，如此文化智庫的培養，實可爲台灣借鏡。

【展望：大航行的期許】

從一個遺世獨立的人間仙境，經歷滔滔的歷史洪流，台灣有如浴火的鳳凰，有了全新的樣貌。

但是，世人對台灣的瞭解有多少？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自從 198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以來，世人對台灣的瞭解，是否仍停留「Made in Taiwan」的加工產品？或者是「台北故宮」中，精緻但僵化的大中華刻板印象？台灣真正的面貌爲何？這些年來，我們自己一直在釐清、也一直在尋找，終於發展出：從傳統中不斷蛻變，保持精緻文化與在地風貌，但是堅持繼續創新的「現代台灣」，這才是當代台灣的容顏。

經過不同族群的對話與溝通，台灣人民已經逐漸形成共識，並學習互相尊重與理解。畢竟，文化的本質，就是「以人爲本」的關懷。現在，我們需要對國際展現真正的新面貌，更需要主動走出去，張開雙手擁抱世人。

在這一波世紀挑戰中，我們希望掌握在地的特色，展現包容度與創造力，才能推動東西方的交流、以民主人權的價值與世界接軌，創造亞太地區的創意平台。希望未來，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都能運用「創意」思考生活、用美學素養來豐富生活品質，並共同展望世界的美好與和平。

我相信，嶄新的二十一世紀，將是創意的世紀。讓我們共同攜手，創造人類的文化奇蹟，迎向這個「最好的年代」，祝福您。

(二) 訪歐英文演講稿

Exploring a new era of creativity

By Tchen Yu-chiou

Chairwoman of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tarted a period of change that has been gathering pace since the 17th century. From rural society, through industrial society into the “age of technology”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t has picked up further speed with the “electronic revolution” of the 1980s. The advent of this information era has accelerated the trend toward the creation of a global village, and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we must learn to live in this new environmen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new era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vertic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 industry and society. These have given way to horizontal structures that span diverse sectors and have created a new system of cultural values.

This turning point in the way we live presents risks, but also many possibilities. We can make it either the best of times or the worst of times. It all depends on how we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ILHA FORMOSA: Taiwan, the Beautiful Island

My country, Taiwan, is located at the eastern edge of the Pacific Rim. It is an island rich in natural beauty and stands at a crossroads of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s. Ancient Chinese chronicles refer to it as the “blessed realm of Penglai” and the first Western explorers to see it called it Formosa, which means “beautiful island.”

Six thousand years ago, Polynesian people drifted to this island and settled here. In their wake came Chinese settlers. These were followed by the Dutch and Spanish who briefly held parts of the isl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Ming-loyalist regime of Koxinga established the first government on the island, precipitating a retreat of Western influence in the island’s affair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with Japan’s victory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Taiwan became a Japanese colony for 50 years, until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on the island soon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Nationalists ruled Taiwan until the recent democratic change of government in the elections of March 2000.

This island of just 36,000 square kilometers has experienced such changes in its history that it has created a highly tolerant society which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continental and island cultures. Over the last half century, the diligence of Taiwan’s people led to rapid economic growth, with its computer industry now a major force in the high technology market. It led Taiwan to be ranked as one of the “four economic dragons” of Asia and created what has been termed 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In addition, Taiwan has made great strides in democratization, with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in 2000 creating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can serve as a model for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 terms of its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Taiwan has made a clear break with an authoritarian past and is the first Chinese country in which true democracy has been realized.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The hand that holds the tiller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CCA) is the highest arts and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body of Taiwan's government. I believe, as head of this policy-making body, that we must not only seek out and preserve our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strive for innovation,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We must have a broad vision, and take things step-by-step, for only in this way will we see results – the creation of a quality natur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environment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ubiquity of Internet access, we have entered an era in which “culture has no national bounda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ssure created by this shift toward globalization has also led to increased competition between nations, and the countries around us – Japan, Korean and China – are all striving to find the best direction for development. Each country seeks to define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o serve as the basis for creative enterprises, striving not to be overwhelmed.

I believe that culture can be categorized in temporal terms: there is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By the past, we ref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ites, the reutilization of idle space and other aspects of cultural conservation. By the present we refer to overall management of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This environment can be tangible — either manmade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facilities for everyday life) or natural (the natural advantages of landscape and resources bestowed by nature) — or intangible, a spiritual environment which is nurtured by the arts. The future refers to the fostering of talent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creativity, finding new ways to utilize information and strategy to promot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making policy, my first consideration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 when I invited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2050 Taiwan Vision, the question I asked was: “Fifty years from now, what kind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should we leave our children?”

I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starts with people so I have put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talent. In addition to a multi-channeled educational system, we also actively promote “new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 a private sector initiative. This is not only to make people more aware of the land in which they live, but it is also a means of stimulating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order to promote local culture, this culture must be defined and our uniqueness preserved. For this cultural development to be

sustainable, we must first establish a creative industry, providing cultural enterprise with an economic foundation, linking it with technology and allowing for unhindere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Human resources training, community building,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reative industry; these all lead to achieving substantiv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Each is a link in the chain of my policymaking. No link in this chain can be overlooked.

A CULTURAL JOURNEY

The concept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came about through a revolution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thinking. It has recently been promoted by a number of European countries and has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around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the creative industry is a new trend, for in a consumer's world, the things people want are things with cultural, historical or artistic significance. They are no longer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mass-produced goods.

As a private individual and a former professional pianist, I have taken part in community cultural activities for many years and understand the enormous importance of bringing together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vitality. I am delight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visiting you, as you have been pioneer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with solid achievements and infinite potential.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in the UK have been considerable. The sector employed 195,000 people in 2000 and accounted for 7.9 percent of the GDP. In past years, we have had a number of exchanges with the UK on this issue. In this regard, Denmark has also been very active, and with whom we have also had previous positive contact. I am therefo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hope that this meeting can lead to substantive exchanges and create lasting bonds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Our cooperation sets a historical precedent and presages a good start to the new millennium.

THE CREATIVE INDUSTRY IN TAIWAN

The concept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in Taiwan took the form of a CCA policy inaugurated in 1995 to "industrialize" culture and make industry more cultural. After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in the 2000 elections, the new government strongly promoted the idea of a knowledge economy. "Creative industry" is a way that the knowledge economy can achieve the highest added valu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ex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to a culturally based economy.

In 2002, in line with the belief that culture is good business, the government pla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in its list of 10 project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by 2008.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cultural content has been listed

as a priorit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linked with the aims of creating jobs, economic value and rai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Taiwanese.

In October of last year, the CCA held the International Creative Industry Summit to which it invited members of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festival organizers and scholars. Over 500 people attended and the event helped to establish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exchange. In November of the same year, we held the Taipei-London Creative Industry Forum to which we invited 10 people working within the British creative industry. Over 700 people attended that event. In December, the CCA,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conducted the Training Camp for Creative Industry Administration, in which 100 people underwent training. This is part of a move for structural change within Taiwan's cultural establishment.

CHALLENGING THE FUTURE

Compared to Europe, Taiwan has only recently begun to explore the concept of a creative industry, and therefore desires to find models that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in realizing this concept. First of all, we must face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fine the scope and concept of a "creative industry." Are our estimates of its economic potential correct? How much will it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y? With limited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limited time, what are the targets best suited to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Our plans as they stand at the moment are:

1. A study of the production value represented by the creative industry
2. A study of service structures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y
3. A survey of the status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in Europe and Asia
4.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the creative industry
5. Establishing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in Taiwan

We hope that following these studies we will be able to settle on the main direction for development of a creative industry in Taiwan.

This year, we have already begun to promote Taiwan's already well-known culinary cultur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have cooperated in linking interior design, tableware design, ritual and music into a multidisciplinary presentation that will be presented at the Exposition of Taiwan Creativity.

In this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CCA will play a number of roles includ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reative industry, human resources training, the creation of a market mechanism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y, the creation or amendment of legisl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incentive programs. The government will draw on the resources of industry and academia to discover new avenues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set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art and daily life, so that culture can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community.

Time waits for no man. I feel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act immediately, both on our own behalf and as part of strategic alliances with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AIWAN'S ADVANTAGES: Holding the lead

Among the many types of people who make up the global community, what characterizes Taiwan?

Taiwanese are full of vitality. They are a warm, friendly and hospitable people. This is the impression they give to many who have visited our island. Unlike many countries that have undergone political turmoil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generous spirit of the Taiwanese, full of tolerance and adaptability, remains unchanged.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is their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make breakthroughs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and survive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If you ever have the chance to visit Taiwan, you will see swarms of scooter riders fighting their way through chaotic traffic. While you might not be used to such a sight, it is a reflection of Taiwan's incredible vitality. Taiwan has had a tumultuous history and its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remains uncertain, but as an island nation, one populated by immigrants who braved great dangers to come here, we continue to show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many setbacks and are confident of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I believe our advantages are as follows:

1. Taiwan is a stable democracy, and this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culture. Only a country that has a vital democracy and respects human dignity can have a truly creative culture.
2. Audienc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lread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achievements of Taiwan's creative minds. The works of film directors Hou Hsiao-hsien and Edward Yang have received awards at majo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Taiwan's pop culture is also very popular in Asia, with Aboriginal diva Chang Hui-mei (A-mei), the teen idol group F4 and pop singer Jay (Chou Jie-lun) all have huge followings throughout Asia. Performance arts groups such as the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er and Cloud Gate also have tight international touring schedules.
3. The best access to the Chinese-language market is through Taiwan. For example, this year's 11th 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is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in Asia and the fourth largest book show in the world. While we have been active in preserving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we have core "Asian values" that make Taiwan an ideal place to begin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speaking market.
4. In the early 1990s, Taiwan already had the 3rd largest foreign reserves in the world, providing an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future cultural development. Not only have we weather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but we have also maintained stable economic growth.
5. We have a highly developed high-technology sector and have even been called "the technology island." Our IT products sell around the world, and brand-names aside, the chances are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 electronic products by your side are made in

Taiwan.

6. Interne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seen Taiwan step onto the world stage in recent years, with growing expectations of enjoying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and culture, so that the new creative industry has a readymade domestic market.
7. Taiwan has a broadly-based education system, wi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vailable to 99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University admission for those applying will reach 100 percent next year. This i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human resources trai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For these reasons, I believe that Taiwan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m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reative platform” a matter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Building on our strong foundations, we can be part of a cultural network in which Taiwan is a center of creativity with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y bringing together technology and new ways of expressing tradition, w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rich creative content and easy-access services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PICS FOR CULTURAL EXCHANGE

Five point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a global creative community:

1. Strategic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future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lies in strategic planning for future cross-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our ability to transcend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s, of industrial sectors and of artistic media. We believe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at ways through which both informal and formal educational channels can be used to develop people who are able to work effectively within this new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environment. To achieve this aim, we wish to explore models of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 includi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research, faculties, student exchange and workshops.

2. Formulating a Branding, Marketing and Venture Capital Proposal for Asia

In the global world of modern industries and arts, the need to generate a platform for cross-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exchang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rgent. Such a networking platform will allow people from various sectors, whether in the arts, business or academia to exchange ideas and engage in collaboration, either on a regional or global scale. The clarification of objectives for everyone concerned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goal. Only in this way can short-term goals such as training and financing and longer-term objectives such as collaborative projects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be discussed. We see this as primarily a private sector initiative in which entrepreneurs are able to find a networking forum for dialogue and initiating projects.

3. Cultural Exchange Platform and Collaborative Projects

As an extension of the entrepreneur network, we believe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 flexible yet pragmatic infrastructure for social,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 Without cultural exchange there can be no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out cross-cultural and cross-discipline exchange there can be no creativity, so the need for a concrete

infrastructure for such exchange is necessary if we are to meet the challenges that a new age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esents us with. While the first stage of this exchange might simply be finding a logical line of development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t can easily lead to more concrete proposals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4. Urban Renew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design of a c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stablishing its identity and character. Currently Taiwan has embarked on a program of urban renewal to incorporate its history and its vision of its future into a single design. In this task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part, as their input can material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develop exchange platforms and collaborative project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case studies around the world relating to urban renewal and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5. Think Tank: Policy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reation of think tanks incorporating the expertise of various high-level professionals from different fields is not new, but the need now is for a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structure of think tank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llowing them to interact effectively as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become more globally integrated. This high-level dialogue can form the basis of formulating far-reaching policies that can assist in overcoming traditional national or regional perspectives.

VISION OF THE FUTURE

From being an isolated island, Taiwan has come through the turmoil of history to step on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But what d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know of Taiwan? This is the question I often ask myself. Has their perception moved on from the Taiwan of OEM production? Is it still the stereotypical idea of an ancient China conveyed by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hat is the real face of Taiwan? I have thought on this question for many years, and the answer I have found is as follows: a country constantly transforming out of tradition, preserving its past, but also insisting on constant innovation.

Through dialogue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finally reached a consensus and found ways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one another. After all, it is humankind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culture. And now it is time to turn our fac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tep out and embrace it.

In the face of this challenge, we will show the Taiwa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olerance and creativity, for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mote meaningfu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stepping into line with the humanist values of democratic nations and serving as a creative platform for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new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creativity.

Let us join hands to create a miracle of culture as we enter into what I hope will be the best of centuries.

10:00 主題：『創意產業管理教育』
講者：吳靜吉
Jacob Schouenborg(丹麥文化部長辦公室主任 Head of Section in The Danish Ministry of Culture)

10:20 主題：『城市更新及創意產業』
講者：蕭麗虹
Jan Gehl (建築學院公共空間研究中心主任 Director of Center for Public Space Research at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10:50 介紹丹麥設計學院：
Gøsta Knudsen (丹麥設計學院院長 Director of Danish Design School)

11:00 休息時間

11:30 主題：『視覺藝術及設計』
講者：陳瑞憲
Gøsta Knudsen

11:50 主題：『文化交流平台』
講者：平珩
Martin Lumbye (Aarhus 藝術節主任秘書 Secretary General, Aarhus Festival)

12:10 主題：『文化企業家網絡、合作與服務』
講者：彭鎧立
Bo Linneman (Kontrapunkt 設計公司設計師/教授
Designer MDD MAA Professor)

12:30 提問及討論

(上述團員發表文章請詳閱附錄 頁 109)

午餐

地點：丹麥設計學院
時間：12:50
主辦：DCCD

會面

地點：丹麥文化部
時間：12:00-14:30

小組專題會議

地點：丹麥設計學院

時間：14:00 – 17:00

台灣考察團成員與丹麥各領域相關人士以分組討論的形式，進行「創意產業管理教育」、「文化交流平台」、「文化企業家網絡、合作與服務」、「城市更新及設計工業」以及「政策與智庫的互訪機制」五個主題的小組專題會議。之後並由五組共同推舉的代表，輪流於會場說明會議的內容。

組別一：『政策與智庫的互訪機制』

參與者：陳郁秀、榮念曾、郭紀舟
Grethe F. Rostbøll, Olaf Gerlach Hansen
主 持：榮念曾、Olaf Gerlach Hansen

組別二：『創意產業管理教育』

參與者：吳靜吉、薛保瑕、龔雅雯、貢幼穎
Gøsta Knudsen、Jacob Schouenborg
Uffe Elbæk (KaosPilots 學院校長 Director of Education,
Kaospiloterne)
Jacob Trock (『亞洲印象』藝術節系統管理 System Manager,
DCCD)
主 持：吳靜吉、Jacob Schouenborg

組別三：『文化交流平台』

參與者：平珩、黃文英、楊同慧、曾瑾瑗
Hans Christian Gimbel (哥本哈根國際劇院藝術委員會員 press
agent & member of artistic Board,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Theatre)
Rikke Nagell (『亞洲印象』藝術節企劃 Festival Coordinator,
DCCD)
Katrien Verweilt(哥本哈根國際劇院節目企劃 Program Coordinator,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Theatre)
Rui Hassenkam Serzedelo (『亞洲印象』Aarhus 藝術節節目企劃
Program Coodinator, Images of Asia, Aarhus Festival)
主 持：平珩、Rikke Nagell

組別四：『文化企業家網絡、合作與服務』

參與者：彭鎧立、陳琪、張光民、周能傳、陳麗琦
Vibeke Quaade、Bo Linneman
Christian Have (Have 公關公司主管 Head, Have PR &
Communication)
Dorte Dalkjær (NYX 藝術產業整合服務中心代表 NYX Forum
for Kultur Og Erhverv)
Klaus K. Jacobsen (Louiz 人才培育中心代表)

主 持：陳琪、Vibeke Quaade

組別五：『城市更新及設計工業』

參與者：陳瑞憲、蕭麗虹

Jan Gehl

Per Henriksen(丹麥設計學院教師 Artist, teacher and project director at Danish Design School)

Peder Duelund (皇家美術學院建築分院”城市 空間 功能”組織領導人 Head of the Institute “Town, Space, and Function,” The Royal Academy of Fine Ar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Karin Østergaard (The Man of Camera 公司媒體公關 Press Coordinator, The Man of Camera)

Palle Vedel(The Man of Camera 公司製作人 Producer, The Man of Camera)

Jutta Helles (丹麥文化發展中心專案計劃主持人 Director of Projects, DCCD)

主 持：蕭麗虹、Jan Gehl

16:00 各組討論總結

主 持：陳郁秀、榮念曾

Olaf Gerlach Hansen、Grethe F. Rostbøll

發 言：各組代表

研討會

『由《八月雪》到台灣表演藝術』

地點：丹麥設計學院

時間：17:00-19:00

主持：Ole Reitov、吳靜吉

主講：陳郁秀、平珩

緊接著上午的論壇和下午的小組專題會議，考察團在丹麥設計學院的行程以『八月雪』的研討會作結。研討會以『八月雪』作為引子，談及台灣表演藝術界的環境及發展，並播放『八月雪』的演出精華片段，使現場聽眾對於台灣表演藝術團的蓬勃創作有初步的認識。

晚宴

地點：Radisson SAS ROYAL HOTEL

時間：19:30

主辦：駐丹麥台北代表處、文建會

由丹麥駐台北代表處主辦的這一場晚宴，除了宴請 DCCD 及丹麥所有曾和台灣考察團對談的組織代表外，也邀請當地文化界及傳播界的重要人士，是考察團另一次的文化外交。

與記者簡報

地點：Hotel

時間：22:30

參與者：五組代表、台灣隨團記者

三月十九日 星期三

分組參訪

時間：08:00-18:00

組別一：LEGO

成員：陳郁秀、彭鎧立、郭紀舟、楊同慧、郭慈琴、陳麗琦、周能傳、
康俐雯、李文儀、蘇玲瑤、徐啓峰、謝其濬

領隊：Olaf Gerlach Hansen

出發時間：08:00

位於 Billund 市的樂高公司(Lego)，為遠道而來的台灣團員詳細介紹了公司的成立、經營及發展，並帶領大家參觀創意、教學系統、研發等部門，除了整體空間的設計皆是功能性與趣味性並重之外，每一小地方的規劃都說明並強調樂高以「玩得盡興(play well)」為主旨的精神。

組別二：Roskilde 鎮

成員：蕭麗虹、薛保瑕、蔡敬德

領隊：Palle Vedel

出發時間：08:00

由於 Roskilde 藝術節的日趨成熟及參與人數的大增，Roskilde 從偏遠小鎮成功轉形為受國際注目的藝術節重鎮，每年吸引丹麥與歐美數以萬計的遊客前來，並得到許多義工的支持與協助，其以文化創意產業刺激城市發展的寶貴經驗，成為 Roskilde 特別吸引人之處。

組別三：KaosPilots 學院

成員：吳靜吉、張瓏、龔雅雯、貢幼穎、于國華

領隊：Uffe Elbæk

集合時間：07:40

火車出發/抵達：07:56 / 10:44

火車回程/抵達：14:30 / 17:27

以和諧(Balance)、現實(Real World)、慈悲(Compassion)、街頭(Streetwise)、冒險(Risk Taking)、有趣(Playful)為六大精神原則的 KaosPilots 學院以特殊技能訓練與團隊合作的方式，提昇學生的自我認同，並透過專案執行的模式，讓他們面對真實的問題和挑戰，從中發揮獨特的創意。

組別四：Kontrapunkt 設計公司

丹麥設計中心(Danish Centre of Design)
ICIS 設計中心
成員：榮念曾、陳瑞憲、陳琪、平珩、張光民
Bo Linnemann (Kontrapunkt)
Ulla Hovgaard Ramlau (Danish Design Center)
Karen Blinco (ICIS)
領 隊：Jutta Helles
出發時間：10:00

丹麥設計中心是為提升大眾對設計的認同而成立，主要目標為將設計融入工業與社會、行銷丹麥設計至世界各地以及促進與加強設計者與產業間的對談。丹麥設計中心的遠見是期許能讓丹麥設計成為受國際認同與使用的獨特品牌。

組別五：電影組

參與者：黃文英、曾瑾瑗

會面一：10:30-11:30

丹麥電影機構 (Danish Film Institute)

Lars Feilberg (製作與發展部部門主管) (Director, Head of
Department/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會面二：12:30-14:30

Nat 電影節 (Nat Film Festival)

Kim Foss (影展執行長)

Elisabeth Rygaard (電影導演)

會面三：15:00-16:30

丹麥皇家劇院 (The Royal Theatre)

會面四：17:00-18:00

Spor Media

總結及道別

地點：DCCD

時間：18:30-19:30

主持：陳郁秀、榮念曾、Olaf Gerlach Hansen

在三天的密集行程之後，考察團在丹麥文化發展中心的辦公室進行總結，各組除了報告今日分組參訪的所見所得之外，也和 DCCD 的所有工作人員依依話別，期許未來更深度的交流合作。

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與記者早餐簡報

地點：Hotel

時間：7:00

參與者：陳郁秀、記者

二、倫敦考察行程（二月二十日-二月二十四日）

二月二十日星期四

抵達倫敦

時間：12:00

班機：BA 815（英亞航）

下榻旅館 The LANDMARK London Hotel

地址 222 Marylebone Road London NW1 6JQ

電話 +44-20-7631-8000 傳真 +44-20-7631-8080

簡便午餐

時間：13:30

地點：LANDMARK 飯店

會面一

地點：倫敦當代藝術中心（ICA）

時間：15:00

參與者：陳郁秀、駐英代表田弘茂

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文化藝術部長 Baroness Blackstone

會面二

主題：『都市更新』

地點：Tate Modern 美術館

時間：15:30

參與者：蕭麗虹、陳瑞憲、張瓏、榮念曾、蔡敬德

Sheena Wagstaff（Tate Modern 美術館展覽及陳列部主管 Head of Exhibitions and Display）

會面三

主題：『文化企業家網絡（品牌及行銷）』

地點：ICA

時間：15:30

參與者：彭鎧立、陳琪

Simon Jameson（Channel 4 電視台品牌策略顧問 Chief Advisor, Brand Strategy, Channel 4）

參訪

地點：Innovate Centre, Cap Gemini Ernst & Young 整合行銷研究顧問公司

時間：15:30-17:30（集合時間：15:00）

參與者：考察團其他成員

主持：Garrick Jones

（Cap Gemini Ernst & Young 整合行銷研究顧問公司總裁
之一 Co-Director, Innovate Centre）

Cap Gemini Ernst & Young 整合行銷研究顧問公司的創意中心為企業及創意提供了有效結合的空間，依據不同案例及其預算組織工作團隊，透過專業的作業模式與流程，為客戶量身打造出合適的解決方案。其驚人的效率及成果為台灣考察團成員啟

開另一個創意思考的路線。

前往 Channel 4

出發時間：18:00

場地佈置

時間：18:00 於 Channel 4

參與者：郭紀舟、賈幼穎

論壇

地點：Channel 4

主持：Philip Dodd (ICA 總監)、榮念曾

流程：

19:00 歡迎辭： Philip Dodd

19:10 開幕致辭：陳郁秀

19:20 個別演講：吳靜吉

平珩

陳瑞憲

蕭麗虹

彭鎧立

20:00 提問與討論

21:00 歡迎酒會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記者早餐約會

地點：ICA

時間：9:30

參與者：考察團所有成員、倫敦當地記者

倫敦當代藝術中心是多元藝術的展示空間及遊樂場，亦是文化創意思維的匯集點。由於有倫敦當代藝術中心「亞洲電影節」的暖身，倫敦當地媒體對台灣考察團充滿好奇及興趣，倫敦當代藝術中心特別安排一非正式的早餐會讓當地記者與考察團成員面對面接觸，更進一步了解參訪者背景與考察團目標。

小組專題會議

地點：ICA

時間：8:30-17:00

台灣考察團成員以分組對談方式，分別針對不同議題，與倫敦當地各組織代表相互認識與討論。五大主題包括「創意產業管理教育」、「文化交流平台」、「文化企業家網絡、合作與服務」、「城市更新及設計工業」以及「政策與智庫的互訪機制」總共進行了十多場對談。

詳細會面議程參見以下表格：

時間	小組專題會議主題	討論參與者	地點
----	----------	-------	----

AM 08:30	* 智庫與政策制定	陳郁秀、榮念曾、吳靜吉、楊同慧、郭紀舟、Mark Leonard (外國政策研究中心總監 Director, Foreign Policy Centre)	ICA, Nash Room
AM 10:15	* 品牌形象	詹宏志、彭鎧立、陳琪、蕭麗虹、吳靜吉、榮念曾、陳瑞憲、Chris Ingram (創世紀投資公司 partner, Genesis Investments)、Duncan Bruce (the gathering plc 品牌行銷公司主席暨執行創意總監 Chairman & Executive Creative Director, the gathering plc)	ICA, Brandon Room
11:00	* 智庫與政策制定	陳郁秀、榮念曾、吳靜吉、郭紀舟、Tom Bentley (Demos 政策研究討論組織總監 Director, Demos)	ICA, Brandon Room
11:00	* 教育與管理、亞洲企業家網絡、品牌與行銷、都市更新	薛保瑕、張瓏、龔雅雯、詹宏志、陳琪、周能傳、張光民、彭鎧立、蕭麗虹、陳瑞憲、Philip Dodd、Peter Brimson (倫敦發展機構經理 Regeneration Manager, 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	ICA, Nash Room
中午 12:00	* 教育與管理	吳靜吉、薛保瑕、張瓏、龔雅雯、郭紀舟 Katherine Rabson (國王學院業務發展部經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Culture and Media, King's College)、Chris Hemnett (國王學院人類地理學教授 Professor of Human Geography, King's College)	ICA, Brandon Room

中午 12:00	* 亞洲企業家網絡、品牌與行銷	詹宏志、陳琪、周能傳、張光民、彭鎧立、Rumi Verjee (Thomas Goode 投顧公司主席 Thomas Goode Chairman)、Chris Ingram (創世紀投資 Genesis Investments)	ICA, Nash Room
中午 12:00	* 文化交流平台、電影與電視	黃文英、曾瑾瑗、Jane Giles (ICA 電影部主管 Director of Cinema, ICA)	ICA, 咖啡廳
15:00	* 教育與管理、品牌與行銷、都市更新	陳郁秀、吳靜吉、薛保瑕、張瓏、龔雅雯、彭鎧立、蕭麗虹、陳瑞憲、Michael Bichard (倫敦藝術學協代表 London Institute)	ICA, Nash Room
15:00	* 文化交流平台	平珩、楊同慧、陳琪、榮念曾、Kim Evans (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英格蘭藝術委員會執行藝術總監 Executive Director of Arts, Arts Council of England)	ICA, Brandon Room
14:30- 17:00	● 電影 ● 品牌與行銷	黃文英、曾瑾瑗、Hilary Smith (國家電影院副總裁暨節目規劃經理 Deputy Head, National Film Theater)	國家電影院 (National Film Theater)
16:15	* 文化交流平台	彭鎧立、陳瑞憲、張光民、周能傳、Howard Beale (「會唱歌的魚」公關公司創立人暨總監 Founder and Director, The Fish Can Sing)	ICA, Nash Room

16:15		平珩、楊同慧、吳靜吉、郭紀舟、Holly Donagh (藝術委員會倫敦分會組織策略關係部主管 Strategic Relations Officer, London Arts)	ICA, Brandon Room
-------	--	---	-------------------

午餐

地點：皇家藝術協會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時間：13:20

主持：Graham Hitchen (倫敦發展機構創意產業部主管 Head of Creative Industries, 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

主委接受媒體專訪

地點：ICA

時間：16:00

媒體：BBC World

歡迎酒會

地點：國王學院

時間：18:00-19:30

參與者：考察團成員

主持：Prof Barry Ife

國王學院為歡迎台灣考察團的參訪，特別舉行歡迎茶會，並向團員解說學院概況。喬治王四世於 1829 年成立國王學院，成為倫敦大學創立學院之一，如今它已是多元的英國高等教育學府，享有國際間教學與研究盛名。

電影放映

電影：『千禧曼波』

地點：ICA

時間：19:30-22:00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會面

主題：文化企業家網絡

地點：Landmark 飯店

時間：9:00

參與者：詹宏志、Simon Jameson (Chief Advisor, Brand Strategy, Channel 4)

參訪一

地點：Hoxton 豪克斯頓區都市更新計劃區

時間：10:30-14:00

參與者：所有成員

領隊：Philip Dodd

因為創作者進駐，而從工廠小鎮轉型為高級地段的豪克斯頓區，為閒置空間再利用

與城市再造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案例。考察團拜訪了幾個位於豪克斯頓區的工作室，其中台灣服裝設計師劉美惠的工作室 Victim，在十坪大的空間裡，以獨特的自創拼布服飾闖出一片天地，受到當地及國際顧客的注意與支持。Digit 空間設計公司創辦人曾為 IBM 員工，由於意識到商業導向的多媒體充滿創意空間，因此致力於發展以創意創造商機的事業。而 Somethin' Else 則為一提供多種創意性服務的工作室，項目遍及音樂、演講、電台、電視及互動式傳媒等。

參訪二

地點：Hampstead 劇場
時間：15:00-16:30

有 43 年歷史的 Hampstead 劇場在英國與國際間皆享有盛名，致力為新興劇場提供舞台，為編劇、導演、演員及觀眾所熱愛的表現空間，劇場的新建築更是為英國與國際間最優秀的劇本而建。考察團參訪過程除了了解到新劇場每一處細節的精心設計，也同時感受到劇場重視教育與工作坊的用心。

電影放映

電影：『海上花』
地點：ICA
時間：15:00-1800

會議

主題：ICA 創意產業企業家俱樂部 (Creative Entrepreneur Club)
地點：ICA
時間：17:00
參與者：詹宏志、蕭麗虹、陳琪、榮念曾、Philip Dodd

電影放映

電影：『一一』
地點：ICA
時間：18:00-21:00

演講

講題：『人文與科技』
地點：ICA, Cinema 1
時間：21:15-22:30
主講：楊德昌

配合電影「一一」於倫敦當代藝術中心「亞洲電影節」的播放，楊德昌導演於放映結束後現身倫敦當代藝術中心現場，發表一段名為「人文與科技」的專題演講，獲得當地觀眾的熱情互動與回應。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日

參訪

地點：Tate Modern 美術館

時間：10:30-中餐
參與者：所有成員

泰德當代美術館專案與場地負責人 Peter Wilson 以簡報方式為考察團團員解說美術館的部份歷史，包括它如何從一老舊發電廠，重新整體規劃設計成為今日的當代美術館，不但使鄰近區域地價跟著大幅揚升，同時也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在了解泰德當代美術館於當地都市發展所扮演之重要地位後，團員們也趁此難得機會欣賞館內部份展覽。

演講

講題：『數位時代的新媒體』
地點：ICA
時間：15:00-16:30
主講：楊德昌

與當地僑生會談

地點：Nash Room, ICA
時間：17:00-19:00
參與者：陳郁秀、張瓏、平珩、蕭麗虹、吳靜吉

由於考察團此行參訪倫敦實為一難得行程，因此文建會特別舉行一場座談會，歡迎倫敦當地僑生共襄盛舉，並從他們的角度提出對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看法與建議。現場僑生反應熱烈，考察團代表們也熱情地解說台灣創意產業相關現狀。

演出及演出後座談

節目：『李爾在此』
地點：ICA
時間：20:00-22:00
演出：吳興國
座談：吳靜吉、吳興國、榮念曾

精選版的「李爾在此」令倫敦當地觀眾大開眼界，深深為中國傳統表演藝術折服，吳興國精湛的舞台表演結束後，更因加入吳靜吉博士與榮念曾先生的即興對談與問答，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總結

地點：旅館
時間：23:00
參與者：陳郁秀與所有考察團成員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與記者早餐簡報

地點：Hotel
時間：8:00
參與者：陳郁秀、記者

離開英國

三、法國考察行程（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一日）

- 17：40 於法蘭西學院主持「台法文化獎頒獎典禮」
由 Messmer 院長在其辦公室接待陳主委與邱代表
Institut de France
- 18：00 台法文化獎頒獎典禮（於 Grande Salle de Séance）
流程： - -

（一）、致詞稿

Messmer 院長致辭

**Allocution de M. Pierre Messmer,
Chancelier de l'Institut,
A l'occasion de la remise du Prix
de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iwanaise 2002**
(lundi 24 février 2003)

Madame le Ministre,
Monsieur le Secrétaire perpétuel,
Monsieur le Président,
Monsieur le Représentant,
Mes chers confrères,
Mesdames, Messieurs,

Permettez-moi d'exprimer ma satisfaction réelle de vous revoir, Madame le Ministre, dans cette Grande Salle de l'Institut, dont vous êtes devenue familière. Nous savons que vos tâches sont lourdes et nombreuses. Nous en apprécions davantage que vous distrayiez un peu de votre temps pour conforter les liens existants entre votre Ministère et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Votre venue, Madame, apporte, chaque année, la preuve de l'importance que vous attachez, comme nous tous, aux activités de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iwanaise.

Avant d'évoquer le changement qui est intervenu dans le nom de la Fondation,

dont nous allons remettre le Prix ce soir, laissez moi rappeler que notre collaboration est maintenant parvenue à sa maturité — le Prix est distribué régulièrement depuis 1996 — et à quel point nous trouvons l'occasion de nous réjouir des formes qu'elle a prises.

Les rencontres du jury se tiennent, selon une tradition établie depuis cinq ans, alternativement en France et à Taïwan. En septembre dernier, le jury de la Fondation s'est réuni à Taïpei. Je ne crains d'être démenti ni par Monsieur le Secrétaire perpétuel, ni par notre confrère, Madame Bastid-Bruguière, en disant que les échanges de vues et les délibérations que nous avons menées ont été très fructueux et que, grâce à votre hospitalité et à l'efficacité de vos collaborateurs, ils se sont déroulés dans les meilleures conditions qui soient.

La remise de prix à laquelle nous procédons ce soir est la première depuis que la fondation établie par votre ministère sous l'égid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a pris le nom de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ïwanaise. Ce changement de nom, décidé d'un commun accord en septembre dernier, par vous-même, par Monsieur le Secrétaire perpétuel et par les membres du jury, n'a fait qu'entériner une situation reconnue par tous : Taïwan et la France sont les deux pôles complémentaires de l'action culturelle de cette Fondation.

Qu'il me soit permis, à ce propos, de saluer la mémoire de M. Chang Wei-Penn, qui partagea nos travaux en septembre et qui nous a brutalement quittés peu après.

La référence à la culture chinoise qui était faite auparavant n'était pas fautive, mais elle était incomplète. La culture taïwanaise, comme vous nous l'avez fort bien montré lors de notre voyage à Taïwan, et comme en témoignent les expositions et les spectacles présentés par le Centre culturel et d'information de Taïpei à Paris, possède en effet de multiples facettes.

À côté d'une dominante chinoise que personne ne songerait à nier, se manifestent des influences diverses — aborigènes, japonaises, américaines et même européennes — qui, en se mêlant, ont contribué à façonner la spécificité culturelle inimitable de Taïwan. Une visite au Musée d'Art moderne de Taïpei, où nous avons pu découvrir les diverses influences qui marquent la peinture taïwanaise contemporaine, nous a confortés dans cette opinion.

Il convenait donc que cette spécificité ne fût pas occultée par la référence univoque à une seule culture. Le nom même de Taïwan est du reste à l'image de ce

synchrétisme culturel. D'origine aborigène, il a été transcrit en chinois taïwanais ainsi qu'en chinois mandarin, puis il fut repris par les Japonais, avant même que les Occidentaux n'abandonnassent le nom portugais de Formose.

Est-il nécessaire d'indiquer que le changement intervenu dans l'intitulé de la Fondation n'est pas purement sémantique ?

Dès l'an dernier, le choix du lauréat — les Pèr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œuvrant à Hualien, en milieu aborigène — témoignait de notre intérêt pour des réalités spécifiquement insulaires.

Le choix pour l'année 2002 — celui du Centre France-Asie, institution grâce à laquelle nombre d'étudiants taïwanais ont pu poursuivre des études supérieures en France — confirme notre volonté commune d'approfondir toujours plus les liens d'amitié qui unissent nos deux pays.

第七屆台法文化獎頒獎典禮
法蘭西學院院長麥斯邁先生致詞稿

陳主任委員、終身秘書、主席、代表、各位院士、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主任委員，首先請讓我向您表達在本院此廳再次見到您的誠悅之情，相信您對此廳並不陌生。我們非常感謝您在繁忙的公務中，能撥冗來鞏固法蘭西學院道德政治院與文建會間的友誼。

您每年的到訪，也證明了您對台法文化基金會推動的交流活動之重視，正如我們學院的所有同仁一般。

在敘述就是在今晚要頒發「台法文化獎」的這個基金會已經更名乙事之前，請容我在此強調，經建會與法蘭西學院之間的合作至今已臻成熟階段—此獎從一九九六年持續頒發至今—而我們彼此每年得以藉著此機來表達我們對這項成果的喜悅。

依據雙方在五年前達成的協議，台法文化獎的評審會議輪流在法國及台灣舉行。去年九月，評審會議在台北舉行。在陳主委您的誠摯接待以及您的同僚高度的工作效率下，評審工作進行得極為順利與很有成果。我想終身秘書及院士巴斯蒂·布呂居耶（Bastid-Bruguière）女士均不會反對我的說法。

在文建會及道德政治學院監護下更名的「台法文化基金會」要在今晚頒發它更名後的第一個台法文化獎。這項易名是由您、終身秘書及諸位評審委員們在去年九月一致達成的共識：「台法文化基金會」係台灣和法國的雙邊文化交流之基石。

藉著此機，也請諸位容我對曾經在九月參與評審，但隨後不久即猝然過世的委員張維邦先生表達追思。

此獎過去所指的中華文化並非不正確，而是不完整。台灣文化，正如主委您與您的同僚在我們訪台時對我們充分展現的，以及在巴黎台北新聞文化中心舉行的所有展覽及表演活動所證實的，充滿了豐富多元的面貌。

在沒有人否認其主導性的中華文化之外，台灣文化還呈現了其他文化的影響：原住民、日本、美國，甚至歐洲，而在他們的融和下，塑造出台灣無可比擬的文化特性。參觀台北市立美術館時，我們看到了這多元文化對台灣的當代繪畫之影響，也讓我們加深了台灣文化兼容並蓄之印象。

台灣的特性因此不應被單一文化所涵蓋。台灣一詞本身正可代表這種文化的融和，它源自原住民用語，早在西方人仍使用葡萄牙文<福爾摩沙>代表台灣時，移民台灣的漢人先是將它改成台語和官話，然後亦為日本人所延用。

是否需要在基金會易名時表明改變的並非純粹只是語義呢？

自去年開始，在得獎者的遴選上—在花蓮協助原住民同胞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已證實我們對台灣的現實情況之關懷。

二零零二年得主—法亞中心，是個造福無數台灣學生，讓他們得以在法國深造的慈善機構—這也再度證實了台法雙方加強兩國友好關係的心願。

陳主委致辭稿

2003年2月24日

院長、終身秘書、主席、代表、各位院士、各位女士、先生：

不知不覺，每個冬雪將融的季節，成了我年年的期待，因為建立台灣與法國友誼的「台法文化獎」，就在此時頒獎。自從少女時期負笈留學十年，這裡已成我的第二故鄉，夢裡也似乎回到過去的回憶。感謝麥斯邁院長及克魯茲終身秘書之合作，台法文化獎在法蘭西學院道德政治科學院與文建會間所扮演的重要橋樑角色。

就我個人而言，和法蘭西學院的朋友相聚，可稍稍解除我的鄉愁。台法文化獎是台灣文建會為加強與歐洲之雙邊關係，於1996年與法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法蘭西學院」道德政治科學院共同簽訂。2002年9月，台法文化獎之法方代表：法蘭西學院院長麥斯邁、克魯茲終身秘書及巴斯蒂院士來到台灣，與

我國代表黃昭堂國策顧問、吳榮義院長及突然離世的張維邦教授一起決定兩項重大事項：

一、將「中法文化獎」改為「台法文化獎」，讓本獎項更貼近我國的政治實況和人民心願。

二、選出第七屆台法文化獎得主「法亞中心」。「法亞中心」原名「遠東學生之家」，成立於 1920 年。我個人對此中心有相當的了解，原因是當年我在巴黎研習鋼琴時，就曾受惠於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台灣留學生而言，法亞中心是進入法國大學唯一的管道，這一點都不誇張。台灣護照當時並不被承認，在台灣也沒有任何機構或辦事處能夠提供所需的資料。當年想來法國的台灣學生，在耐心與勇氣的煎熬下，得到一位在台佈道人士之支持，獲准出國，在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時，也只有位於 Royer-Collard 路上的中心能夠指引協助他們。

今天，情況與以往大有不同，來法國的途徑比過去容易許多，但是仍有許多台灣學生，在沒有法亞中心獎學金資助下，無法在法國順利完成學業。這也表示台法文化基金會的選擇是明智正確的。況且「法亞中心」決定將該筆獎金提供做台灣留學生之獎助學金，此舉更值得誠心的感謝。

在羊年到來之初，祝福台法文化獎進入另一新階段，就像初春所帶來的溫暖和新氣象。

**Allocution de Mme Tchen Yu-Chiou,
Président du Conseil national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
à l'occasion de la remise du Prix
de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ïwanaise 2002
(lundi 24 février 2003)**

Monsieur le Chancelier,
Monsieur le Secrétaire perpétuel,
Monsieur le Président,
Monsieur le Représentant,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s Académiciens,
Mesdames, Messieurs,

Le moment où l'hiver se meurt dans les prémisses du printemps est chaque année pour moi un moment attendu. Il est en effet annonciateur de la cérémonie de remise du Prix de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ïwanaise, cérémonie qui témoigne de l'amitié qui s'est établie entre la France et Taïwan. Elle est aussi pour moi l'occasion de retrouver la France, où j'ai passé dix années à étudier le piano, que je considère comme ma seconde patrie et dont le souvenir souvent me hante.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ïwanaise n'est pas qu'un pont favorisant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et intellectuels entre nos deux pays. Elle est également pour moi, à titre personnel - particulièrement lorsque je rencontre les amis que nous comptons au sein de l'Institut et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 un lieu de sérénité où l'on sait prendre de la hauteur par rapport au quotidien.

Je me réjouis par ailleurs de la coopération exemplaire qui s'est établie, grâce à votre concours, Monsieur le Chancelier et Monsieur le Secrétaire perpétuel, entre l'éminente assemblée de savants qu'est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et l'organe gouvernemental qu'est, à Taïwan, le Conseil national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 Les liens entre nous établis dépassent du reste largement nos institutions. Je l'ai déjà souligné, ils sont ceux de Taïwan et de la France, voire de l'Europe, dont Paris est et restera la capitale culturelle.

De la volonté commune du Conseil national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 et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de renforcer les liens culturels et la compréhension mutuelle de Taïwan et de l'Europe est née, en 1996,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ïwanaise. En septembre 2002, Monsieur le Chancelier Pierre Messmer, Monsieur le Secrétaire perpétuel Jean Cluzel et Madame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ont bien voulu se déplacer jusqu'à Taïpei pour délibérer avec les membres taïwanais du jury, M. Ng. Chiao-Tang, M. Wu Rong-Yi et le Professeur Chang Wei-Penn, qui nous a brutalement quittés. Deux décisions d'importance ont été prises. La première, répondant au souci de prendre en compte la réalité taïwanaise et les attentes de la population, a été de renommer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chinoise en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ïwanaise. La seconde a consisté dans le choix du Centre France-Asie comme lauréat 2002.

Le Centre France-Asie a été fondé en 1920 pour aider les étudiants venus d'Extrême-Orient à poursuivre des études supérieures en France. Il s'appelait jadis

"Foyer des étudiants d'Extrême-Orient". Durant mes études en France, j'ai souvent entendu vanter l'aide que ce Foyer apportait aux étudiants venus de Taïwan. Longtemps, il a constitué pour les jeunes Taïwanais l'unique porte d'accès à l'Université française. Porteurs d'un passeport qui n'était pas reconnu, ne disposant à Taïwan d'aucun organisme ou bureau qui pût simplement les renseigner, les étudiants désireux de se tourner vers la France devaient s'armer de courage et de patience, obtenir le soutien d'un religieux en mission à Taïwan, puis l'autorisation de quitte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avant d'arriver en cette *terra incognita* où seul le Foyer de la rue Royer-Collard savait les orienter.

Aujourd'hui, les conditions ont changé. L'accès à la France est plus aisé qu'autrefois, mais nombreux sont encore les étudiants taïwanais qui, sans une bourse du Centre France-Asie, ne pourraient mener à bien leurs études supérieures dans votre pays. Le choix du jury de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ïwanaise apparaît donc, une fois encore, très heureux. Il l'est d'autant plus que le Centre France-Asie a décidé de consacrer la totalité du montant du prix qui va lui être remis à des bourses d'études pour des étudiants taïwanais. Qu'il en soit chaleureusement remercié !

En ce début d'année de la Chèvre, permettez-moi de formuler le voeu que le nouvel élan que connaît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ïwanaise soit, à l'image du printemps qui s'annonce, porteur d'une chaleur et d'une intensité nouvelles dans l'amitié et la compréhension qui unissent Taiwan et l'Europe.

Cluzel 終身秘書致辭稿

**Remise du Prix
de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ïwanaise 2002
(lundi 24 février 2003)
Allocution de M. Jean Cluzel,
Secrétaire perpétuel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Il est aujourd'hui courant de parler de mondialisation des échanges économiques, de mondialisation des questions politiques — dans le sillage de la nouvelle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 et encore de mondialisation de la culture, considérée sous le double signe des médias de masse et de la standardisation des produits de consommation.

Ces thèmes sont souvent abordés en mauvaise part, comme autant de menaces qui

pèseraient sur les identités de chaque peuple.

Toutefois, la création des Académies — qui, depuis le XVIII^e siècle, se sont multipliées sur toute la surface du globe — correspond à un mouvement de mondialisation sans conteste bénéfique ; on pourrait le nommer « mondialisation des consciences ».

Mais, elle n'entraîne nullement une quelconque uniformisation des langues ou des mœurs. Elle incite au partage de valeurs communes quant aux buts de l'existence humaine. Elle incite à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 par le dialogue. Finalement, elle veut assurer le triomphe de l'état de droit contre l'arbitraire et l'acceptation de l'autre contre l'intolérance...

C'est pourquoi, dès l'origine, le mouvement académique, héritier du mouvement humaniste du XVII^e siècle, s'est défini comme un réseau sans frontières, les liens en étant assurés par la correspondance ; c'était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Aujourd'hui encore, nous sommes fidèles à cette conception originelle.

Chacun sait que notre Compagnie trouve sa raison d'être dans la confrontation des idées et dans l'ouverture aux autres...

Nous nous honorons de partager ces valeurs avec d'éminents correspondants et associés étrangers : l'archiduc Otto de Habsbourg, l'écrivain Ismaïl Kadaré, le Président Vaclav Havel et bien d'autres...

Nous les partageons également avec des institutions. En effet, au fil des ans, nous avons établi des liens avec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Roumanie, avec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du Chili, avec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d'Espagne et, bien sûr, depuis sept ans, avec le Conseil national des Affaires culturelles de Taïwan, que vous représentez ce soir.

En sept ans, interlocuteurs et partenaires ne sont plus les mêmes. À Taïwan, comme dans toute démocratie, l'alternance politique a fait son œuvre. Mais l'esprit qui préside à nos travaux est resté le même. Le cap a été maintenu en faveur de la promotion et de la reconnaissance de tous ceux qui ont contribué et contribuent encore à une meilleure connaissance de Taïwan en France et de la France à Taïwan.

C'est sans doute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les décisions du jury ont toujours fait

l'objet d'un accord unanime et qu'elles ont su, à chaque fois, déceler le mérite et les nobles ambitions.

Cette année encore — ensemble — nous avons fait le choix de couronner le Centre France-Asie, couronnant une action utile au rapprochement de nos deux cultures.

Faut-il le dire ? Rien ne remplacera jamais les séjours prolongés dans d'autres pays que le sien pour ouvrir les âmes. À cet égard, en pleine époque des Lumières, les *Lettres persanes* de Montesquieu offrent le manifeste de l'apport bénéfique du *dépaysement* : le célèbre « Comment peut-on être persan ? » se décline simplement en « Comment peut-on être français ? » — ou « Comment peut-on être Taïwanais ? » — ou encore en cette vérité simple mais profonde : « Pourquoi suis-je tel que je suis ? ».

C'est ainsi que meurent les préjugés et que l'on s'approprie les héritages.

Au lendemain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la construction d'une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a soulevé un grand espoir. C'est alors que fut créée la Cité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aire de Paris.

Elle répondait à un besoin pressant, car le nombre des étudiants étrangers à Paris avait beaucoup augmenté depuis les années 1890 : ils étaient 3 500 en 1920. Leur présence — outre le rayonnement qu'elle pouvait conférer à notre nation — laissait augurer l'émergence d'une élite cosmopolite, affranchie de ses préjugés dont l'histoire venait de montrer le caractère meurtrier.

C'est à cette même époque que fut créé le Centre France-Asie — en 1920, exactement. Il répondait au même idéal de fraternité. N'est-il pas inscrit en chinois, dans le hall du foyer de la rue Royer-Collard :

Entre les quatre mers, les hommes sont tous frères.

Réservé d'abord aux étudiants chinois, il s'ouvre dès 1925 à tout l'Extrême-Orient. Madame le Ministre a voulu rappeler combien, dans les années 1960-1970, le Centre avait été attentif aux problèmes que rencontraient les étudiants taiwanais pour se rendre à l'étranger et comment le Centre représentait pour eux la seule porte d'entrée possible à Paris.

Depuis plus de 80 ans, le Centre France-Asie œuvre concrètement pour le

rapprochement de nos cultures, en apportant un soutien moral et matériel à tous les Asiatiques qui vivent à Paris le temps de leur formation.

Il dispose de moyens particulièrement adaptés :

- cours de français ;
- bourses aux étudiants ;
- interventions auprès des services administratifs français ;
- centralisation des offres de logement ;
- aide aux personnes en difficulté grâce à son service social et à son service juridique.

Nous avons donc attribué cette année le Grand Prix de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ïwanaise au Centre France-Asie, notre jury a voulu saluer une action aussi efficace, d'un rayonnement aussi profond, qui favorise les échanges entre nos deux pays. En effet, il a été décidé que le montant du prix serait entièrement versé, sous forme de bourses, à des étudiants taiwanais.

Car, nous savons qu'il n'est pas de plus hautes missions pour nous que la formation de la jeunesse et le rapprochement des peuples dans la paix et dans le droit. Pour la justice et pour la culture.

Ce sont les raisons de notre existence ; ce sont les raisons de notre rencontre ce soir, en ce Palais de l'Institut de France, sous la présidence de son Chancelier, M. Pierre Messmer, heureux initiateur de cette Fondation.

第七屆「台法文化獎」頒獎典禮

法蘭西學院道德政治院終身秘書克魯茲先生致詞稿

今日經濟和政治的世界化,伴隨國際法的修訂,已成為人們經常討論的話題。此外由於大眾傳媒資訊流通廣泛和消費品生產的一致化所衍生的文化的全球化,也受到人們的關注。因為對每個民族自身的身分認同造成威脅,這些論題經常是從負面被討論。自十八世紀創立,不斷與全球各地連結互動的法蘭西學院,也在此世界化的趨勢中,做出了正面的貢獻,我們可稱此為「意識的世界化」。

然而,「意識的世界化」所指的並不是將不同的語言或道德風俗統一,而是促使人類存在意義之共同價值能被分享,經由交流對話的過程探尋真理。總之,「意識的世界化」維護正理,對抗亂象,主張寬容,反對排斥。

因此,從一開始,學院的活動,承續十六世紀的人道主義精神,以通訊的方式與各

界交流，意圖建立一無國界的網絡，即當時所謂的「文字共和」。

直到今日，學院仍然秉持著這個最初的觀念。

如眾所皆知，在意見衝突和觀念開放之間，本機構的存在有其意義。

我們有幸與各方優秀的駐派人員和國外的研究人士共同擁有同樣的看法，如 Otto de HABSBOURG 王公、作家 Ismail KADARE、Vaclav Havel 主席等多位人士...

我們也和國外許多單位交流，如羅馬尼亞科學院、智利政治道德學院、西班牙政治道德學院，以及今晚出席、已有七年的合作關係的台灣之文化建設委員會。

七年來，雙方交流工作中各項職務負責人員有了更換，而如同其他民主政體，台灣政治的輪替也產生了新氣象，但彼此合作所秉持的精神卻是不變的，並且達到促進台灣對法國以及法國對台灣的認識。

因為這樣的默契，評審委員會每次都能在意見一致的情形下，選出各屆台法文化獎得主，表揚其功勞和崇高的理想。

今年亦如往昔，評審委員們共同選出了「法亞中心」為台法文化獎得主，褒揚其在拉近台法兩國文化之間距離所做的努力。

該怎什麼說？延長在另一國度的生活學習，是敞開心靈及視野的最佳良方。如啟蒙時代孟德斯鳩所寫*波斯*的信，便敘述了離鄉背井帶來的益處：書中名句“如何能為波斯人”也可說成“如何能為法國人”或“如何能為台灣人”，最後在這看似簡單但深刻的真理下提出：“為什麼我是我這樣子？”。

質疑之後，成見消失，人們可吸收所有不同文化傳承下來的寶藏。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國際社會的觀念給人們帶來了無限希望，巴黎國際大學城就在這時創立。

大學城提供了學生的迫切需求，因為在巴黎的外國留學人數，從 1890 年始，有急遽增加現象，到了 1920 年人數增加到 3500 人。留學生的出現預言了國際菁英份子的誕生，而大學城的設立讓法國可接待外國學生，擺脫當時戰爭血腥歷史留在人們心中的印象。

1920 年，法亞中心秉持著博愛的理想，在如此的時代背景下創立。在法亞中心大廳中，及能看到中文字句：

四海之內皆兄弟

一開始法亞中心只服務中國學生，到了 1925 年，便開放服務所有來自遠東的學生。如陳主委演講中所述，在 60 年代與 70 年代期間，法亞中心如何致力幫助台灣留學生解決出國所遭遇的問題，當時幾乎成為台灣留學生來巴黎留學的唯一管道。

八十多年來，法亞中心具體的工作成就是促成東西方文化的相遇，並帶給所有

在巴黎生活學習期間的亞洲人精神和實質上的多方面支持。

法亞中心並且配合特殊需要提供以下服務

- 法文課
- 學生助學獎學金
- 幫助申請辦理法國文件
- 提供住宿及租屋資訊
- 提供社會及法律諮詢服務

今年評審委員決定將台法文化獎頒給法亞中心，對其有效的行動和深遠的影響，以及促進兩國交流的事實致敬。而事實上，法亞中心已決定將獎金之總額完全轉變為助學獎學金，獎助在法國的台灣留學生。

我們知道，培育年輕人以及促進各民族的和平與平等共處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任務。維護正義和發揚文化亦然。

在也是台法文化獎創始人之一的院長麥斯邁先生的帶領下，我們知道學院存在的理由與使命，也因此我們今晚在此聚集。

得獎單位法亞中心致辭

CEFA220103PRIX

Allocution de M. Michel AURILLAC
President de l'Association France-Asie
à l'occasion de la remise du Prix
de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iwanaise 2002
(lundi 24 février 2003)

Monsieur le Chancelier,
Madame le Ministre,
Monsieur le Président,
Monsieur le Secrétaire perpétuel,
Monsieur le Vice-président,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s Académiciens,
Mes Pères,

Mesdames, Mesdemoiselles, Messieurs,

« Les hommes entre les quatre mers sont frères ». Cette belle maxime encore plus belle quand elle s'écrit en idéogrammes, introduisait le concert traditionnel du Centre France Asie, en mars 2002, où nos boursiers, élèves et diplômés des meilleurs conservatoires français et lauréats de grands concours, avaient mis tout leur talent et tout leur coeur à faire résonner, dans un même concert, des musiques qu'on associe rarement, la musique classique européenne et la musique classique chinoise, avec leurs instruments spécifiques.

L'émotion artistique était aussi forte en écoutant la virtuosité d'une trompette d'harmonie éclatante de joie que le son fluide de la cithare à vingt et une cordes.

Rapprocher les hommes, rapprocher les cultures, sans acculturation, sans domination, n'était-ce pas le message évangélique du Centre France Asie, exprimé, mieux que par un discours, par le miracle de la lyre.

Notre association qui est aujourd'hui à l'honneur, en ces lieux si riches de signification, fêtera bientôt son quatre-vingt et unième anniversaire. C'est un grand âge dans le monde associatif où le taux de mortalité est très élevé et la longévité encore plus rare. Il y a à cela deux explications qui sont contenues dans le message des fondateurs du Foyer des Etudiants Chinois, devenu ensuite Foyer des Etudiants d'Extrême Orient puis Centre France Asie, en 1975.

Les fondateurs sont deux, un père lazariste belge, sinisant distingué, le Père Lebbe, qui eut l'idée d'une « Amicale des Etudiants chinois », en 1919 et un missionnair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futur évêque et futur supérieur des MEP, Monseigneur de Guébriant.

Sous son impulsion, l'Amicale des Etudiants chinois devient, en 1922, le « Foyer des étudiants d'Extrême Orient », s'ouvrant, notamment, aux étudiants originaires de ce qui était alors l'Indochine française, sans cesser d'être principalement dévolue aux étudiants chinois.

Au début, ces étudiants étaient tous hébergés en foyers, en banlieue parisienne. En 1937, l'association s'installe à Paris, au quartier latin, rue Royer-Collard. Elle y est toujours. Jusqu'à la guerre, le « Foyer » continua l'hébergement des étudiants dans un petit hôtel, l'hôtel Cassette.

Aujourd'hui, les étudiants sont boursiers et font leur affaire de leur logement, avec l'appui, si nécessaire du service social de l'association.

L'association, elle-même a changé. De nom d'abord, en 1975, elle est devenue le CENTRE FRANCE ASIE. Changement de nom et élargissement de la vocation, sous la pression des événements : accueil des réfugiés du Viet-Nam, des *boat people*, 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aux immigrants asiatiques, création de services sociaux pour faciliter la vie et, si possible, l'intégration au quotidien de personnes de tous âges, de

toutes origines sociales et de niveaux de culture les plus variés.

En 1997, le flux des réfugiés étant heureusement tari, le Centre France Asie s'est recentré sur sa mission prioritaire d'attribution de bourses universitaires de troisième cycle, tout en maintenant le service de l'emploi, le service juridique et administratif, le service du logement et l'enseignement du Français.

Pour faire face à ses missions, le Centre France Asie reçoit des dons, dont une partie est capitalisée dans la fondation Jean Perrin, créée au sein de la fondation de France à partir de la donation de l'héritage familial d'un prêtre des MEP et des subventions, ordinaires et extraordinaires des MEP et du Fonds d'action sociale des travailleurs migrants. J'ajouterai que dans la fidélité au geste fondateur de Monseigneur de Guébriant, c'est, jusqu'à ce jour, un père des MEP, versé dans une ou plusieurs langues extrême orientales, qui exerce les fonctions de Directeur du Centre.

C'est ainsi que l'esprit du Centre a été conservé. Tout boursier doit s'engager à participer à la vie communautaire, réunion trimestrielle des boursiers, dîners amicaux, soirées musicales, visites de Paris, excursions, conférences d'intérêt général et, si possible faire des propositions correspondant à ses centres d'intérêt.

Cette énumération ne suffit pas à rendre compte du climat d'amitié, de tolérance et de fraternité entre des jeunes hommes et femmes de diverses nationalités, de diverses religions parfois séparés par des barrières politiques difficilement franchissables en Asie. En particulier les Chinois de la Chine continentale ou insulaire ou encore de la diaspora se retrouvent au Centre France Asie, comme les frères qu'ils sont restés, malgré les péripéties de l'Histoire.

Petite par la taille, grande par le coeur, notre association a été très heureuse d'être distinguée par la Fondation culturelle franco-taiwanaise pour l'attribution de son prix 2002 qui va nous être remis aujourd'hui. Ce prix, d'un montant de 37.500 Euros est particulièrement bienvenu.

Mais, par-delà l'aspect matérielle de ce prix, je voudrais dire combien nous sommes honorés de voir notre nom ajouté à la liste des lauréats :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Institut Ricci,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 le Professeur André Lévy, les Pères françai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à Taiwan. Aux côtés d'institutions prestigieuses, d'un savant sinologue et de missionnaires de terrain, ce prix est une reconnaissance et pour nous un engagement pour faire encore plus et mieux, en suscitant de nouvelles vocations de donateurs, pour que les hommes entre les quatre mers et des cinq points cardinaux soient tous frères. Plus que les mots, malhabiles à traduire notre émotion et notre reconnaissance, nous le ferons, avec l'aide de la Providence, j'en suis sûr, par la persévérance dans notre mission.

法亞協會主席歐李雅克先生致詞

法蘭西學院院長、陳主任委員、主席、終身秘書、副主席、各位院士、各位神父、各位女士、各位小姐、各位先生，

「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句話用中文寫出來更具美感，也是法亞中心傳統精神之展現。二零零二年三月，受領我們中心獎學金的學生，他們均是音樂學院的高材生及音樂比賽的得獎生，在一場可貴的音樂會中，融合了歐洲古典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將他們的才華發揮地淋漓盡致。在聆聽技巧精湛，響亮愉悅地小號演奏時與欣賞著流暢的二十一弦西塔琴所感受的藝術情感都一樣強烈。

與人親近，與文化親近，沒有反文化，無支配意識，這不正是法亞中心的福音所希望表達的嗎？

即將慶祝它成立八十一週年紀念日的本中心，正是法蘭西學院這個饒富意義的殿堂今晚所要表揚的對象。一個協會性質的社團擁有如此長而旺盛的生命力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這應該從「中國學生之家」，後更名為「遠東學生之家」，又在 1975 年更名為「法亞中心」的創辦宗旨中說起。

創辦人有兩位，其一為比利時籍的 Lebbe 神父，他在一九一九年時提出「中國學生友愛會」的構想；另一位則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亦即巴黎外方傳教會後來的主教及領導人之一，Monseigneur de Guébriant 主教。

在他的推動下，「中國學生友愛會」於 1922 年成為「遠東學生之家」，針對的主要對象為中國學生及法屬印支半島來的學生。

最初，這些學生均住在巴黎近郊的學生之家中。1937 年，社團遷至巴黎拉丁區 Royer-Collard 街至今。直到戰爭時期，中心一直繼續將學生安頓在 Casette 這家小旅館中。

如今，受領獎學金的學生們已自行處理住宿問題。如果有需要，中心才提供幫助。協會本身也有一些轉變，首先從名稱開始，1975 年時協會改名「法亞中心」。由於世局的變遷，名稱變更，同時也擴大了服務的層面：接待來自越南的難民、船民，針對亞洲移民的法語教學，設置社會協助服務，以及協助各個年齡層，各種社會階級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適應和融入法國生活。

1997 年，難民潮逐漸停息，中心便將其服務重心轉移到提供給攻讀第三階段大學教育的學生們獎學金補助的方向上，一方面仍繼續提供協尋工作、法律行政諮詢、住宿服務及法語教學。

為了能夠貫徹法亞中心創辦的宗旨，中心接受各方捐款，其中包括一部份來自自由一位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所捐贈的遺產成立之 Jean Perrin 基金會、巴黎外方傳教會定期及不定期的補助金、以及移民勞工社會回饋基金的捐助。一直到今天，為了忠於創辦人 Monseigneur Guébriant 的初衷，法亞中心的主任一直都是精通數種遠東

語言的巴黎外方傳教會之傳教士。中心的精神也一直傳續至今：所有受領獎學金的學生都應參與團體活動，定期聚會、聚餐、參加音樂晚會、參觀巴黎、郊遊、出席研討會或者就其所專研事務提供建議等等。

這些例子其實並不足以充分表達這一群因為不同宗教信仰、國籍，甚至因難以解除的政治障礙而被隔離的青年男女之間，所存在的友愛、寬容、及互助氣氛。尤其是華人，不管來自中國大陸、來自台灣或是海外的華人，均會在本中心相逢。儘管有著歷史的波折，他們依然像手足一般相連。

個兒小心寬大，本中心很高興能夠得到台法文化獎的青睞，成為今天頒發的 2002 年台法文化獎之得獎人，尤其是得到這筆 37,500 歐元的獎金。

但除了實質的獎勵外，我們更感榮幸的是本中心能夠和法國東方語文學院、法國遠東學院、利氏學社漢法大字典編纂人員、法蘭西學術院高級漢學研究所、漢學家雷威安、巴黎外方傳教會花蓮分會齊為台法文化獎的得獎人。跟這些高等學府、漢學學者以及到實地去奉獻的傳教士們並列，不但是對我們的肯定，也敦促我們還要更上一層樓，並吸引更多捐款人的奉獻，落實本中心秉持的四海五方皆兄弟之理想。無論任何文字都無法完整表達我們的感受及感激。我確信我們會在神意的指引下，不屈不撓承續本中心的使命。

19：00 於法蘭西學院舉行酒會

20：00 由法蘭西學院終身秘書 Cluzel 先生邀請晚宴

應邀台方人員：陳主委、張主秘、黃昭堂國策顧問夫婦、吳榮義院長、廖主任

應邀法方人員：Bastid-Bruguière 等三位院士、Eric Peuchot 先生及法亞中心三位等

共約十六位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09：00 自 Hôtel Hilton 出發

09：30 與法國文化部長 Jean-Jacques Aillagon

辦公室主任 Guillaume Cerutti 先生見面；其職位等同於副部長。

地點：Cerutti 先生辦公室

出席人員：法方：

文化部長辦公室主任

部長辦公室國際事務負責官員

國際事務司司長 Benoit Paumier (附件三)

國際事務司負責台灣業務副主任 Marie-

Christine Lorang

法國外交部一位官員

台方：

陳主任委員郁秀、張主任秘書瓏、楊副代表承達、廖主任、楊科長、詹專員

10：30 安排台灣媒體專訪陳主委

時間 10：30 – 12：00

地點 Hôtel Hilton

12：30 主委專車自旅館出發前往 Messmer 院長宅邸

13：00 Messmer 院長夫婦於宅邸午宴主委

應邀嘉賓：陳主委、邱代表、Cluzel 夫婦及 Messmer 女兒夫婦共計八人

15：30 巴黎國家歌劇院總院長 Hugues Gall 於其辦公室接待主委

地點：Opéra Garnier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10：00 主委視察駐法代表處，由巴文同仁向主委進行業務簡報

*簡報地點：代表處會議廳

*流程：邱代表於其辦公室接待主委等人，

10：10 於會議廳進行簡報，首先由邱代表發表歡迎詞，後由廖主任代表中心進行業務簡報

(業務會報詳細資料 見附錄頁 124)

12：30 主委宴請駐法代表處業務相關人員暨巴文中心同仁共進午餐

*地點：Club X / 12, rue de Poitier 75007 Paris

Tél: 01 49 54 74 74

*應邀人員：楊承達副代表、張瓏主任秘書、黃昭堂國策顧問夫婦、吳榮義院長、何康美顧問、劉邦治組長、廖仁義主任、楊同慧科長、張裕銓秘書、郭紀舟秘書、陳淑容秘書、陳佳鴻秘書、蔣維翰秘書、詹彩芸專員、黃玲珠助理

**19：00 法國電影發行公司 One Plus One 與本中心合作於中心表演廳舉辦林正盛「愛你愛我」一片 DVD 版
記者招待晚會**

晚會流程

17：00 相關工作人員先進場做事前安頓

19：00 受邀貴賓入場

19：00~19：00 主委致詞(如下)

19：15 由 One Plus One 公司負責人介紹林正盛「愛你愛我」一片 DVD 版

19：30 記者發問

20：00 電影放映(1小時45分)

20：00 放映同時記者採訪主委及林正盛；電影結束後進行酒會

(二)、陳主任委員郝秀「愛你愛我」之夜致詞稿

各位晚安,

本人非常高興今晚能在巴黎出席這一場台灣電影的放映晚會。由於 2003 年是台灣新電影誕生第二十週年，對台灣電影而言當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以這些台灣導演的作品感到驕傲，今晚尤其感動的是，法國電影公司能夠邀請台灣導演林正盛先生出席今晚的盛會。對我們而言，發展和推廣台灣電影是首要的任務；尤其，台灣目前也正致力於一些有助於台法電影交流的計劃。總而言之，今晚對台法電影交流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晚。接下來，就請大家觀賞電影，並祝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夜晚。

Allocution de Mme TCHEN Yu-Chiou

Soirée de Betelnut Beauties le 26 février 2003

Bonsoir,

Juste quelques mots pour vous dire que je suis très heureuse d'être ici à Paris ce soir pour assister à la présentation d'un film taïwanais.

L'année 2003 est importante pour le cinéma de Taïwan puisque c'est l'année du 20^{ème} anniversaire de la nouvelle vague. Je suis très fière des films réalisés par nos metteurs en scène et particulièrement touchée qu'une société française a invité un réalisateur taïwanais et que Monsieur Lin a accepté d'être parmi nous ce soir.

Il est primordial pour nous de développer et de promouvoir le cinéma taïwanais. Nous travaillons actuellement à des projets qui permettront de renforcer les liens entre le cinéma français et le cinéma taïwanais. La soirée de ce soir est une première illustration et ce n'est qu'un départ. Je laisse maintenant la parole au cinéma. Bonne soirée !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 07:30 評審委員等一行自 Ascot 旅館出發前往機場由張秘書送行
- 09:00 自 Hôtel Hilton 出發前往參觀夏理修道院 (Abbaye Royale de Chaalis)，由廖主任及夏侯先生陪同，參加人員：陳主任委員、張主任秘書、楊科長、郭秘書
- 10:00 參觀夏理修道院，由法蘭西學院院士 Yves Boiret 接待，由 Nicolas Sainte Pare Garnot 先生導覽
- 11:00 拜會世界級馬術特技師
- 12:30 於孔皮耶 (Compiègne) 用餐，由法蘭西學院邀請
- 14:00 前往參觀孔皮耶城堡 (Château Compiègne)，由 Perot 先生帶隊
- 17:00 返抵巴黎 Hôtel Hilton，隨後休憩

19:00 自 Hôtel Hilton 出發前往宴會地點

19:30 邱代表宴請主委等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09:45 代表處蔣維瀚秘書、郭紀舟秘書、詹彩芸專員先行前往機場 Check in 行李。

11:00 楊副代表自代表處出發前往 Hôtel Hilton

11:30 主委及楊副代表等人自 Hôtel Hilton 出發前往戴高樂二號機場 (2A)

13:15 自巴黎戴高樂機場搭乘國泰航空 CX260 班機返台

三月一日 星期六

08:00 抵達香港

09:20 搭乘 CX530 自香港返台

10:55 抵達台灣

參、觀察與心得

一、3月21日成果報告會 流程

地點：華山藝文特區 烏梅酒廠 (臺北市八德路一段一號)

時間	事項	參與者
09:40-10:00	報到及入座	
10:00-10:10	開幕致辭	張瓏 (文建會 主任秘書)
10:10-10:30	主題一 『文化企業 家網絡、 合作與服 務』	報告 詹宏志 (電腦家庭出版集團 集團發行人暨總裁) 彭鎧立 (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陳琪 (台北藝術推廣協會 執行長)
10:30-10:40		回應 周能傳 (經濟部工業局 知識服務組組長)
10:40-11:00		提問與討論
11:00-11:20	主題二 『城市更新 及設計工 業』	報告 蕭麗虹 (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 理事長) 陳瑞憲 (十月設計公司 負責人暨建築設計總監)
11:20-11:30		回應 洪明正 (外貿協會 設計推廣中心專員) 林登讚 (文建會 一處處長)
11:30-11:50		提問及討論
中午休息		
13:30-13:50	主題三 『文化交流』	報告 平珩 (表演藝術聯盟 常務理事) 陳琪 (台北藝術推廣協會 執行長)

13:50-14:00	平台』	回應	曾瑾瑗（行政院新聞局 一等新聞秘書） 楊同慧（文建會三處 國際交流科科長）
14:00-14:20		提問及討論	
14:20-14:40	主題四 『創意產業 管理教 育』	報告	吳靜吉（學術交流基金會 執行長） 薛保瑕（台南藝術學院 教授）
14:40-14:50		回應	龔雅雯（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專員） 張瓏（文建會 主任秘書）
14:50-15:10		提問及討論	
中場休息			
15:20-15:40	主題五 『政策與智 庫的互訪 機制』	報告	陳郁秀（文建會 主委） 吳靜吉（學術交流基金會 執行長）
15:40-16:00		提問及討論	
16:00-16:10	總結		陳郁秀（文建會 主委）

二、各組報告及回應

（一）文化企業家網絡、合作與服務

1. 報告人：彭鎧立（鎧甲娛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2. 報告人：詹宏志（電腦家庭出版集團 集團發行人暨總裁）

（

『文化創意產業:創意企業家俱樂部與創投基金』

發表：詹宏志（電腦家庭出版集團 集團發行人暨總裁）

一、有關創意企業家俱樂部

設在 ICA 之下的創意企業家俱樂部(Creative Entrepreneur Club, ; 以下簡稱 CEC)，只有一位常設人員，一年需要經費不到三萬鎊。CEC 的經驗有幾點值得學習：

1. 不用花很多錢。CEC 的主要經費來源，是向大企業募款，例如 channel 4。一年大概舉辦十次以上的活動，請較年輕有活力的企業報告好的構想和概念。以個人過去經驗，只要俱樂部團體會議內容和企業相關，企業參與意願就會高，因此必須利用會員內部自發的牽制、產生歸屬感才能運作。
2. 每次活動也可以找一些企業贊助飲食，例如啤酒等。活動內容由會員輪流報告，也不花錢。目前有 300 多個會員，開始要收會費。但 CEC 初創時期不

收會費；不希望因為要交錢而阻擋了交流的意願。

3. 找一個大家願意去的地方設 CEC。ICA 原本就是許多藝術和創意工作者愛去的地方，功能齊全；如果台北要辦，應該找一個生活機能完備的地方，華山目前看起來還不夠完整。

4. 必須找到具有熱情、了解文化和文化產業的人物主持，例如 Mr. Dodd 成功扮演推手。英國推動創意產業的時間不長，這個產業事實上原來已經存在；但重要的是「有意識」的推動，帶來目前可見的成果。

5. 工作方式細膩，讓大企業家知道有所期待，可以找到新的創意來源，也讓創業者知道與大企業見面，得到被支持的機會。這樣的機制，對於初入市場的創業者，幫助尤其大。

整個文化產業要能夠發展，必須透過源源不斷的小型企業或創意者提供新的想法，其中必然有某些會成功；而俱樂部的互動，將彼此當做是提供知識的來源，幫助彼此做新的生意。ICA 透過 CEC 建立平台，同時也提供必須的產業知識。許多創意的構想往往具有破壞性，政府介入愈少愈好。

預計回灣之後，多找一些企業界人士談談，了解實際需要，在五月成立創意企業家俱樂部。由什麼人負責、在何處聚會、如何運作，還必須再考慮。同時也可以選派人前往 CEC 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學習，引入操作手法。

二、有關創投

有別於過去傳統產業以追求標準化、大量生產做為創造利潤的手段，文化或創意產業講究差異化，但產品具高度的不可替代性，例如要買《哈利波特》的人不會因為某書店缺貨而轉買其他書籍；但白蘭洗衣粉和花王洗衣粉就有可能替換。

創意產業是高價值、高獲利，因為賣的是內容，這是價值最高的商品。目前已經有非常多的創意產業投資行為在世界各地發生，但比較少到台灣。例如對 microsoft，投資於無形體的產品生產，是最典型的創意產業。

台灣許多人有創業和投資經驗，特別是高科技產業，在過去二十年培養出許多創業成功的企業家，其中不少已經淡出實際經營，轉向做「創投」。這些人的文化企業層次豐富，有直接投資、或成立基金會贊助，例如宏碁、中環、廣達、英業達等，應該結合這些人的經驗，可以對產業和創業發生影響力。

英國是有悠久投資經驗的國家，有許多舉足輕重的投資專家和基金管理者，管理的基金非常龐大。

在外國投資界，經常有「投資機會洽談會議」，由某投資研究機構邀請值得投資的單位，舉辦兩天會議，請所有尋找投資機會的公司參與。這種群體對群體的方式，由有意願的雙方自行進一步洽談，是未來可以引用的模式。但最重要的問題是，台灣的創意產業創經營者，必須要能夠有能力說明自己的目標和計畫。在投資的領域，是要靠計畫吸引人來投資，而不是同情。

所以，目前在台灣設立「創投」並不是關鍵問題，而是藝術工作者必須要有創業家精神；但目前很少看到藝術工作者把自己看做企業家。

另一方面，「實體領域」也很重要。過去我想不通文化創意產業為何需要園區？這次的訪問之後了解，投資和產業發展，需要一個密集的地方，有各種的人才、機會、情報甚至謠言。例如美國矽谷。有意願、想發展的人和廠商集合到園區，想投資的人自然也來，造就了產業環境，產業就會形成。

未來的文化創意產業基金規模不必大。目前台灣民間的創投基金，最大不過一億多美元；但是和英國的基金相比，規模非常小。國外基金通過以基金規模的2%-2.5%做為經理人管理費，基金規模小，專業經理人的意願不高。比較理想的方式，是在國內成立可能不只一個創投基金，邀請國外專業投資者擔任顧問，偶而來一次，提供專業的知識和技能。

成立許多小型基金會比一個大基金好，任何經理人都會有眼光的限制，不可能了解所有的領域；不同的小型基金會針對不同主題，可以發展更為專業。

對於台灣的文化產業創投，還有許多事要做。應該先成立俱樂部，舉辦投資說明會，逐步推動投資發生。

政府可以建設平台，推動幾個文化創意產業的投資公司運作，並且協助公司解決經營、資本等問題。對於文化企業來說，對既有組織做出調整，例如改善財務狀況，也是一種貢獻，而不一定只有資金供應。

三、台灣機會

與台灣附近其他亞洲國家相較，台灣有更好的創意產業機會，因為文化環境氛圍很好，也有豐富的創業活力，特別是中小企業，企業主靈活調適求生，本領高強。但台灣也有隱憂，國外如日本大企業，經驗累積傳承深厚，遇到市場問題，可以找到非常多相關經驗佐證參考；而台灣則缺少經驗累積。

在香港，因為有了李小龍，出現了一個嘉禾公司，不斷創造李小龍的產品；這樣的累積能量，在台灣看不到。有競爭力的東西，就應該要變成一種產業，才会有力量，不能停留在零星的局面。

台灣是一個活躍、有文化縱深的地方。過去香港曾經是全球華人知識分子的論壇，例如《七十年代》、《明報》，可以容納所有的意見；但目前，台灣已經取而代之，自由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台灣的市場不大，但也足夠支持出版，像香港，市場規模太小，即使人民素質高、品味多元，但沒有足夠市場，文化產品如書籍集中在少數生活（食譜）、小說等有限品項。

澳洲和紐西蘭是兩個互相對照的例子。同樣是英語國家，350 萬人的紐西蘭市場太小，幾乎沒有出版業，因此全世界英語世界的出版業就是紐西蘭的來源，只要購買版權的再印刷；但是澳洲有二千萬人口，市場較大，支持出版業發展，甚至進一步以全世界英語人口為市場，例如《Lonely Planet》就是世界最重要的旅遊書籍，總部設在墨爾本；還有就是大亨梅鐸，發跡以後以全世界做為企業經營的場域，早已不限亞洲。

台灣有條件，在文化創意產業的領域，以全世界華語人口為對象，可以出現世界級的公司。

英國有四千萬人口，孤懸在歐陸之外，成為英語世界的文化產業重鎮；台灣有二千多萬人口，在亞洲大陸東南隅，如果以全世界華語人口為服務對象，有機會進一步成長。

3.報告人：陳琪（台北藝術推廣協會 執行長）

『文化創意產業：文化企業家網絡、合作與服務』

---丹麥英國考察報告』

丹麥參訪重點

一、NyX 藝術產業整合服務中心 NyX (FORUM FOR KULTUR OG ERHVERV)

丹麥文化部和經濟與商業部(Ministry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Affairs)共同出資三百萬丹麥幣，設立 NyX 藝術產業整合服務中心，做為藝術界和商業界間的服務平台。NyX 是藝術創作人才和商業市場間的橋樑；協助增進藝術界的商業技巧，及業界在產品設計、組織管理、形象管理方面的轉型和創新。

以整合藝術與企業自居的服務性機構，做為藝術家與企業家的橋樑，半年前成立，引導藝術家協助企業公司文化的建立，及以藝術的手法為商業產品做整合行銷，企業家則可協助藝術家學習做生意、藝術作品產業化、藝術資源產業化的經營與行銷。

二、政府對創意產業的扶植

（一）成立公共基金投資創意產業

丹麥政府成立約三十億的丹麥幣（約一百五十億新台幣）的投資基金，參與投資創意產業或產品的開發。

（二）成立創新產業環境基金

丹麥政府五年前成立協住民間投資創意產業降低投資風險的基金，其運作方式為補助民間投資創意產業虧損的百分之五十，並逐步尋找出如何開創更多收益的方法，並帶領投資人，以吸引更多的投資者，近年來，這筆補足虧損的金額需求已越來越少，但是發現投資者卻越來越多。

三、Musicianvalley

丹麥於 Roskilde 舉辦每年一次為期兩週的 Music Festival，並造成音樂產業群聚發展的狀況，包含音樂家、錄音製作公司、唱片公司等等，均在此地設立且快速成長。

由此觀點可瞭解，節慶不只是可創造旅遊觀光的商機，長期辦理的節慶，如文化活動或藝術節慶，常可創造周邊產業發展，並促進產業落地生根和成長。

四、Kontrapunkt 設計公司

由丹麥皇家美術學院建築分院院長 Bo Linnemann 領導的設計公司 Kontrapunkt，為丹麥最具規模之品牌行銷公司，服務的範圍橫跨平面設計、空間設計、多媒體設計及客戶的專案管理。近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為丹麥政府設計代表整體形象的 logo。丹麥政府自 90 年代開始，比以前更形重視政府身為「公僕」的服務性角色，因此更加強調對外的形象；Kontrapunkt 為丹麥政府設計的 logo 便是現在已熟為人知的「皇冠」形狀符號。

從 Kontrapunkt 為丹麥政府做形象塑造的案例中可看出，現代政府不再僅僅是管理人民，更是在服務人民，而透過對於政府品牌形象的塑造，將可以正面的帶動政府內部文化與國際形象。

丹麥參訪心得：

- 一、由對於各國成功案例的長期研究過程，可以帶動企業對藝術投資的風氣與方法，藝術不再只是被施捨的角色，企業亦可明白如何透過藝術投資的方式永續經營、以及風險分析與評估的指標與參考。亦經由此讓企業學習如何能以投資的眼光對藝術與文化支持。
- 二、台灣應建立各種主要文化產業外銷的途徑與模式，以及國際行銷市場的研究與準則。例如以前都只有表演團體自行出國訪問演出，卻不見協助國際藝術

經紀的團體或公司可帶領團隊出國，外銷的平台與外銷文化網絡市場的基本資訊，以及不同類型的產品中，都需要有不同的單位進行研究和分析，以及實際的實踐經驗中，才能有更多的知識累積。

- 三、 台灣之國際形象之建立可有二種途徑；一是建立政府的國際形象，以帶動民間企業之品牌國際行銷的形象建立；二是大型企業之國際品牌形象的建立，可回饋至政府及國家整體國際的形象作推廣。

英國參訪重點

一、倫敦發展研究中心（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

倫敦發展研究中心成立於 2000 年七月，是倫敦經濟發展的主體，推廣一切經濟資源開發與首都之重建，同時也與企業及其他組織有合作關係。研究中心發展的倫敦經濟發展重點為：多元促進成功，說明如何以經濟成長、知識與學習、多元化、包容與重建以及資源開發來達成目標；並將經費補助給專門提供產業服務的非營利組織，雖沒有制式的補助策略或是政策，卻是標榜“Follow the Energy”的方式協助民間產業的發展，並持續保有最敏感的經濟發展觀察嗅覺。

補助的類別目前包括：新媒體、流行、珠寶設計、時尚設計、電影等等，未來將增設音樂、平面設計、與繪畫等類項。

以補助因下列目標而成立的非營利組織之方式，來協助經濟與產業的發展：

1. 凡提供特殊的顧問支援
2. 協助提供產業需要的昂貴器材，以提供共同分享
3. 提供專業職訓中心、提供專業技能訓練
4. 提供工作場所
5. 提供融資與財務諮詢
6. 提供出口的宣傳與推廣

LDA 不是一個計畫單位而是輔助實體，經由這些造成群聚(cluster)的非營利組織或中心，供給更多的小型創意產業、或是具有潛力的小商業公司更多元性的服務與輔導。

二、創意企業家俱樂部(Creative Entrepreneur Club)

設在英國當代藝術中心(ICA)，五十年以上之長期經營以來，有幾項特別值得提出來之特色：

1. 與英國眾多現代藝術家保持良好的交流與往來關係。
2. 有長期與企業家合作的經驗。
3. 容易吸引媒體的關注。

因而在 ICA 之下成立創意企業家俱樂部，提供藝術與企業家聚會的機會，讓更多具有潛能的創意者、投資家、與富有的創投基金老闆們，能有更多資訊與經驗的交流。

從 ICA 之創意企業家俱樂部的經驗可看出，一間活躍的俱樂部，應該含括有下列幾項元素：

1. 對的人：發起者必須是能夠洞窺先機，且具有豐富的創造力。
2. 對的地點：交通方便
3. 對的主題：創造有趣的主题，能夠更吸引觀眾前往。

三、創投

與英國創意產業的創投公司老闆會談之後，可明白他們對於創意產業的分類與範圍標示相當清楚與仔細，每個行業都有內行的創投老闆，以豐富的投資與融資的經驗參與投資，亦對於該專門行業相當的瞭解；此外，各行業亦均有對該行業相當瞭解的創投分析師，在這一發展上，亦可提供給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參考。

英國參訪心得：

從英國的經驗可得知，台灣未來應該發展各類型創意產業的：

1. 服務平台
2. 創意產業聚落空間
3. 育成機制
4. 數種創意產業企業家聯誼俱樂部或協會組織
5. 投資顧問與投資者的養成

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投資與發展環境優劣勢分析：

1. 台灣是華人地區創意發展之公司、團體與人才最為豐沛集中的地區；但因缺乏管理創意產業的經驗與方法，政府亦少有輔導方案，因而普遍缺乏服務機制與平台。
2. 台灣政府輔導中小企業的成長經營有極豐富的經驗；但卻從未將創意產業加入輔導的範疇，因而必須重新修正中小企業的輔導範圍與輔導方法，即可有效提供創意產業的發展協助。
3. 台灣產業界尤其是 IT 產業，對於創投、投資管理與分析均有極佳的經驗；然一般的創投公司完全不瞭解創意產業公司的市場與產品發展生態，

因而缺乏分析評估製作過程、品牌行銷與運作的能力，因而尚不懂得如何投資這些明日之星。

4. 長期以來，台灣的國際貿易有很好的發展，但創意產品卻缺乏國際行銷資訊之管理與建構，並且尚未經營服務性網絡發展的建立。
5. 台灣或許是華人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的最佳橋樑，且可充分的掌握華人市場的脈動；但由於台灣法令、制度甚至兩岸關係，使台灣的創意產業公司、或是服務性機制，未能在華人市場中進退自如。

對於台灣發展創意產業建議：

1. 援引創投機制，由政府與民間企業共同投資、協力發展以創意為前提的產業整合；並以專業分類之方式，培養專業的創意產業投資分析人才。
2. 研擬修整並增訂跨領域創意整合產業之相關法令，如租稅優惠、智慧財產權之授權應用與盜版、侵權行為之保護等，責成所屬部會配合修整施行。
3. 鼓勵及協助辦理國際科技藝術節、各類創意產業博覽會，並與世界各重要設計中心或創意產業推動機構發展交流性之活動，並進行策略聯盟。
4. 結合大專院校與民間補教資源，成立各專業領域之育成中心，提供剛起步之創意產業公司所需之各類培訓與服務，並建立產學合作的制度。
5. 設立專門的跨領域創意整合產業與產品研擬之申請案補助機制，讓結合藝術、科學、技術元素的創意有成形的機會，以及更多在專業領域中有高成就，並尋找新的發展方向的人才得以實現其夢想。
6. 建置各類創意產業推動網站，內容包括補助資訊、相關法令、教育訓練、人力資源、徵才消息、成果分享、最新商情資訊、國外相關網站連結共享資源等，成為一跨領域創意整合推動之虛擬資料中心。
7. 政府應鼓勵及補助從事國內外商情資訊的蒐集及行銷機構之成立，以協助產業參與國際大型商展，及提供跨領域創意整合產業國際化之顧問諮詢。

4.回應人：周能傳（經濟部工業局 知識服務組組長）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交流考察團

文化企業家網絡、合作與服務—回應報告』

發表：周能傳（經濟部工業局 知識服務組組長）

一、英國發展創意產業成功經驗值得借鏡

英國倫敦人口 800 萬人中，有 50 萬從事創意產業工作者，其產值更高達 210 億英鎊。我們不難發現英國的創意產業已具備成熟的機制與完整的產業鏈，都是值得我們參考學習的目標，如英國的歌劇，運用著名的文學作品，從出版、舞台設計、服裝設計、道具、演員訓練、附屬商品等，形成一完整的產業鏈，演出次數已達到好幾千場。除此之外，倫敦的創意產業有許多非常成熟的旗艦型產業鍊，例如，博物館、圖書館、服裝時尚等。都是講求美好經驗與服務的呈現，而且非常精緻與獨特的。

二、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機會點在全球華人市場

經過本次交流訪問後，深刻體會到英國在英語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我們也可以發現台灣未來發展文化創產業的機會點。由於英語是國際性的語言，英國在世界英語市場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包括文學、藝術、設計等，都有相當重要的經濟規模。而華文世界就是我們的機會點，全球使用中文人口多達十三、四億人口，將近是使用英文人口的一倍，並且台灣擁有自由民主的社會，有優渥的創作環境，我們應以未來全球華人為市場，加速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使台灣成為未來全球華人文化創意輸出的重要樞紐。例如，我們一樣擁有多數的華文作品，如何將優秀的作品轉化成為人人都能了解的美麗畫面，加上藝術表演和設計的商品轉化過程，形成產業鍊、建立台灣的風格，使台灣成為全球華文市場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輸出樞紐。

三、國情不同，思維及作法應有所不同

台灣與英國國情不同，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才剛起步屬於 Start up 的階段，而英國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所考慮到的是如何 grade up，當然所考量的重點也不一樣。因此，在吸取英國經驗的同時我們更要注意，不要囫圇吞棗，應針對台灣的國情，發展屬於台灣特殊的文化創意產業。如台灣獨創的珍珠奶茶是相當有名的，發展了幾個具有跨國的企業，包括：「春水堂」、「小歇」、「葵可利」等，相同的產品，不同的市場定位需求。除此之外，我們甚至可以擴大它的效應，思考如何運用品牌、行銷與設計的手法，搭配電影、文學、媒體、電視劇、等媒介，形成一股風潮，帶動「茶鄉之旅」的觀光主題，進而讓茶商、茶、茶具、茶店、茶園等，整個產業鍊能蓬勃發展，形成一股風潮。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是需要有原創性、唯一性與精緻性的關鍵因素，運用企業操作策略，針對市場需求，形成品牌與知識經驗的行銷。

四、要跳脫製造業思維，重新定位文化創產業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講求的是差異性與自發性，在產業的發展中是需要有原創性與精緻性，並運用企業經營的手法整合資源來形成一個具有整體產業結構產業鏈，所操作的手法已經跟以前製造業模式不一樣。以往台灣製造業的發展，是有一個順序的，

從 OEM--引進國外技術發展、代工製造，到 ODM--委託設計加工，以及最近針對產業的轉型所積極推動的 OBM--自有品牌創立。但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不同於製造業，他是兼具通路、品牌與市場，而且需要同時並進，缺一不可。

五、文化創意產業應以市場為驅動力

政大商學院吳院長參與文化創意產業種子人才研習營曾提到，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原則即是：1. 具原創性、獨特性。2. 可重現性。3. 可企業經營性。4. 具有全球市場操作性。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化是需要有企業的經營管理和市場的接受。經濟部所扮演的角色是以產業為出發點，落實產業化為主要目的，以市場為其驅動力，創造就業機會與經濟價值。因此，基於本次經驗，我們未來希望推動的方式是以企業家帶動藝術家的整合，予以重點協助，並且建立成功模式。

六、文化創意產業的效益評估

文化創意產業的績效評估是核心產業+關聯產業=產業鍊，而產生直接效益與衍生效益。文化創意產業有別於一般產業的效益是直接展現出來的，而差異在於它是著重於間接效益的發展，或許本身的直接效益較弱，但是其所產生的衍生效益卻是相當大。例如大英博物館並沒有門票的收益，但他的 museum shop 產生的商機及其知名度，是全球聞名的。其衍生的效益除了本身所產生的相關商品與出版品外，甚至可以擴大到觀光效益與產值。

七、要兼顧在地內容與全球思考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應該融入社區生活，在階段性發展應以在地為出發，進而推廣至國際市場。「Local content with Global thinking」，以在地的生活出發，提升至國際水準，與民眾產生共鳴與認同感。我們已經有故宮、兩廳院這些大型的展演場所，應可思考如何運用在地的社區型文化展演設施，成為我們的發展的平台，應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鍊的發展。

八、對 詹總裁觀點之回應

- 有關「創意企業家俱樂部」以及「創投基金會」部分，應以民間企業為主，政府的角色扮演應從旁協助且樂觀其成。
- 未來希望推動的方式是以企業家帶動藝術家的整合，以市場導向為其驅動力予以重點協助，並且建立成功模式。
- 政府在平台的建置上，目前已規劃建立單一窗口的服務機制，以及個案追蹤服務。
- 文化創意產業講求的是差異性與自發性，運用企業經營的手法整合資源來形成一個具有整體產業結構的產業鏈。再運用旗艦型的計畫（或企業）帶領，以建立典範學習效應。

九、對 陳執行長觀點之回應

- 政府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扶植，不一定要用基金方式，可運用的方式包括：專案計畫、租稅優惠、法律（獎助條例、促產條例等）。
- 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的節慶活動，是操作策略的一環，應與整體產業鍊相互運用，搭配行銷市場導向之手法。
- Kontrapunkt 設計公司之國家形象設計經驗，已邀請 Mr. Linnemenn 來台演講，針對國家與產品形象分享經驗。而 Mr. Linnemenn 為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建築分院院長，卻幫政府設計國家形象，因此，我們應有效運用學術資源，解決學用不一致的環境問題。
- LDA 的組織功能（包括：諮詢顧問、共用實驗室、人才培育、場所提供及行銷協助等），台灣目前規劃作法及功能機制大致雷同。
- 有關創投機制部分，可運用目前現有機制進行，分為兩段式，第一階段民間評估投資標的，第二階段政府搭配投資。
- 育成中心部分，目前全國有五十多家創新與育成中心，可運用現有機制轉型，增列文化創意產業為對象。
- 跨領域創意整合產業與產品，可納入新產品研發，運用現有機制輔導。

（二）城市更新及設計工業

1. 報告人：蕭麗虹（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 理事長）

『歐洲創意產業考察報告

——特別關注英丹兩國文化空間與空間再造之關係』

發表：蕭麗虹 Margaret Shiu Tan (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 理事長/竹圍工作室 藝術總監)

1. 文化工作者，及其與創意產業的關係
2. 文化獨立組織，及其與創意產業的關係
3. 文化空間，及其在創意產業中的角色
4. 創意產業的公共願景
5. 創意產業園區的公共政策與執行方法論
6. 地方公共政策的介入
7. 私部門於創意產業園區中的角色
8. 比較台灣與歐洲的創意產業土地使用現況
9. 台灣創意產業在文化空間分配上的建議
10. 結語

發展文化產業的政策，需要許多支援配合的元素，才可能保證成功。我國挑戰 2008 經濟發展的進程，現在已經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主要計畫之一。因此，有限的國家重要資源，從資金到人力資源，從軟硬體科技到空間與設備的資源，都需要謹慎

地統籌協調，以確保有效率的整合與有效益的執行。本篇報告，即特別關注一些空間供給因素，在不同的階段孕育各種創意，製造與行銷創意產品，最後，則將焦點放在這些空間供給政策的優先規劃，對發展市民社會所能產生的附加效益。

1. 文化工作者，及其與創意產業的關係

英國許多高等教育機構，如倫敦機構(London Institute)所屬的五所藝術學院，會協助藝術科系學生，在畢業前做好進入職場的準備，提供年輕藝術家相關技能。如果他們對發展創意計畫有興趣，且可能產生附加價值，相關部會也會提供兩年左右的經費、專業管理與行銷上的協助。但藝術家仍需根據自己的需要自費，尋找能夠工作的空間，以便發展其計畫（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藝術家工作的空間，可由地方發展局、委員會或各鄉鎮市社區管理者提供；像是在倫敦的 Hoxton 與哥本哈根各社區委員會的作法。他們通常對藝術家如何投入社區並創造利潤，已經有所研究與紀錄，所以，國宅裡的社區文化中心可以釋出空間，讓個別藝術家免費進駐，以便執行他們的計畫，但還能要求他們以藝術形式的活動來回饋。譬如，參與如何提昇鄰里居民的生活質量與推廣終身學習。

還有一些大學，在了解年輕創意人材的需要後，藉由群聚(cluster)與融合(synergy)方式，協助他們創立各自獨立的組織，以便與地方發展委員會交涉，取得工業用地一部分大小的改造或更新，以做為藝術與文化工作者之用。例如，倫敦機構所屬的倫敦印刷學院 (London College of Printing)，在倫敦南區的大象與城堡 (Elephant & Castle) 區之例。英國這類的發展委員會也了解到藝術家的特殊角色，一直影響著倫敦東區與東北區破舊閒置的空間。這些區域一直存在許多社會與族群問題，經過過去十幾年來的社區規劃與空間再造，近幾年越來越多藝術家來此聚集，造成居住或工作地點的租金已不再低廉，社區已活化為最新的人類居住點了。

在哥本哈根，地方政府可以擔任中介者的角色，讓藝術家可透過獨立組織的經管，租賃各種大小不一的私人工業用空間做為工作室，也是一舉兩得的好處。

而地方政府買下破舊閒置空間，改建成工作室，提供給藝術家使用，也可以出售給私人房地產經管者。多數的例子是，這些空間還是會回到藝術家自己的手中，因為，藝術家本身也可以組成一個公司，來經管他們的工作場所。如倫敦 Hoxton 一區的 Mews 與哥本哈根一市，都鼓勵這種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接納與寬容，在社區中創造一個更具多樣功能的空間配置，及都會生活的質感，這就是當前都市人文地理學所關注的焦點。

英國政府經管的樂透基金(Lottery Funds)協助許多非營利組織購得或改造藝術

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空間，不論是公家與私人擁有的房屋。倫敦的 ACME 消防站與化學工廠都是好例子。

2. 文化獨立組織，及其與創意產業的關係

各種文化獨立組織的設立，可以協助藝術家滿足他們的需求，為藝術品與產業界搭起橋樑。這些組織所能協助的包括：創意產品的設計與行銷(如：Hidden Arts 的博覽會活動)；提供技術支援與訓練(如：SPACE 學苑)；藝術訓練對象可以是年輕人(如：Circus Place 及 Round House)。而地方政府可釋出所需場地、或協助歷史性建築的改建，做為這種使用；所需資金則來自樂透的盈餘或地方發展基金。提供空間給這些組織，原因是種類繁多的各式各樣文化產品製造者，都需要這些 NGO/NPO 提供關鍵性的服務。

3. 文化空間，及其在創意產業中的角色

對閒置空間進行再造，最關鍵的需要，一般認為是改建成文化場所。原來為發電廠的英國泰德美術館(Tate Modern)的改建邏輯，就是讓鄰近已落沒的工業區重新規劃成為觀光路線。創造就業機會、吸引相關服務業進入該區域，增進各種商業活動等；其中可能的經濟效益，在他們決定改建這座發電廠前，已經有全盤的評估。對那個地點與其可能規劃內容物而言，這純然是個經濟學與社會學上的決定。經營泰德美術館，就是經營一個經濟事業體；這是其他文化創意機構都免不了的經營方向，其區內多半都是用再造方法去重建。英國 English Heritage 的研究者也已證明，謹慎地改建歷史建物，有利於藝術與文化環境的改造，長期而言是代價最少、且能讓所花費的更具價值；因為，一般新的、採用便宜建材的建築物也維持不了五十年。

然而，徹底鏟除一個閒置空間，並重新建造一座新的綜合文化中心，也可以基於相同理由來下決定；因為如此卻已經背離了藝術的最新功能，而其在歷史與文化環境上的價值，就微乎其微了。一座新建的建築，可以是配合藝術媒介特殊的發展需求。如位於倫敦北區的 Hampstead Theatre 為一座新的劇場，是特別為了當地小眾的戲劇觀眾，保留一處新戲劇演出的場所。地方主管單位提供用地，及其所處這整個區域的後續改建，即是藝術能夠產生力量的證明；藝術上的策略能重新凝聚社區各界總體的努力，活化社區本身，並發掘新的經濟價值。在這些藝術、教育、運動/文化空間的議題上，都市計畫者可與地方的社區代表人士，肩並肩一起工作。

4. 創意產業的公共願景

丹麥的創意產業以其正統的設計專業，長期以來已成為貢獻丹麥經濟成長的重要部門；而目前在英國，其整體文化產業的狀況也是如此。這兩個創意或文化產業，成了英丹兩國各自的經濟總體貢獻的主力。然而，他們也曉得，有一個長期的更新需要，以便活化這個快速成長的部門，保持他們相對的優勢。這兩國的文化政策經常性地更新，以符合地方的經濟與社會需求、區域性發展標準，以及國際市場趨向。因此，最重要的創意產業資源，還是土地、資本與勞力如何被有效分配，並符合國家政治的發展進程中，所建構形成的需求。

自 1997 年起，英國文化產業已有新的關注焦點。他們以跨部會的努力，確保創意產業相關的目標方向，能夠滿足社會各階層與族群的多樣化需求。而有關空間政策，就是以空間再造有利之用為元素。各地方政府都各有策略做都市更新，與創意產業分進並合。

5. 創意產業園區的公共政策與執行方法論

英國的國家優先公共政策，經過多年的研究已經公式化了。他們了解到藝術文化對整體經濟的貢獻，這就可以保證國家經費的使用，能確實用於通常是資源低度開發的文化場所；其所處地區為了社會、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也都需要一起進行都市空間再造。這些架構有助激發全國各地的文化產業一系列項目，從樂透基金的使用到房屋與土地重新開發的概念，以做為某一種創意產業園區(如，英國伯明翰的 Millennium Point，Jewelry Quarters，紐卡索 Gates Head 等)。更精通熟練的都市計畫執行，與市區內的公共空間重新規劃，可以讓土地的有效率使用，產生更多社會與經濟上的效益。

最值得研究的是英國 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 (LDA)。LDA 事實上是個半官方的房地產開發仲介組織，他們有策略地將自己定位在地方的社區再造計畫去努力，主要是關注就業與產業需求的經濟學問題，以提升倫敦的競爭力優勢，對解決英國創意產業空間的需求，貢獻良多。所以，LDA 擁有權力以及財力，對老舊的倫敦工業區進行都市空間再造計畫，造就了倫敦的新興文化產業。

6. 地方公共政策的介入

以創意產業來更新文化空間的目標方向，主要是在地方這個層次上；即由地方主管單位有技巧地介入，以便取得關鍵的土地使用，或建立起必要的架構，讓新的經管者能夠執行整個計畫。譬如，伯明翰對其運河區的整治改造，以及倫敦在聖凱薩林琳船塢的改建。這些都是合法化的架構，可以促成在立法與納稅上做必要的調整，做為一種激勵。如果，沒有來自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大型經管者投入，這些都市

空間的再造計畫都不可能實現。

7. 私部門於創意產業園區中的角色

關於私部門的一個基本需要是，對官方政策下工夫，以便讓這些創意產業計畫，製造出長遠的經濟效益，且對土地能有效地市場化運用。另一方面也能吸引在這些文化場所中，對其可能的組成元素，進行正確的整合；特別是在其所在地區，發展出既有包容又有衝勁的優質都會生活。不難想像，創業投資者應該會對年輕人才臥虎藏龍的創意產業中心，覺得有創投與開發的興趣。

8. 比較台灣與歐洲的創意產業土地使用現況

比起歐洲，台灣可做為創意產業使用的土地很多；應做更多元而彈性的運用。在訪問團行程中一直被討論到的是，台灣有那麼難得的土地、勞動力與資金等資源，我們要如何有效運用，以發展出具競爭力的創意產業。英丹兩國可說早就將文化產業相關資源物盡其用了；相形之下，我們還顯得處處窒礙難行。

但土地使用的情況，又不同於用何種指標決定創意產業資源的分配、以讓此產業政策的效益能達成。在台灣，目前這方面的系統化指標與產業化數據並未建立，要談效益評估似乎也太早。加上，投入藝術文化活動的企業納稅優惠、獎勵相關創意產業 NGO 的法令，與英國與丹麥相較也尚未建全。這些都是我們企圖善用既有資源時所遇到的瓶頸，特別是我們有那麼廣闊的閒置工業用地。

9. 台灣創意產業在文化空間分配上的建議

深入研究與檢測各種創意產業媒介所需要的軟體，及其與所需空間配套硬體的關係。

更公開地進行公共論壇，討論與研議文化空間的使用與分配。

如果說投入創意產業的研發顯得有點緩不濟急，可以進行測試案例(Test Case)，協助相關創意與文化工作者，形成創意產業中的群聚(cluster)與融合(synergy)，分配既有創意產業空間，策辦各類文化活動。

- 私人企業可投入以創意產業為目標的土地再開發案，讓土地做最大可能的運用，這種潛力是極大的。這需要地方上的規劃委員會更多人員的介入參與，並建立

與房地擁有者，以及開發商相互聯通的關係和策略。因此，有必要盡快成立一個執行委員會，成員可包括各專業領域、公部門與私部門的代表。

10. 結語

(1) 創意產業的孕育

文化產業部門應該對地方上的需求做更好的評估。在真誠的創作能夠產出之前，他們的時間與空間，總結來說，有關生活型態品質上的需求應該被了解。這雖然是文化發展的次要需求面，但如果未能考慮周到，我們就無法談到文化產業的附加價值。所以，在文化產業發展的孕育階段，一個能夠支持藝術創意的廉價租屋政策，有其必要。特別是，某個地方的鄰近區域環境，在進行文化發展計畫時，需要創意與包容，最好在資源與服務能夠輕易取得的地域範圍內，倒不見得是在人口稠密的都會空間。

(2) 支援創意製作人在經營管理與空間運用上的需求

當務之急是，鼓勵新的 NGO 與小型創意企業，讓創意製作人能夠取得資源，並建立網絡，協助他們發展出新的創意概念，製作出能巡迴各地方的演出，以及能普及化的產品發表展覽、表演或其他創意類型，最後，還能夠推廣到國際與網路市場。

這些支援性的服務應該以融合的方式進行，服務地點最好座落於市中心的地點，以便與城市當代文化的動感活力產生聯結。這就是創意產業園區最需要的地點，以便能夠統整各種主要產業計畫。

在台灣，這種支援與整合式服務幾乎是不存在的。所以，發展出一個運籌帷幄的創意產業典範機制與中樞，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應該成立一個執行委員會，由整個相關聯的創意產業各部門團體，協力工作，以確保這個產業能夠代表當代文化的動力。政府行政監督者、相關私人機構創辦人、藝術家製作人、教育工作者，特別重要的是土地開發、資金管理、法律顧問與社區代表人士，應該組成一個優良團隊。願景是，執行一個可行的最佳腳本，提供現今與未來的創意製作人一個展現的舞台。

(3) 台灣五大創意園區：激勵投資創意產業，關注焦點是土地再開發

台灣這五大園區都位於城市中心，周圍的土地都是精華地段。特別對華山這塊地來說，有一大部分仍處於廢置未能利用的狀況，不為市民所知。這五處地點都需

要謹慎的整合規劃；如果躊躇不前，就是種浪費。如前所提，一個特殊的地區專案執行委員會，能夠根據城市的經濟、社會與人文地理狀況，協助這些土地的運用。但是，如果沒有切合地方上需求的軟體提出、針對周邊資源的資料分析，以及這些土地運用，所可能帶來的衝擊與結果的保護措施，任何可能的規劃與執行效益，就會大打折扣。然而，須銘記在心的是，我們的立即目標是增加國家經濟產值，而不僅僅是滿足地方發展上的需求。這些在精華地段房地地的龐大效益回收遭到犧牲前，上述考量都不可或缺，而且，還要在長期的創意產業發展上，對這五個園區做進一步的土地開發與創業投資。

(4) 時間緊迫，但不能走錯路

在短時間內，需要訂立新的法律或改變法律上所能影響的因素。實際的做法是，根據上述建議，盡快以行政命令在文化資產保護法上先行試驗，將目前創意產業的各階段瓶頸解套。

台灣的創意產業未來需要更多正式和非正式的通力合作，包括各行政部會之間，各組織機構之間，民間與商業部門之間，對這個島 "土地" 大餅中的有限資源，進行最有效的利用。

發展國家主要經濟事業，產生倍數增長故然需要；不過，文化產業或文化生意，卻往往是被忽略的。在可能的、大家都覺得可接受的協力合作方式形成之前，更多的互相了解就非常必要。這就是為什麼在華山進行一個測試性的前導計畫，讓跨領域與各部門的專業人士，進行互動與合作，有即刻關鍵的需要。這像是說，如果我們測試過水溫後才跳下水，就不致於被凍死或燙傷。

需要馬上以開放且民主的方式，來建立五大創意園區的專案委員會，邀請創意產業相關工作單位中最好的公部門代表，以及擁有創意投資的資金、概念與能力的私部門企業家，協力工作；大家一起來建立這五大園區未來發展的概念。公部門的代表應該以一種公開且尊重的方式，來監督整個發展過程，評估其法律適用性與財務透明度。目前，並不是以簡便快速公開招標來規劃園區活動或產業項目的時機；因為將導致資源的分散與凌亂。多樣且公平地進行園區規劃，才是發展創意產業計劃未來的目標。目前要用清楚而且總體的方式，與最優勢的產業開發者，在這個國家重點發展計劃中，共享資源並通力合作。同時，也應該打破常見的短線活動操作，以及隨意將閒置的文化空間付諸招標的慣例。

一、考察團丹麥行程(2003.02.19)「文化公共空間組」蕭麗虹的結論摘要

1. 建議多了解台灣各地的社區獨立文化空間，推動藝術文化終身學習的相關法令，協助各地方文化創意教育的普及與成長。如：文化空間的補助、轉介與補助民間團

體非藝文類專業人士的顧問服務，包括法律、財會、管理等。

2. 建議讓藝文工作者多了解如何立案為法人之相關法令，如：兩年的創業或就業貸款如何獲得等；讓藝文人才也能成為產業人才。

二、考察團英國行程 (2003.02.24)「文化公共空間組」蕭麗虹的結論摘要

1. 空間再造的研究，如由閒置空間改建而成的泰德美術館(Tate Modern)，分析其周圍地區所帶來的文化經濟效益，可做為台灣的空間改造正當性與有效分配的依據。

2. 研究英國文化空間再造的資金來源，如其 Lottery Funds 分配給公私部門的比例與實施方法。

3. 研究分析 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 (LDA) 的內部組織與運作方式，以及旗下的 NGO 主要服務的對象、人數、內容與文化產值。

4. 整體研究英國的文化空間供應與需求分配現況：他們如何獲取空間，條件為何，修繕方式為何，其所處地區上的環境改造與生活服務機能改善又如何。

5. 研究倫敦 Hampstead Theatre 的空間重建，其不以修繕為手段，卻配合附近社區周邊土地開發，將功能已過時的劇場改頭換面，造成雙贏局面。

6. LDA 所主導的 12 個 NGO 組織，歡迎台灣留學生去觀摩與學習，他們如何在土地與空間的開發上，讓文化創意產業朝向產業化、專業化與效益化邁進。

2.回應人：林登讚（文建會 一處處長）

有關『歐洲創意產業考察報告--特別關注英丹兩國文化空間與空間再造之關係』之說明

歐洲創意產業考察，蕭麗虹老師針對英國及丹麥有關文化空間與空間再造之議題，給予深入的說明與建議，頗具參考價值。

城市的空間不能成為一塊死城區，尤其過去具有輝煌歷史與經濟活力的工廠或產業遺產，我們看到英國與丹麥的案例，城市的整體規劃與發展是值得重視的。在重塑工業遺產之時，每個城市都能注意到它的發展特色與發展重點，都市的性格應予開發，整體都市規劃仿古的想法可以再檢討，新的對比設計亦應再考慮。

本文強調：(1) 孕育一個能夠支撐藝術創意的空間與政策；(2) 支持創意與

經營；(3) 激勵投資創意產業，關注土地再開發；(4) 通力合作，突破瓶頸。達成以上目標，更需要一個長期更新的機制，其實就是國發計畫中所揭示的「滾動式」的概念，藉著不斷地檢討、改進，帶動活化及快速成長，隨時保持競爭優勢，注重整體規劃與發展。因此，最重要的創意產業資產，還是土地、資本與勞力，如何被有效分配與提升，讓創意能夠完全發揮，以文化帶來經濟發展。

綜觀各國空間再造案例，閒置空間可規劃為：公園、書店、咖啡屋、潛水場地、攀岩場所、博物館、展覽館、腳踏車步道、遊樂場、販賣部、青年會館、國民旅館等等，可以說多元又活潑，賦予空間新的生命與新的活力，帶動區域整體的發展，提供就業機會，帶來文化經濟效益。

這些年來，台灣無論在文化環境或文化資產方面，在文建會、民間團體與全體國人的努力之下，被相當程度地重視與發展，在此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之際，能再一次溶入新的想法、新的思維，借鏡國外的作法，吸收寶貴的經驗，以加速施政要項之執行與落實，讓文化空間再造在穩建中成長，也就是說，在既有的基礎上，注重傳統與創新，強化人文與科技，繼續加強中央、地方政府與民間的通力合作，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再造新的觀念、新的思維，以邁入文化產業發展的新紀元。

(三) 文化交流平台

1. 報告人：平珩（表演藝術聯盟 常務理事）

『從台灣表演藝術現況與發展看未來國際交流平台建 立之可能方向——丹麥、英國參訪記實與感想』

壹、台灣的優勢

台灣表演藝術表現的多元性，不僅在亞洲地區值得受人矚目，也應是文化出擊、走上國際舞台的重要利器。政府近年來，在政策上的鼓勵，助長多元發展的深度與廣度：

文建會持續數年的「演藝團隊扶植計劃」，協助提昇表演團隊在專業發展的基礎；每年約二百場的「基層巡演」與「校園巡迴」，讓演出團隊以更大眾化的節目深入地方，將專業的演出帶進各個角落，同時也挑戰團隊以更生活化的方式，介紹表演藝術欣賞的重點。而屬於地方政府、結合觀光資源的國際藝術節，則逐步發展出地方產業的特色。

表演藝術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類活動中，常扮演「打點門面」的重要角色，團

隊也在配合各種場面的策劃中，不斷展現創意。除在國內的活動中奠定了相當實力，出國參與國際性藝術活動，也漸成常態。而近年來跨國合作的案例，從小劇場到主流劇場，從合作演出到文化政策交流，台灣多是國際間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因此，台灣的表演藝術界在未來國際交流平台建立的基礎上，由於政府的重視與民間的實力，已是具備了相當的發展可能。

貳、參訪重點

在參訪哥本哈根及倫敦的短短一週內，從與不同單位的對談中，我們除了是要挖掘更多國際合作的伙伴與計劃，更重要的是在於確定我們未來深植實力的重點與可行方向。

在哥本哈根的行程中，本人的工作分爲：

一、口頭報告：

以「亞洲及歐洲創意產業」的五項主題各自就台灣及丹麥的情況交換資訊。

二、專題會議：

將上午的口頭報告主題延伸爲五組分組座談。「文化交流平台」組，主要參與者有：

平珩、黃文英、楊同慧、曾瑾瑗

Hans Christian Gimbel (Communication co-ordinator, Artistic Direction,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Theatre)

Katrien Verwilt (Program co-ordinator,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Theatre)

Rui Hassenkam Serzedelo (Program co-ordinator, Images of Asia, Århus Festival)

Rikke Nagell (Festival co-ordinator, Images of Asia, Danish Center for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進行方式爲各人先就工作背景自我介紹，再就文化交流平台的個人感想及問題進行討論。重點如下：

1. 台灣與丹麥以往交流不多，因此對彼此的瞭解相當有限，在進入文化交流主題前，丹麥代表對台灣的政治情況、與大陸的關係，媒體對文化的支持狀況等基本訊息，表現相當興趣。平時一般可見的媒體報導顯然與現況有相當差距，如何有效提供持續性的資訊，應是涉足國際交流不可缺的基本功。
2. 政府間的交流活動可能多較爲保守，民間的活動應可創造更爲活潑的內涵。
3. 以台灣「小亞細亞戲劇／舞蹈網絡」及丹麥即將於八月舉辦的「Images of Asia」活動爲對比，就跨文化交流時在語言、藝術品味及製作選擇等面向的思考及問題交換經驗。

4. 跨界及跨文化計劃，是發展新的可能性的最佳途徑。但在活動交流之外，是否一定應有教育課程以利活動深度發展與瞭解，並可協助文化多元性的建構。
5. 除主流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外，前衛藝術的交流應是同等值得重視。不同的藝術交流活動，應有各自的重點。
6. 交流活動所最重要的經費，是否應從「捐贈」改為「投資」的概念。
7. 交流活動可自工作坊、專案研究、訓練計劃中增加彼此的認識，並發展出適當的合作伙伴。
8. 透過合作可尋找到最合適的工作方式，從交流中找到自己的獨特面貌。

三、分組參訪：

1. 丹麥設計中心 (Danish Design Center)

成立於 1978 年，藉由工業貿易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的支持逐步發展。2000 年 3 月位處市中心、四層樓的中心建築開幕，八千萬美金的建築費用半數由政府提供，半數自籌。在極為開闊的建築中，包含丹麥設計產品的歷史及展示、主題作品的發表展場、舉辦相關研討會的會議室、及產品及出版品銷售處及咖啡廳。

目前主要工作為顧問、出版、教育及主辦比賽，並主導丹麥的設計政策。由八人組成的委員會，每兩年改選一次，著重開發創意工業的各種層面，建立對話、教育及設計知能的平台。

2. 國際創意中心 (ICIS,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由國際平面設計學會創辦的 ICIS，將於 2004 年開始運作。位於哥本哈根北邊約一小時車程的 Hombæk，是一個面湖靠森林、極為寧靜的古老農莊。提供為創意專業人士—業者、設計者及政策制定者有關未來趨勢的教育課程。短期、密集、主題式的課程，希望能藉創意的教育、溝通、知識與體驗，從最新的理論、方法、工具及技巧，激發出新的思考、生活及工作模式。以關懷環境、經濟與人類福祉的前題或許很理想，但重視創意產業未來的影響力及發展，值得我們注意。目前很少有亞洲的學員參與，更從未有來自台灣的學員，如何進一步瞭解、如何發展長期互訪計劃、如何成為交換資訊的合作單位，均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3. Kontrapunkt 設計公司

由 Bo Linnemann 領導的設計公司。自 1D 所代表的與客戶的溝通及專案管

理、2D 的平面設計、3D 的空間設計發展到 4D 的多媒體。近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近年來以不同形象的「皇冠」為丹麥的主要政府機構設計 logo，成功地將原本只代表王室的皇冠轉成為整體國家形象的代表，既保留了丹麥傳統的文化，也在各種變形的皇冠中，註解了民主發展的象徵。

反觀台灣，如何找尋代表台灣「品牌」形象與內涵的國家視覺象徵，不僅是自我定位的確認，也是創意原創精神的呈現。

倫敦的行程與交流進行方式，與哥本哈根有所不同，分項敘述如下：

一、口頭報告：

在 Channel 4 電視大樓，由倫敦當代藝術中心 (IC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主辦，就台灣表演藝術現況及此行展望做報告。

二、小組會談：

主題：文化交流平台與合作

對象：1.Kim Evans (Executive Director of Arts, Arts Council of England)

2.Holly Donagy (Strategic Relation Officer, London Arts)

重點：

1. 有關委員會(Arts Council)組織及服務內容

原本英格蘭地區依地理位置分為十個委員會，各自有不同的補助計劃及申請日期，在中央鼓勵組織現代化的要求下，經過大規模重組合併後，重新組成單一委員會，下設 10 個分會，不僅每年省下二千萬英鎊的人事費，可將經費補助投入更多在計劃本身。補助項目則由原本的 110 個計劃，改為五項重點：

(1) 藝術家為重—以往以藝術機構為主體，2003 年起優先考慮對藝術家的支持。除直接以補助經費、協尋工作場所及工作時數、設備及國際交流的機會外，並有訓練計劃、立法的改善或提供貸款經濟發展支助等間接協助。

(2) 藝術組織

主要支持非營利、常設性藝術組織，為使成為提供藝術發展的良好基礎，將補助的重點評估放在組織的健全，以及在藝術創意與實驗的領導地位。為使政府的投資做最大的發揮，將以互信的方式，共同研發促進多元文化的未來目標，並提供訓練課程，以便創造更多文化經理及領袖人材。

(3) 多元文化

認定藝術可以提供發掘異己的空間，藉由瞭解與容忍，將可分享多元文化所帶進的豐富觀點與價值。除了更為鼓勵多元文化的創作外，更要主動創造更多機會。

(4) 教育與年輕一代

支持藝術教育的各項活動不僅持續進行，更將成為主力補助重點，以使年輕人成為創造下一波藝術的動力，並希冀發掘更多合作的伙伴組織。

(5) 藝術環境的成長

為使更強調與宣揚藝術在人類生活中的價值，將結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環境衛生、教育、工業等各部門，共同就建全文化環境及文化環境的成長而相互合作，開發新的藝術資源。

在 2003-2006 的計劃中，明列將達成的 12 項指標為：

- (1) 認為藝術在生活中扮演重要地位的人士增加。
- (2) 參與藝術工作的少數民族增加。
- (3) 直接接觸專業藝術的學生人數增加。
- (4) 英國在世界藝術界的名聲提昇。
- (5) 受贊助的組織在經營方面有具體的改進。
- (6) 受補助的藝術家的經濟有所成長。
- (7) 文化機構在演出者、觀眾及工作人員的背景更加多元。
- (8) 更多教師、保健專業人士、假釋官、青少年、社工在工作時運用到藝術。
- (9) 藝術圈感受到委員會擴大補助範圍，並支持新的及發展中的藝術形態。
- (10) 藝術圈感受到委員會更加有效地支持藝術的價值。
- (11) 委員會的工作富有創意及價值。
- (12) 在有效推廣藝術的價值後，政府的預算有大幅的增加。

2. 委員會的委員計有 15 位，每三年改組一次，除推舉之外，並可由具實務經驗的地方人士自我推薦，最後由中央任命。平時每年計有五次會議，計劃項目先經由地方討論，再推舉至中央定案。而屬於分會的倫敦，也有代表倫敦地區的委員會，同樣是 15 位委員，每二個月開會一次。
3. 倫敦分會的工作重點略有不同，如：開發新的藝術成長領域、發展創意產業的結盟組織、增加國內及國際藝術市場、鼓勵國外工作機會、舉辦國際視覺藝術大展、決定是否申辦 2012 年奧運等。
4. 可能合作的國際交流計劃—接班機(Connecting Flights)：

由 10 評選小組選出落實多元文化合作的計劃：如倫敦與新德里建築系的學生共同探討臨時住屋的新模式、紐約布朗區及倫敦東區的數位藝術學生共同發展具多元文化定位與族群的網路、倫敦的藝術家與多元文化族群共同發展具國際視野的形象、以寫作串連世界各地的計劃等。各項計劃成果再以論壇方式與各界分享，以探討出藝術、乃至於世界公民的未來政策。

5. 藝術委員會主管英國國內相關的計劃，國外計劃則由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負責。
6. 結合英、法藝術家交換計劃目前已由文建基金會負責籌劃洽談中。

三、參訪行程：

共計拜訪了創意產業顧問公司 Innovative UK、位處新開發成為藝術設計的 Hoxton 地區的 Somethin' Else 視覺設計及 Digit 廣播公司、結合藝術與教育新社區劇場 Hampstead Theater、倫敦泰晤士河南岸重建計劃之一的泰德美術新館(Tate Modern)、四十年來首座以舞蹈教育及演出為主的新拉邦中心(Laban Center)。

參、結論與感想

一、在基礎建構上：

1. 篩選參訪單位，依國內發展重點，共同策劃未來計劃，從案例研究、工作坊、研討會中提煉出交流策略。
2. 國際文化交流除經研究、討論釐清重點後，並設定檢視的指標。
3. 持續提供國內文化環境的簡明資訊及計劃重點，讓國際友人隨時瞭解國內文化動態及未來計劃。

二、國際交流合作計劃上：

1. 鼓勵策展人建立與各項國際藝術活動長期合作的計劃，從主流至前衛、從專業至年輕藝術家作品均應可涵蓋。
2. 透過與合作伙伴的長期合作，如此行的 DCCD 及 ICA，尋找更多被推薦的合作單位。
3. 表演藝術團隊應不再只是演出的交流，而應更注重開發藝術創新模式與長線的合作。
4. 國際性演出團隊演出之外，並可負起收集主辦單位、活動策劃等行政資料，以便累積成為日後參考。

三、值得重視的可能方向：

1. 創意的產生與產業發展的連結—

表演藝術從創意產生到執行，已具相當實務經驗，是創意產業頂端的頭腦，如何創造與產業間的聯繫，如何讓產業界重視創意，而非只是產品技術層面的精進，應是努力的目標。

2. 教育的影響力—

從許多單位對教育及在職訓練的重視，看到教育計劃在創意產業的影響力，也唯有重視教育，從根本做起，方能促成創意產業的長遠效果。

3. 亞洲中心的建構—

以台灣官方及民間同樣重視表演藝術多樣性發展的歷史來看，台灣未來可發展亞洲文化資訊與資源中心，開創亞洲與歐洲間的跨界合作與對話，累積在研究、人材培訓、文化政策、文化交流策略等議題的探討與記錄，以建立更多元的互動渠道。

『Facts on Film — 台灣 / 丹麥 / UK 電影現實概況』

發表：黃文英（台灣電影文化協會 執行長）

I. 參訪行程摘要

A 電影組 丹麥行程摘要

1. Danish Film Institute:

The Danish Film Institute 為掌管丹麥國家電影級決策機構，庶務範圍包括制定、落實各層級的影像教育、電影投資、貸款及協助每一部電影的後製作等。

Mr. Lars Feilberg (Director Head of Department/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仔細向我們解說，丹麥的電影法及廣電法一直是相輔相成，這使丹麥有很完整的影像政策、各項配套措施的執行成效，以及良性循環的影像產業投資與製作環境。丹派政府自從 1998 年以來，每年加編約合兩千多萬美金的預算，主動投資國內影片，經審核評估後的數量約 25 部，他們經長年試驗下來，已經累積很完整投資方式、審核制度及跨部門的整合模式，很值得台灣參考。此政策將歸納於后。

這五年來，政策執行的效果使丹麥國片的數量增加，且國片市場保有率保持 30% 以上，這是全歐洲第二大（僅次於法國）在本國市場佔有率的最高紀錄。

2. Nat Film Festival:

會晤對象：**Mr. Kim Foss**（影展執行長，**Nat Film Festival**）、**Ms. Elisabeth Rygaard**（電影導演，已執導 20 部的丹麥片）

Nat Film Festival 是全丹麥最大的電影節，每年影展期間，各城市約巡迴兩星期。

策展內容約 140 部影片，除國片之外，還有非常多元的國外影片專題，包括中東、亞洲（特別是印度、韓國）、拉丁美及非洲各國的影片。這些影片於哥本哈根結束後，接著巡迴其他城市。當我們向他們提及文建會的「國民戲院」計劃，雙方亦同意將來在很多方面可以資源與訊息共享。他們對台灣影片非常陌生，希望我方得多提供一些台灣影片資訊，作為他們未來政策規劃方向，更可介紹許多「多元文化」的影片給丹麥民眾欣賞。

3. Spor Media：

Spor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主要金援來自：丹麥外交部、DCCD、教育部，以及 **Danish Film Institute**。

這是一個非常有理想的組織，專門做一些將多元文化的影片內容深耕至各學校的任務及教材編纂，他們有專門人員參加國際各影展選片，並推薦給 **Danish Film Institute** 集體購買 **Video** 公映權，並集中分發至各學校圖書館，使其各級學校有更多元的 **Video collection**，且學生還能自由借閱。他們近十年來專注於拉丁美洲及非洲影片 **Video** 收集與推薦，並編制教材，選片方向大多集中於具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議題的影片，紀錄片則佔大多數。

B 電影組 英國行程摘要

1. Innovate UK:

Innovate UK 是有完整的創意服務策略的組織，充分利用數位科技作為創意工具，並整合各領域人才（畫家，**Graphic Design**，**Digital Artists**）能在短時間內提供客戶高效率的創意服務，包括品牌、視覺設計。**Innovate events** 在 UK、歐洲、澳洲等共有 29 個分支機構，最近針對華人市場，考慮在上海或北京設立 **Innovation center**；除此之外，這家公司將這套高效率的創意策略用來培訓內部專案經理人才，主要是針對內部員工訓練（約三年），近來計劃將這套方案授權給主要合作客戶，並收取授權費用。

2 .ICA—Film Division：

拜訪 **Division Director Mr. Jean Jiles**。他很詳細解說 **ICA** 的策展方向與影片行銷宣傳計劃，**ICA** 也每年編列預算購買影片的英國發行版權（稱為 **ICA Projects**）

ICA 希望能獲得更多台灣新一代導演的資訊，並積極收納台灣新一代創作者的影片；希望能透過策展或是專題的模式在 **ICA** 映演，並願意將他們定期的策展內容提供給台灣。正好文建會 2003 年「國民戲院」計劃內容中的「這個夏天刮「台」風」影展，內容包括 20 部近三年來台灣賣座較好的新生代年輕導演作品，目前已有新加坡、加拿大蒙特羅（**Montr éal**）、法國等有興趣邀展，可達到透過電影來行銷台灣文化的目標！

3. B.F.I.及 N.F.T.:

透過 ICA 聯繫，拜訪 B.F.I. (英國電影學院 British Film Institute) 及 N.F.T. (國家電影院 Nation Film Theatre)，並建立聯絡窗口。Mr.Hilarg Smith (NFT 的 Deputy Head 兼節目規劃經理) 概略地解說英國電影的組織架構。

B.F.C. (英國電影委員會 British Film Council) 為掌管國家的電影、廣播及電視事業，並管轄 B.F.I.及 N.F.T.，每年約有五千萬美金經費可統籌運用(部分預算來自樂透彩收入)，預算分配餘電影產業投資，包括相片、教育、影音相關產品，並編列固定經費給 B.F.I.及 N.F.T.的年度運作。

II. 考察 / 建議摘要

1. Facts on Film - 台灣/丹麥電影現實概況:

以現代資訊及人際網路的發達，要取得並整理出世界各國的電影政策並不難，要做出各國的電影政策的分析比較報告書，且理出一套符合台灣的電影政策或準則，似乎也只是人力與時間的研究問題，亦不太難。

可是很多不難的問題，為何在台灣執行起來就是困難重重？許多專家學者近二、三年來，多所針對台灣的電影環境現狀討論，而且出版過很多研究報告，尤其加入 WTO 之後，影音商品門戶洞開；此外，包括澳洲、英國、韓國……等國的電影政策研究、電影委員會組織架構分析研究、各類委託研究報告書，於電資管都有存檔。可惜，到目前為止台灣還提不出一套完整的電影策略，用來改善台灣電影低瀾的慘狀。

更別提跨部會的整合及融資、保險、節稅等配套措施，目前只能感嘆我國的政治人物，常常對政治經濟議題可頭頭是道、長篇大論，對文化議題卻興致闕如，只停留在找藝文大老編撰文化白皮書的階段。電影作為文化產業重要的一環，期待我們的國家能重塑優良的大環境，讓電影文化真能轉為「文化財」，不用再汲汲爭蝕「輔導金」！

以下就台灣電影整體市場大環境提出觀影人數的數據分析。

台灣地區戲院表

地區	戲院數	放映廳數
台北市	41 家	165 廳
高雄市	22 家 (位於 8 家影城內)	62 廳

其他地區	98 家	417 廳
全台總計	161 家	644 廳

台灣地區國片/西片觀影人數對照表

年度	國片 (包括台灣、香港、中國影片)		西片	
	部數	總票數(人)	部數	總票數(人)
79	263	8,530,265	271	12,500,991
80	211	6,060,041	273	9,909,586
81	237	8,329,744	268	8,890,555
82	207	5,964,319	222	11,209,688
83	158	3,275,989	219	10,171,361
84	165	2,160,169	249	11,373,913
85	108	1,386,862	252	12,484,110
86	113	880,423	249	12,820,473
87	85	460,909	290	14,082,879
88	103	450,041	231	10,264,197
89	75	272,808	212	10,321,848
90	56	443,507	172	8,901,385
91	38	382,699	209	9,623,915

資料來源：台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工會

※表格歸納分析：

- 由上表可明顯看出 10 年前(民國 81 年以前)國片與西片的觀影比重約 2/5 與 3/5，相較並不太懸殊，甚至在 81 年度國片與西片的總票數比重幾乎是均分的局面(50% 與 50%)。
- 西片的部分很平均，皆維持在 200 部上下，反觀國片是由 263 部逐年遞減至 91 年的 38 部，這其中還包括香港及中國片。
- 由 91 年度的國片/西片的觀影人數的比重為 3.8%與 96.2%，且 3.8%中有一大部分是香港片及中國片。
- 西片的觀影人口有下滑的趨勢，約減少 10~15%的觀影人口，但不若國片明顯。

2. (Dogme95) —道格瑪宣言：

對台灣而言，丹麥一向很陌生，且少有學者提及丹麥的電影策略，我們常常提到法國、韓國、澳洲或英國創意產業成功例子，卻少觸及丹麥。

作為電影界人士，我們熟知 1995 年以拉斯·馮提爾為首的丹麥電影導演，發表了一份道格瑪宣言(Dogme95)。這份宣言發生在丹麥—這個高科技高度發展的後資本社會福利主義的國度中，宣言的重要性在於：對丹麥在高度資本主義運作下所產生

的審美品味、藝術觀、價值觀，進行一場反思與批判，不但激發了電影創意的蓬勃與多元，而且最重要的，是丹麥政府亦迎頭趕上這局面，並開創出一個適合影像創意滋長、人才崛起與投資的大環境，他們的電影官員很驕傲地指出丹麥本土影片自 98 年以來以平均 33% 的本土票房，是歐洲僅次於法國電影市場外，擁有的最高本土國片市場。

3. 丹麥電影政策：

此次有機會到丹麥交流，並建立與 **Danish Film Institute** / 電影製作暨投資開發部門的聯絡窗口。讓我們對丹麥政府規劃完善的電影環境有淺略的了解，尤其是電影投資制度與跨部門整合這部分，丹麥政府官員的思考模式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鏡學習之處，掌舵者對整個專業方向的拿捏，腦子很清楚，一旦做成決策，便有落實的決心與獨排眾議的肩膀。丹麥電影政策重點歸納如下：

- (1) 鼓勵公司企業投資影像製作減稅優惠、相關配套、法則落實。
- (2) 政府與企業共同投資影片，回收之票房企業優先回本。因電影的回收是長期的。回收金由企業先 **recoup**。
- (3) 透過電影法與廣電法的重新整合（1998 年），主要是針對丹麥本土製作出品的影片，國家電視台一定得購買電視版權。使得許多影片的開拍，甚至是因為先賣了電視版權，而有了前製金，且降低了影片投資風險。
- (4) 丹麥政府很清楚本國影片市場要活絡，基本的影片量要足，且創意要多元。1998 年以來所編列合約兩千萬美金的投資拍片預算，最少每年投資片數不得低於 25 部影片。分為三大類別：

a. 製作成本高（約五百萬美金以上）的主流劇情片類：

相對投資比例約 **15%~20%**，因這類影片有卡司，有名導，相對容易取得國外資金，所以投資比重不高，但投資金常能很快回收，屬保本型。

b. 藝術類創意取向型：

相對投資比例約 **40%~60%**，此類型為年輕導演的新片為主，製作 1~2 百萬美金。立場為發掘更多有潛力的影像創作人才，讓影片的類型更多元，所以相對投資的比重較高。

c. 短片 / 紀錄片類

經審核通過的劇本，相對投資比重不低於 **50%**。

上述三類的評審，至少 2~3 年一任，且每一類只有一位評審，全權審核。評審的產生由委員會共同推舉。雖然只有一位評審，但相對責任重大，評審標準得

特別謹慎。因其掌握了整年度本國影片的多元風格，並會在製片上多方整合資源，協助影片的製作。丹麥電影學院本身對審核過後的影片，在各個製作層面提供很完善的協助，尤其是後製作剪接、混音、沖／印片的輔導。

4. 觀察淺見：

在此次丹麥與英國的各向交流與訪問行程中，歸納出一些觀察建議淺見與心得，希望有助於台灣的電影或數位影音產業若要再起或提昇：

(1) 成立「Asia Film Fund」電影投資基金：

以投資台灣導演或有口碑的製作公司為主，但投資的眼光與製作的類型應不侷限於台灣，而是放眼整個華人甚至是亞洲市場，累積跨國合作的經驗。此創投基金的加速整合將有助於擴大國片市場，以及本土影片數量的提高，對國片的票房提昇才會有助益，票房累積的資金才會回流於拍片，形成一個健康的投資環境，同時也讓許多新一代的電影工作者能持續拍片，技術人才不至於流失。

(2) 國片有必要重新塑造形象與行銷包裝：

觀影人口集中於年輕族群，新的行銷包裝有助於國片跳脫長期的刻板印象。

(3) 成立「Taiwan Film Council」或「Taiwan Film Commission」：

將掌管電影事業的層級重新架構，讓具有國際觀且對影業各層面有專業見解之人士領導。

(4) 成立「National Film Theater」國家的電影映演空間：

一個實體的映演空間如 Danish Film Institute 及 British Film Institute，皆有直屬的國家電影院，一個開放的都會影像空間，提供具有多元化的影像內容，藉由影像可形成一些正面的風氣，無形中可產生開闊的視野。

(5) 電影產業人才的教育培訓：

不管是透過學術的正規教育養成，或直接進入電影職場的師徒訓練管道，培訓有眼光的製片人、具創意的編劇人才、發行宣傳人才、電影創投基金管理人才（須具備對電影生態熟悉之專業人士，非一般 MBA 的企管人才）、專業策展企劃人，尤其是著重於培養熟悉 New Media 跨界合作的策展人，因為電影為影像創作的火車頭，本身就是結合許多跨領域的藝術工作者。

III. 需政府單位回應事項

1. 我們可否參照韓 (K.O.F.I.C)、英 (B.F.C)、澳 (A.F.C)、法 (C.N.C) 等國的电影政策，成立「Taiwan Film Council」(電影政策委員會) 職掌電影、電視事業？
2. 我們都知道：新聞局的電影處之後會併入由文建會或文化部管轄，但「電視」這一部門卻仍在新聞局，這種規劃似乎不符合國際現實趨勢，將來 **film law & Media law** 的整合，勢必造成跨部門的溝通順暢問題，且有礙國家整體影像政策的規劃與運作。例如，法國及丹麥的電影政策中規定，只要本國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國家的電視台一定得購買版權並於重要時段中播出。試想：在電影部門整合至文建會前，電影法與廣播電視法是否有重新修訂的可能性？上述國家的作法有可能在台灣實現嗎？
3. 請預測立法院將於哪一個會期通過「電影產業」併入文建會？「台灣文化部」何時成立？掌管電影的層級可否提昇至「Film Council」？相關部會何時可制定出一套「電影製作融資暨保險方案」？

(四) 創意產業管理教育

1. 報告人：吳靜吉 (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薛保瑕 (台南藝術學院教授)

「文化創意產業管理教育—丹英兩國考察報告」

發表：吳靜吉 (學術交流基金會 執行長)、薛保瑕 (台南藝術學院 教授)

一、前言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首要條件就是創意人才及其作品、產品或服務，我們第一個要問的問題是，台灣到底有沒有創意人才或創意作品？在這次考察團成員中，共有四個創意人才的作品公開呈現，外國的觀眾對這四個作品的反應，的確讓我們對台灣的創意產業產生莫大的希望，這四個人的作品雖然都已經國際化，但如果是在丹麥、英國、美國或韓國生產製作，它們一定可以產生更高的產值，事實上這些作品都是生於台灣、長於台灣的人才之創意結晶，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會是這樣？在眾多可能的答案中，我們認為文化創意的概念及其重要性在台灣尚未生活化，也因此不易產業化，這至少包括三個問題：

- 第一：享受文化創意產品是否已經成為大眾消費行為中的生活風格？
- 第二：影響文化創意是否能夠產業化的守門人，包括決策者、投資者以及文化藝術工作者，是否對文化創意產業具有正面的認知並採取創新的行動？
- 第三：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管理人才？

我們這個小組是在「台灣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時，因為不夠，所以需要更多優秀的管理人才」的前提下，希望透過這次的考察提出值得參考的文化創意產業管理教

育的一些建議。

二、報告的依據

我們這次的考察交流活動包括：

行前閱讀書面及網路資料。

兩國代表一對一的演講。

小組對話座談。

體驗考察並對話座談。

考察團成員每日經驗分享。

考察團成員個別意義建構並撰寫報告。

呈現作品並舉行公開座談。

個別正式或非正式訪談。

回國後消化反思。

三、考察交流的結果或發現

(一) 丹麥

丹麥文化部於 2000 年出版丹麥創意潛能——文化與企業政策報告 2000。

丹麥的創意產業項目包括：音樂、劇場、書籍、藝品貿易、電影/錄影、平面出版、媒體、廣電、建築、設計、玩具/娛樂公園等十項。

在十三項具體的行動計劃中，(1)音樂管理教育(Music management education)，(2)產業領袖與藝術領袖接觸網路(Contact network between leader of industry and the arts)和(3)文化創業之創新環境(innovation, milieus for cultural entrepreneurs)三項和文化創意產業管理教育有直接的關係。

有趣的是後兩者均由 The Kaospilots 發展部門提出的，而且都重視環境脈絡對接觸網路建立和創新環境之影響，因此由文化部在設計、藝術學院、管理學院和產業密集的中樞地段租用大樓委由民間成立。

丹麥政府面對全球經濟的危機，試圖改變產業的結構，推動以高科技協助產業的轉型。其執行方法除在教育方面擬定相關政策之外，並與工會合作，例如在設計產業方面則經由工會推動企業晉用設計者之政策，以強化產業的藝術性。針對設計者面對創意產業的訓練，在教育方面則以下面四點為考量：

1. 連結產業
2. 銜接歐洲教育體系
3. 研究相關之論述
4. 結合其他小型學校，共同加強開發產業教育之品質

丹麥設計學院(Danish Design School)

該學院為培育學生面臨廿一世紀的挑戰及新現實的改變能力，規劃『藝術與產業』

和『藝術與文化』作為學門的核心，期培育出更具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及藝術行政工作者，以建立文化產業與藝術交流的平台。

其方式以長短期的課程：

增加藝術家商業的專業常識，以備其未來走向管理專業之所需。

引導商業界的人士接近藝術，並以開發與藝術合作的方案為導向。

亞洲形象(Image of Asia)

丹麥文化發展中心(Danish Center for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DCCD)推動之『亞洲形象 (Image of Asia)』專展，將於 2003 年 8 月 8 日在丹麥五個不同城市舉行，此為該國繼『世界之形象』、『非洲之形象』後第三個國際展演計劃。『亞洲形象』專展，期以亞洲人之不同形象激發西方人對亞洲進一步的了解，並計劃以影像、聲音等不同的創作媒材，將展現之主題陳列於美術館、建築物之外觀，或日常生活之場所等。同時期丹麥將舉行一年一度的音樂博覽會 (Music Festival) 預期約近 40 至 45 萬人參與，專業工作者及義工約有一萬人。

The Kaospilots 學院

該學院自 1982 年從街頭少年的先驅方案 (Front Runners) 中轉換為 3 年制的文化創意產業管理教育的學校。強調 (1) 理論與實務、(2) 全球與本土、(3) 內容與形式互相平衡的 (A) 「專案管理」，(B) 「創意歷程管理」和 (C) 「創意產業」三者並重的教育模式。The Kaospilots 學院每年以收 35 個學生為主，並以創新及實驗性之教學目標，擬定藝術與產業的專案計劃，引導學生開創新意且強化其社會責任為訴求，以培育專業創意產業管理人才。面對創意產業的現狀，該校以下列四點為考量：

如何在全球化之情狀下提昇自我的競爭力。

結合各方最強的資源，以強化創意產業。

加強自我的創造力，以面對這場才能的戰爭。

強化居民之連結以發展具創意性的都市。

(二) 英國

育成中心 (Innovate Centre)

該中心為以諮詢及承辦企業界的投資方案或組織改造為主。位於倫敦市中心，週遭亦有藝術及商業等相關學校。目前該中心已於世界各地成立 29 個分部，加入不同國度之創意產業之推動。該中心除了擁有團隊創意思考領導人和即時使用媒體技術管理知識專家以外，亦聘有視覺藝術及影像藝術工作者，以提高承接方案的視覺語言。其員工不定期的調往不同國家之分部，以提昇其員工對不同文化環境之認識，並加強工作人員於跨領域學習之創意。每個案子因需要可隨時從附近大學、藝術學院或其它領域專家的人才庫中邀請適當人選參與團體創意思考，該中心設置的理論基礎是「快速有效的團隊決策歷程或創意解決問題之歷程深受空間安排，科技運用與團

隊創意引導之交互影響。」他們多年來的實際運作已驗證了此一理論。

倫敦當代藝術中心（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s, London/ICA）

該中心除開設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及產業管理之相關課程外，並設有畫廊、演藝廳、書店等，發表具創意之藝術作品，並以具前瞻性之當代藝術之探討為展演之主要焦點。該中心投入創意產業的方式，以提供不同領域之藝術工作者擴大參與社群的方向為主，如協助具視覺藝術工作背景的人設立畫廊，表演藝術工作者設立自己的表演藝術公司等，促使專業藝術工作者邁向社群，並開發市場。該中心表示願針對台灣培育人才之計劃，提供 6 週密集的創意產業管理教育之課程。但希望能先以訪問台灣或參與台灣舉辦相關議題之座談會為第一步，以充分了解台灣此培育計劃可能參與之所需，進而規劃學習課程之內容。

ICA 為創意產業界的文化藝術和產業界創意人才成長而成立的俱樂部，和丹麥的「產業領袖與藝術領袖接觸網路」計劃大同小異。

倫敦大學英皇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

該學院向政府申請專案，聘請專員協助開發創意產業管理教育。該校以長短期不同的學程培育創意產業人才，如藝術行政管理人才、表演藝術管理人才、服裝設計管理人才等，並強調跨領域的結合。該校已與 ICA 共同成立文化與創意產業管理碩士學位，座談中該校表示願規劃短程密集學習課程，提供台灣培育創意人才之所需。

倫敦學協（The London Institute）

該學協是在英國教育就業部的鼓勵下整合五所小型學院（Chamberwell College of Arts, 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Chelse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London College of Printing）之方式成立，並鼓勵跨校跨領域之學習。

London institute 特別成立「專業創業中心」，培養具有潛力的創意人才，選出其中具有成功可能性的計劃並協助完成。該中心(1)提供適合創意人才發展的「空間條件」，(2)找尋適合的「管理人才」、(3)「結合創投」、(4)協助「發表成果」，(5)協助「行銷規劃」，並(6)追蹤「後續發展」。同時，針對有意創業的人，也成立「創意創業中心」，協助有意創業者找到有潛力的人才和產品，並且給予創業協助，London Institute 以及這個中心都在企業和藝文中心，儼然形成藝術特區，且已成爲創意產業育成中心的重鎮。

四、建議

（一）根據丹麥的考察發現提出的建議

丹麥政府藉由政策的擬定，建立設計業者與產業結合的平台，及其與其它相關組織結盟之方式，皆可進一步了解與參考。

文建會、教育部、經濟部或其它相關單位可以擬定一個人才培育計劃赴丹麥在亞洲形象的活動中實習。

人才培育之計劃以跨領域整合為訴求，參與者除有機會觸及創意產業之相關理論之外，並可藉由實際參與計劃執行中加強學習成效。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無可避免將涉及不同領域相互結合之事實，此計畫之推動除可強調「整合」之概念外，應同時可培育出更具國際視野之人才。

推選出之 10 人宜於回國後共同合作一個方案，並將其所學進一步提供給更多的藝術工作者了解。

丹麥亞洲形象策劃組將進一步提供兩個半月學程的內容，並與 The Kaospilots 學院合作開設創意產業管理之課程，及參與亞洲形象專案規劃、推動、生產(與藝術院校或藝術工作室合作列印之影像作品)、活動執行的實際操作之學習。亞洲形像舉行的同時，丹麥將舉行一年一度的音樂博覽會約近 40 至 45 萬人參與，專業工作者及義工約有一萬人，希望此十位推派的人選同時參與此節慶，並進一步學習大型博覽會承辦的方式，及鼓勵民眾以義工參與此類活動的推動流程與方法。

文建會可以考慮委託大學商學院、藝術學院、產業界等合作成立創意產業管理人才之 EMBA 或學程，在職證書等長短期培訓計劃。以 Arhus 地區的 2 年證書教育計劃為例，是由音樂學院和商學院兩個不同性質的學校：

(1) 配合 The Kaospilots 學院的「人際關係發展」，「創造歷程」和「專案管理」經驗。

(2) 且邀請「音樂產業界」合作設計課程並擔任教學工作。

這個管理人才教育模式值得參考。

亦可委託民間機構辦理密集訓練班。

借助 The Kaospilots 學院的經驗：

(1) 可與 Kaospilots 合作交流在台灣成立專為街頭或社會邊緣但有創意的青少年，成立類似 Kaospilots 的學校或學程或證書班，培養文化創意人才。

(2) 鼓勵大專院校提供 Kaospilots 的另類教育模式培育人才。

選派(創作者+管理者)團隊到丹麥參加 Kaospilots、音樂管理、innovation entrepreneurs 等實際工作，回台後與大家分享並提出可行性計劃。

鼓勵台灣、丹麥創意和管理人才共同開發產品，並付諸實施。

在台灣成立文化創意育成中心和藝術家企業界俱樂部。

(二) 根據英國的考察發現提出的建議

1. 倫敦育成中心以倫敦為首，擴展 29 個分部的方式值得參考。

2. 台灣藝術院校培育的人才，未來如何和類似育成中心合作之機制，則可進一步了解與參考倫敦育成中心之推動模式。

3. 倫敦當代藝術中心與倫敦大學英皇學院皆願意提供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育之相關課程，待課程內容提出後，可進一步評估。這種跨校、跨領域、學術、藝術、NGO、產學合作模式值得學習。

倫敦當代藝術中心於社區中扮演類似文化中心或社區大學之角色，其與倫敦大學英皇學院、倫敦學協皆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此合作發展的方式，可進一步參考。為培養創意產業人才，建議教育部參考 London institute 經驗，整合小型學院，便利

發展創意產業。例如 London institute 有五個小型學院，整合之後可以減少行政費用、共享教學資源，學生可以跨校和跨領域選課，老師也可以跨領域教學，並且結合各校不同的專長，組合成包含不同創意產業相關產業鏈知識的學程。

最少也要突破學校的系所界限，讓可以互補且有意願的學校和系所結合，例如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和台北藝大、陽明大學已經實施的跨校跨領域模式，這樣便可提供較完整的訓練和課程內容。

建議文建會、經濟部和教育部等部會委託國內大學開設創意產業學程或短期訓練課程，不論是否授與學位，其中應包含學生短期赴國外學習，和邀請國外學者專家來台授課或舉辦工作營。

建議文建會、教育部和經濟部等部會仿效 London institute 成立「創意產業專業化中心」，培養具有潛力的創意人才，選出其中具有成功可能性的計劃並協助完成。該中心應該提供（1）適合創意人才發展的空間條件，（2）找尋適合的管理人才、（3）提供貸款或鼓勵創投公司協助發表成果，並且（4）提供行銷規劃，並（5）追蹤後續發展。同時，針對有意創業的人，也可以成立「創意創業中心」，協助有意創業者找到有潛力的人才和產品，並且給予創業協助。

未來成立創意產業育成中心可以 London institute 和 Innovate Centre 為例，考慮提供適合且足夠空間環境，可以發生各種交流活動，同時也要具備滿足創意人需要的機能。中心最好座落在充滿創意產業環境或支援系統的城市或特別的地方，並且建議可以透過閒置空間再利用，甚至購買私人空屋再提供使用。

創意人才的培育必須要從實做中學，並且要組合創意產業和創意管理人才等共同完成計劃並且實踐。這不僅是英國和丹麥推動創意產業的有效做法，也是其它歐美成功的地方。可以效法「研華基金會」TIC100 的做法，大力推動創意產業競賽，鼓勵科技、管理、行銷等人才組織團隊，研擬具有創意的產業計劃，透過比賽後再協助取得資金，鼓勵付諸實現。

文建會可以委託大學推動創意產業人才培訓，提供短期訓練或學程。當然如和 Kings College 的合作是很好的例子，Kings College 提供精選的課程協助訓練人才，台灣可以選派具有語言能力和已經具備足夠技術條件年輕人前往學習，並且從實習中取得經驗。

尋找國際間好的創意產業發展機制，選派人才出國學習，而不只限於此次考察的英國和丹麥。例如（1）韓國文化部設立的「韓國文化內容」機構（KOCCA），專司協助文化產業工作者運用本國文化特色發展產業，或是如（2）美國的影視訓練、多媒體、教育和經營機構、音樂管理、藝術經紀、軟體設計等，都值得進行研究，再派人前往了解學習。

利用華山特區場地成立「創意產業育成中心」和「藝術創意和產業人才接觸俱樂部」，從事對話交流、分享合作，這是最好的非正式教育方式之一。

五、後話

丹麥的創意產業之發展是有其歷史根據的，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出版童話故事只是企圖贏得後代的心,意思就是說,在兒童書籍市場快速成長中賺錢,並且與同樣擁有聰明觀念的人競爭」(John de Mylius 2000),也許這就是丹麥政府和民間在因應全球經濟危機的過程中,嗅到創意產業的香味時,立即投入創意產業,連創意產業平均發展的英國都不得不為丹麥的設計產業鼓掌。

Howkins (2001)在他列舉的 15 項創意產業中,英國每一項的發展都是最平均的,這次的考察中,實在不敢相信在一百多年前(1892 年),曾經默認其本國作家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東是東,西是西,兩者永不相遇」這話的英國人,在今天卻急於擁抱東方人。從下列幾個發現便可見英國人典範轉移的變化及成果:(1) ICA 成立將近一甲子的時間仍然能夠在成長中穩定在穩定中成長,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腳步中,能夠扮演引導的角色,(2) 以培育藝術或設計創意人才為願景的五個小型學校,能夠在因應創意產業的發展,盡心利用高科技和團隊的創意,成立總管理處或仿效企業集團總部的設立,並且成立創意產業的專業發展中心,創造有利的經營條件,讓五個學院真正的創意人才得以發揮創意,讓他們的作品得以產業化,(3) 由火力發電廠脫胎換骨的博物館 Tate Modern 在 2002 年世界博物館排名中,在參觀人數項下居然佔了前十大中的二個,(4) 在我們訪談創意產業的經營人才當中,幾乎都是美國管理學大師 Warren Bennis (2003)所謂的奇芭的人(Geeks)他們大約在 25-30 歲之間最多,(5) 更令我們詫異的是,透過政策的研究,讓英國首相布萊爾相當倚重的二個獨立政策中心的負責人都真的是太年輕了,一個才 28 歲,一個才 29 歲,他們根據政策研究的結果所提的建議,使英國的品牌從冷漠的英國人(Cold English)變成酷炫的步列顛人(Cool Britainian)。

我們這一次的建議是根據我們考察丹、英兩國的觀察思索所提出的,但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鄰居韓國在創意產業方面的成績已經讓亞洲人在冷氣房中興奮的「哈韓」,他們的眼光是對準全世界的,他們產業的選擇、政府預算的編列、產業與文化藝術界的合作等等,都值得我們思考,他們文化觀光部不惜巨資成立「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就是一個種瓜得瓜的例子,真的值得我們深思。

澳洲當然也不會文化創意產業中缺席,他們的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不僅率先成立創意產業碩士學位,還在教學內容中包括了「亞洲的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居世界地位,每年平均成長 14%的美國(Howkins 2001)雖也有學校如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成立創意產業的學程,但是他們不必掛上文化創意產業管理教育的名稱,卻早已行之有年地實施正式與非正式的文化創意管理教育,在正式的學校教育方面,設有音樂管理、藝術管理、電影與影像製作等等學位或學程的大學很多,NYU 在多年前就開始成立並頒授娛樂、媒體管理的各種證書如音樂商業的管理、新媒體管理、廣播管理、影視製作等等,在非正式的教育方面。

各種博物館、學會、表演中心、基金會或相關的公司行號都在推動長短期的課程或建教合作、接受實習，培養包括藝術經紀人才或創意管理人才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企業有眼光能辨識地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文建會這次的「創意行天下」雖然只考察了二個國家，也讓我們深深的覺悟：在建構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管理教育的機制時，我們的確是可以「創意行天下」。

2.回應人：張瓏（文建會 主任秘書）

『文化創意產業管理教育—丹英兩國考察報告』（文建會回應）

一、創意產業人才培育國內活動計畫

- (一)協調推動大專院校開設創意產業學程，開放跨校及跨領域選課，共享教育資源，並吸引學子投身創意產業工作行列。
- (二)委託國內學術教育單位開設創意產業管理人才 EMBA 學程及短期訓練課程，鼓勵產業從業人員在職進修。
- (三)建立文化創意產業人才資料庫，提供客戶、廠商及人才之資訊交流平台。
- (四)成立創意企業家俱樂部，定期辦理聚會活動，介紹最新產業知識及創意構想，建立產業間相互認識及結盟合作之機制。
- (五)辦理創意產業競賽，鼓勵科技、管理、行銷人才共同組隊，研提創意計畫，賽後協助募得資金付諸實現。
- (六)針對非營利組織會務人員，辦理創意產業經營論談系列講座，鼓勵 NGO 組織參與推動創意產業，並以策略聯盟聯合活動方式，擴大成效。

二、創意產業設計人才國際進修計畫：

計畫宗旨：

為培育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甄選服務於文化創意產業且具發展潛力之從業菁英，赴國外進行短期進修，以吸收新知，增進專業技能。

計畫項目：

- (一)訂定「甄選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出國進修作業要點」，甄選文化創意從業菁英赴

國外研習。

- (二) 與國際知名創意產業、教育訓練機構及學校（如英國 King's College）合作，辦理短期訓練或學程，培訓專業人才。
- (三) 選送二組（資深及新秀）藝術節策展人員赴丹麥研習，實際參與 Image of Asia Festival 的策展執行流程，並推動未來跨國合作交流的可能。

預期效果：

預計在未來六年中，將可為培養出影像、流行、出版及各類藝術等相關人才約六百名。透過國際學習與觀摩經驗，除可提昇產業相關領域的創意能力，並可增進對全球創意產業運作模式、規劃經營、發展行銷之了解，成為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重要的生力軍，提供未來創意產業發展壯大的人才需求。

三、國際創意產業專業人才來台擔任培訓與指導工作

計畫宗旨：

協助國內文化創意產業邀請國際人才來台指導，增進創新、研發及產銷能力，提昇產品附加價值，全面提昇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

計畫項目：

- (一) 與英國智庫 FPC 和 DEMOS 合作辦理交換訓練計畫，邀請二智庫人員來台參加座談並辦理講座，推動雙方共同關注項目之研究。
- (二) 邀請海外專業人才，來台舉辦各式 workshop 與講座，培訓高階文化創意產業策劃與設計人才。
 1. 丹麥 Mr. Jacobson 介紹丹麥文化創意產業之育成制度。
 2. 丹麥 Mr. Linemen 介紹丹麥 crown 國家形象標誌設計過程及手法。
 3. 英國 Cap Germini 公司人員介紹高效率創新顧問諮詢的做法。
 4. 英國 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 人員介紹創意產業輔導體系。
- (三) 與丹麥 the Kaospilots 學校合作交流，成立專為街頭及社會邊緣青少年設計之學程或學校，培育文化創意人才。

預期效果：

協助延攬國外人才來台，直接帶動國內產業動力，培訓高階文化創意產業策劃與設計人才，建立交流互動之平台，以增進我國藝術與設計人才質量與國際交流機會。

四、創意產業人才國際交流計畫

計畫宗旨：

促進國際創意與人才交流，加速國人對藝術設計、專業技術及創意產業了解掌握，補助民間舉辦國際交流活動，藉以提昇我國文化之國際地位與全球競爭力。

計畫項目：

(一)建立藝術與產業設計人才國際交換進駐機制。

- 1.辦理「台英藝術家互駐訪獎助計畫」(文建會與文基會六人)。
- 2.辦理「視覺藝術創作人才出國駐村及交流計畫」(藝術村七人)。
- 3.辦理 PS1 藝術家國外駐村計畫(藝術村一人)。
- 4.邀請國外駐村藝術家—中南美洲計畫。(藝術村)

(二)辦理「文化創意產業—全球思考、臺灣行動」國際研討會。(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3/26—3/28)

(三)舉辦大型藝術節、國際產業組織年會或國際會議等相關活動。如：台灣國際鋼琴大賽、國際版畫雙年展、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國際陶瓷雙年展等。

預期效果：

提升台灣藝術創作與產業設計之國際視野，鼓勵跨界域人才交流，激發台灣文化藝術創意產業人才創意動能，培育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全球競爭力，並進而推動跨界域的夥伴關係，建構平行交流、策略聯盟、資訊流通的合作平台，激發其他產業領域人才的工作創意，推動產業界創意提升，將創意擴及其他產業。期使台灣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中取得優勢，並奠定台灣在經濟與文化領域的獨特地位與定位。

3.回應人：龔雅雯(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專員)

『文化創意產業管理教育—丹英兩國考察報告』

(教育部回應)

一、加強同領域資源整合及跨領域人才的培育：

教育部預定九十二年度開始實施「大學校院藝術與設計系所人才培育計畫」，擬整合學校相關系所及產業界資源，針對「傳統藝術創新」、「音像數位設計」、「生活

流行用品」及「創意經營與行銷」等主題領域，成立三個策略聯盟教學資源中心，該資源中心將遴選合適之大學校院擔任各資源中心學校，其餘符合資源中心推動重點之系所可選擇性加入各資源中心成為夥伴學校，並邀請國內外相關產業界或藝術團體共同參與。

本專案計畫係以各校現有資源為基礎，由教育部提供經費補助協助成立策略聯盟資源中心，形成產學資源共享機制，加強同領域資源整合及跨領域人才的培育。經由此次丹麥及英國考察，我們瞭解丹麥設計學校（Danish Design School）以『藝術與產業』和『藝術與文化』作為學門核心之規劃，以及 The Kaospilots 以專案管理方式，結合商業性質學校及相關產業，共同參與課程規劃與授課。英國民間組織與學校合作模式，如倫敦當代藝術中心（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s, London）與英皇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共同規劃提供之文化創意產業管理碩士學位；倫敦學協（The London Institute）整合五所小型學院，建立跨校及跨領域資源共享成功典範。這些都將作為教育部執行本專案計畫之參考，未來執行重點包括：

- （一）延攬國、內外文化藝術專業人才至校擔任兼任師資或客座講座，以增加學生實務知能；並鼓勵國、內外校際學者互訪及合作。
- （二）鼓勵學校與相關產業或民間單位合作規劃開設在職進修專班或各類學分班。
- （三）創新課程內容及規劃跨系所院、跨校際，整合藝術、科技、管理、行銷及智慧財產權等學科領域之學程。
- （四）強化學校就業輔導單位功能，建立產業界與學校溝通網絡。
- （五）擴大產學及建教相關合作事項，如延請產業界專業人士提供課程規劃諮詢，合作辦理創新育成方案。
- （六）推動與教學相關之學術活動，如辦理師生成果發表會、工作坊、巡迴展演活動等。

二、具體國際合作方案—選送人才參與「丹麥亞洲形象 (Image of Asia) 專展」計畫：

有關初步規劃選送二組人員，一組以在學學生為主，另以一組則為在職教師或從事三年以上藝文工作者，兩組共十人參與為期兩個半月，包括基本課程講授及策展實地演練之研習活動。就培育具國際觀之跨領域人才，此計畫透過實務的操作及藉由藝術活動結合企業界參與的方法與切入全球化議題的推動方式，應可考慮，惟仍須俟提出詳細課程內容規劃、預算需求、及學習成果後續推廣計畫等，並視相關部會預算經費及分攤比例再議。

（五）政策與智庫的互訪機制

1.報告人：陳郁秀（文建會 主任委員）

當代台灣 創意源泉

----2003 英國丹麥行後記

Modern Taiwan, Wellspring of Creativity— Reflections on the 2003 Trip to Great Britain and Denmark

【變動時代的挑戰】

The Challenge of Changing Times

21 世紀是一個變動迅速的年代，機會處處可見，危機也處處可遇，必須掌握稍縱即逝的機會，才不會釀成災難。台灣在脫離威權體制之後，經歷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蛻變與成長，但也面臨了種種挑戰，目前我們要突破的不僅是如何與全球接軌，更應該厚實己身的能量與內涵，才能在廣闊的世界版圖上取得領先。

The 21st century is an era of rapid change, wi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every turn. We must stay on top of fleeting opportunities lest they develop into disasters. Taiwan has moved beyond an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and has undergon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yet it still faces various kinds of challenges. Currently, the breakthroughs we must achieve are not only to get in ste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also to enrich our own energies and cultures. Then we can gain leadership in the broader world domain.

文化創意產業是世界新興的產業。在全球化過程中，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只有人民的創意與在地的文化是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唯有根植本土，發揮藝術創作的智慧，才能在大潮流中嶄露頭角、屹立不搖。21 世紀更是科技的時代，而文化產業更是在科技時代的驅動下有了不同的面貌與生機。

The creative industry is a newly emerging industry worldwide.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become frequ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isation, leaving only the creativity and local culture of a people as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unique. Therefore, only by exercising wisdom in artistic creativity can we stand out conspicuously amidst this overall trend. The 21st century is an age of technolog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has different features and vitality driven by this technological age.

行政院於「挑戰 2008 國家發展計畫」中提出政府的十項發展計畫，首次將「文

化創意產業」列為重要項目，在文化與知識領航的新時代，文化創意包含的各種可能性，成為未來產業發展的契機。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掌握公共資源的政府必須跳脫原有的框架，更積極的與民間力量結合，才能迎接變局，產生加乘的效果，踏著穩健的步伐邁向國際化。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xecutive Yuan listed the creative industry as an important item in its Ten Developmental Projects in the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In this cultural- and knowledge-driven era, cultural creativity including all kind of possibilities will become the turning point for the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time of going it alone has long past. A government that has mastery of public resources must break the original mould and bond more actively pool resource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before it can cope with fast changes, enhance effectiveness and solidly head toward globalisation.

【文化創意火車頭】

Engine of Cultural Creativity

而文建會自 2002 年 3 月起即著手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工作，2003 年 3 月到 6 月舉辦一連串的文化論壇，包括【文化產業系列講座】及【人文歐洲·城市節慶系列講座】，內容涵蓋「歐陸與台灣—創意的交流經營策略」、「從歐洲文化節慶建言台灣文化產業運作之機制」、「台灣視野的在地行動—地方文化產業國際傳播的西西里島經驗」等。7 月舉辦【新故鄉社區營造計劃】邀請產官學界代表，就社區人才培育、地方文化資產與環境、地方文化館、社區營造發展基金等議題進行研討。10 月舉辦的【文化創意產業高峰會】邀請了英國文化媒體體育部的創意產業任務小組負責人來台灣演講，引起全國各界的相當的矚目。11 月舉辦【台北—倫敦，創意產業家論壇】，超過七百名的文化界、產業界人士參與該項活動。12 月與經濟部舉辦【文化創意產業行政種子人員研習營】，訓練了一百名的相關單位行政人員，激盪出創意產業的方向。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began working on tasks pertaining to the creative industry in March of 2003. It held a series of cultural forums between March and June

of 2003, comprising Cultural Industry Seminars and Humanistic Europe and City Festival Seminars. The topics included: “Innovative Europe–Taiwan Exchange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Operating Mechanisms for Taiwan’s Cultural Industry Suggested by European Cultural Festivals”, and “Local Action with a Taiwan Outlook—The Sicilian Experience of a Local Cultural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In July, the Council held a New Hometown Community Project and invite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cholars to discuss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cultural talent, local cultural assets and environment, local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funds. The Council invited the head of Great Britain’s creative industry task force in the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to give a lecture at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Summit in October. The “Taipei–London Creative Industrialist Forum held in November, on the other hand, attracted more than 700 individuals from cultural and industrial circles. And the Council along with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co-sponsored a Seminar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Seed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in December to train 100 administrative staff members.

早在 2001 年 10 月，丹麥代表即與我國接觸；之後英國當代藝術中心（ICA）與丹麥文化發展中心（DCCD）更積極邀約我國前往訪問，並安排與兩國文化部長見面。基於「2008 國發計劃」中，強調產、官、學三界的合作與文化產業機制的建立，文建會積極籌組相關人員，赴丹麥與英國兩地實地考察。

Denmark’s representative contacted us in October 2001. Later, Britain’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ICA) and Denmark’s Centre for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DCCD) also actively took steps to invite us to visit and arranged a meeting between the Ministers of Cultural Affairs for both countries. Given the emphasis in the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on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and on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e Council actively organised visits by pertinent personnel to Denmark and Great Britain to learn directly about the

situation there.

【借鏡丹麥】：小中心、大創意

Learning from the Danish Experience: Small centres, big creativity

丹麥設計產業的成就與行銷合作網絡聞名世界，這次台灣訪問團不遠千里、前往借鏡，得到了許多收穫。

Denmark is well known for the achievements of its design industry and marketing networks. This time the Taiwan delegation made a journey to Denmark and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it.

丹麥的設計產業歷史悠久，20世紀初的世界博覽會，丹麥的參展工業產品在冷硬中融入了藝術內涵，比起當時追求華麗設計風格的作品，更有持久的生命力，掀起設計界的浪潮。1925年，玻璃與瓷器工藝上發展出更精緻的技術，提高產品品質，成功推展了新一波的時尚。廿世紀的丹麥孕育出數位聞名國際的設計大師，像是 Georg Jensen, Arne Jacobsen, Jørn Utzon 及 Johan Otto ren Soeckelsen，在文化與藝術上展現了卓越的成就。

Denmark's design industry has a long history. At the World Expo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participating Danish products were infused with artistic elements that imbued them with more long-lasting vitality than the florid design style of the age and igniting a new trend in the design world. In 1925, they developed more sophisticated techniques for higher quality glass and ceramic crafts and successfully created a new trend. Denmark of the 20th century nurtured several world-famous design masters who ha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ulture and the arts, such as Georg Jensen, Arne Jacobsen, Jørn Utzon and Johan Otto ren Soeckelsen.

這次互訪，以丹麥現任文化部長 Brian Mikkelsen，以及前文化部長、也是文化發展中心的主席 Grethe Rostbøll 為政府及民間政策制定的重要人物，在創意產業的機制及建立完整平台與網路上，提供我們重要的訊息。Rostbøll 強調丹麥各界對人權的尊重，並以身為國際公民為己任。同時，丹麥也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環保國家，

在生態及文化上本著「永續發展」的精神，對環境維護及心靈建設克盡一己之力。Rostbøll 提到：「很高興見到文化界與商業界投資能夠相輔相成，丹麥新的文化單位，與專業的藝術、設計、戲劇、音樂的經紀人，建立了絕佳的合作關係。」丹麥人民這種尊重個人、文化及環境的精神，讓他們的團體結合及互助合作更加容易，值得台灣參考。

During this visit, Brian Mikkelsen, current Minister of Cultural Affairs for Denmark, and Grethe Rostbøll, former Minister of Cultural Affairs and Chairman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provided us with important information. Ms Rostbøll emphasized the respect that the Danes have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ir sense of duty as international citizens. Furthermore, Denmark is also a leading country and, in the spirit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oing its utmost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piritual growth. Ms Rostbøll also mentioned that she was very pleased to se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and business communities in investment. Denmark's new cultural agencies have established perfect cooperative ties with professional art, design, drama, and music agents. The respect that Danes have for the individu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pirit facilitate organisational integration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also provide a worthy example for Taiwan.

丹麥在設計工業、品牌形象與行銷網上經驗充足，在文化交流上也有開放的國際觀與互惠的理念。今年 8 月，我們將參與丹麥籌組「國際設計中心聯盟」的工作，討論未來合作「設計中心」的可能性，更將聯合亞洲各國的創意中心，介紹丹麥文化創意產業育成措施，進行實質跨國性設計政策規劃、設計技術交流、資訊互換及設計推廣宣導合作事項。丹麥將提供 20 名設計學校的短期訓練，實習者有「由做中學」的機會。同時丹方也邀請我國參與今年哥本哈根主辦的「Image of Asia」活動，不僅宣傳台灣形象，我們也可以從活動中學習國際文化交流的經驗。

Denmark has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with its design industry, branding, and marketing networks. It also has a very open-minded outlook and adheres to the ideal of

mutual reciprocity in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We will take part along with Denmark in prepar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Centre Alliance this August, and will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jointly establishing a design centre in the future. We will also unite with creative centres in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to introduce Denmark's methods for cultivating its creative industry, and to undertake actual multi-national design policy planning, design technique exchanges, information swaps and co-operate in designing and carrying out publicity. Denmark will provide short-term training programs at 20 design schools that offer practical experience. Denmark has also invited us to take part in the Image of Asia Festival in Copenhagen this year to promote Taiwan's image and give u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experience.

【英國取經】：腦力激盪倉庫

Learning from the British Experience: Brainstorming Think Tanks

20 世紀末，英國人對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曾一度失去信心。在一份九〇年代所做的調查中，只有 10% 的人對英國國會有信心，5% 的人給予英國經濟成長正面評價。17、18 世紀曾經代表英國的主流思想：英國文學、英國國會、皇室、愛國主義、運動等，如今只能對少數人產生共鳴。「英國」這個字眼默默的從國營事業中消失，取而代之的竟是以日本發音命名的產品。英國人對國家認知充滿了不確定性，或者說，英國正在尋找一個新身分。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lost faith in their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A survey conducted in the 1990s showed that only 10% of the British public still had faith in their Parliament while only 5% gave a positive assess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English literature, the British parliament, the monarchy, patriotism, and political movements—which represented mainstream thinking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only resonated with a few people. The word “British” quietly disappeared from state-run enterprises to be replaced by products with Japanese-sounding names. The British were very uncertain about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or perhaps one could say that Britain was looking for a new self-definition.

英國的民間智庫因應這個問題，適時的發揮了力量。1997年，他們對「新英國」的形象進行深入的研究，同年發表研究報告，提出有效建言及可行方案：報告中建議將英國定位為「樞紐中心」，可以流通思想、概念、貨品、服務，成為人對人、國與國的交流平台。同時建議利用千禧年的潮流，對外打造出英國現代化的形象。我們此行看到，因應此研究而建造的千禧之眼、千禧橋、千禧巨蛋等千禧年系列建築，由此也可以觀察到英國政府對文化智庫的重視。事實上，在經過這些努力後，倫敦隱然成為世界上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中心。

Then, private-sector British think tanks exerted timely influence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In 1997, they carried out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image of a “New Britain,” and published a report that same year. It offered effective suggestions and feasible projects, recommending that Britain should define itself as a “pivotal centre” for the circulation of ideas, concepts, goods, and services, and should become a platform for private sector and nation-to-nation exchanges. It also recommended use of the millennium to create an image of a modern Britain. From the series of structures such as the Millennium Eye, Millennium Bridge, and Millennium Dome built in response to these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it is evident just how much importanc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ttached to cultural think tanks. In fact, London became a global centre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reafter.

一般來說，英國的文化智庫是民營的小型機構，研究內容廣、數量多、速度快。智庫會積極尋找公眾、傳媒、政策制定人討論，廣納各方意見，還能夠在媒體輿論引起相當程度的關注，對執政機構點出問題、提供建言，發揮實質的力量。

Generally speaking, British cultural think tanks are small-scale privately run organisations with broad ranging, numerous and quick research results. Think tanks actively seek out members of the public, media and policy makers to discuss topics and gather opinions from all sectors. They can even elicit considerable media attent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exercising real power through citing problems for implementing agencies and offering recommendations.

這次本人與 DEMOS 及 Foreign Policy Centre 的負責人對談，充分了解到他們的組織架構、研究方向與資金來源等機制（請參看附件）。英國有完整的合作網路，他們成立的文化智庫的經驗比台灣超出十年以上，因此我們將藉與英國智庫合作的機會，選送適當的人才赴英國參予實際運作，以吸收經驗、培植人才。文建會也將廣邀智庫來訪，並且選擇適當議題，進行委託研究。

From my conversation with the heads of DEMOS and Foreign Policy Centre I gained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funding sources (see Appendix). Britain has a complete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over a decade more of experience with cultural think tanks than Taiwan does. Therefore, we will avail ourselves of the opportunity to cooperate with British think tanks to send appropriately selected personnel to take part in actual operations in the UK to absorb experience and cultivate skills. In turn, the Council will invite members of such think tanks to Taiwan and commission them to undertake selected research projects.

【衝擊】台灣文化智庫及未來

“Shock” Taiwan Think Tank and the Future

在參觀過英國與丹麥的文化政策與智庫機制，並與主持人士會談後，個人對台灣文化的國際形象及文化交流有幾點省思：

Having observed the cultural policies and think tank mechanisms of Britain and Denmark and talking to those in charge, I have a few personal reflections regarding Taiwan's cultural image abroad and cultural exchanges.

台灣應該建立文化智庫機制：

目前我國有智庫從事經濟、政治、科技等不同方面的議題研究，但是並沒有「文化智庫」為我國的文化政策作規劃。我認為，現在較為適當的方式，就是在現有智庫中加入文化研究部門，研究相關文化的議題。我們同時鼓勵民間成立智庫團體，讓政府能了解從民間到企業、從企業到國家所需要配合的策略與做法，並將藉由今年「實業家俱樂部」的成立，提供一個民間與企業對政府建言的管道。另外，為廣辦文化論壇，我們將持續邀請國內外學者機構進行文化交流，使台灣的文化創意產

業能夠順利的在國際交流平台上發展。

Taiwan should set up cultural think tanks

Currently, think tanks in Taiwan engage in research on topics i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however, none is engaged in cultural policy planning for Taiwan. I think that a comparatively appropriate approach right now would be to add cultural research departments to already existing think tanks to study topics pertaining to culture. We should also encourage the private sector to set up think tanks that allow the government to understand policies and approaches that would meet private sector, business and national nee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ustrialists Club this year will provide a channel for the private sector and business community to offer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In addition, we will broadly sponsor cultural forums and continue to invite scholars from agencies at home and abroad to undertake cultural exchanges so that Taiwan'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an successfully develop on a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latform.

「Branding Taiwan」----「當代台灣」：

重新塑造台灣形象並不代表把過去一筆勾銷。我們的挑戰，是在過去歷史及未來中找到一個更好的定位點。17世紀時，台灣因為具備季風及潮流的自然條件，被各國視為東亞環太平洋的重要營運點；現代台灣因為身處亞洲樞紐，仍具有「亞洲營運中心」的條件，但是如何建構實質而非流於口號、發揮我們重視民主、人權、自由、創意的優厚條件，建構台灣為亞洲文化創意產業的平台，是我們目前所要發展的重要課題，也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

Re-branding Taiwan

Re-branding Taiwan doesn't represent a negation of the past. Our challenge is to find a better positioning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In the 17th century, Taiwan was perceived globally as an important operational lo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ue to the natural advantages brought by seasonal winds and ocean currents. Taiwan today still possesses advantages as an Asia Pacific Operations Centre due to its location at the nexus of Asia. However, the major development issue we now face and challenge in enhanc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s how to make this a reality and not just a slogan, by exploiting the advantage of our respect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freedom, and creativity to build Taiwan into a platform for the Asian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我在此行於英國與丹麥的演講中，也提到“Made in Taiwan”的產品，已經逐漸蛻變為高品質、高創造力的內容，如何改變國際人士對過去台灣的刻板印象，凸顯新

的國家、產品與生活形象，將是我們下一階段的挑戰目標。台灣創意產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運用品牌的形象塑造，讓世界認識當代台灣的風貌。我們的祖先成功地創造了台灣的形象；今天的我們要再做一次。

In my lectures during the trip to Britain and Denmark, I mentioned that products “Made in Taiwan” have gradually become high quality and high creativity products. Therefore, our challenge during the next phase is to change stereotyped impressions of Taiwan, and to highlight a new image of our country, products and way of lif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aiwan’s creative industry is to use re-branding techniques to shape a contemporary image of Taiwan for the world. Our ancestors successfully created an image of Taiwan; today we have to do it all over again.

積極建立國際網絡、爭取合作：

我們應該積極設立國內外的行銷網，並建立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資料。我們已於去年十月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進行「文化創意產業產值調查與推估」及「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系統服務規劃」，預定於近日完成。而這次我們在丹麥主動提議參與籌組「國際設計中心聯盟」的工作，以及聯合亞洲各國的創意中心，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Aggressively establish a global network and seek out co-oper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a marketing network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uild up basic data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Last October we commissioned the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to undertake a Creative Industry Production Value Survey and Forecast and Plan to Implement Creative Industry System Services. The surveys should be completed soon. Our offer in Denmark to take part and plan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Centre Alliance and unite with the creative centres of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台灣政府將與民間攜手同行，才能為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創造出更豐足的的環境，邁向文化領航的新紀元，並在國際合作的藍圖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Government should work hand in hand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create a more prosperous environment for our creative industries, head toward a new era of cultural navigation, an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blueprint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附件：【英國智庫簡要說明】

Appendix: Brief Summary of British Think Tanks

	DEMOS	Foreign Policy Centre
歷史 History	十年 10 years	五年 5 years
研究方向 Research Area	以英國本土議題為重； 未來研究議題：未來圖書館、文化組織能力評估與培訓計畫、兒童生活素質研究、國家畫廊與劇院評估 Primarily domestic UK topics Future research topics: future libraries, cultural organization capability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projects, children's life quality studies, and national gallery and theatre assessments	全球性為主； 未來研究議題：道德與外交政策、全球化政策、大英國協形象的處理等 Primarily global issues Future research topics: ethical and foreign policies, globalisation policies, dealing with the image of Great Britain, etc.
研究數量 Research amount		對外舉行 350 個活動，發表 50 份報告。 Held 350 public activities and issued 50 reports
成員結構 Member structure	成員有 16 人，培訓人員有 6 人，領導者僅 29 歲 16 members, 6 trainees, and a 29-year-old leader	成員有 12 人，培訓人員 5 人，領導者則更年輕，僅 28 歲 12 members, 5 trainees, and a 28-year-old leader
時間經費 Funding	在 4-6 個月內完成；平均一個計畫要 4-5 萬磅的經費 Each project takes 4-6 months to complete and costs 40-50 thousand pounds.	

◎ 兩個單位的組織結構都有精巧化及年輕化的特徵。

Staff in both organization are young and sophisticated.

◎ 兩個單位有時先推出研究主題，然後尋求基金會、企業的贊助；有時則接受基金

會、企業的委託；基本上，他們有一半的經費來源出自官方，但是他們是完全獨立運作的智庫單位，與官方及民間保持密切關係。

Sometimes the two organizations pick up a research topic at first, then they seek funding from foundations or businesses. Sometimes they get commissions from foundations or businesses. Basically half of their funding sources are from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y operate independently and maintain close ties with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 爲什麼他們能對執政黨有相當影響力？因爲他們在做主題研究時，都會積極尋找公眾、傳媒、政策制定人討論，在媒體輿論引起相當注意力，這表示了民間有相當程度的關注，執政機構也會因應此研究做出回應。

How can they exert such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uling party? While working on the project, they discuss it with the public, media and policy makers to catch the media's attention.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people's attention will bring on administrators' response.

新聞稿

第七屆「台法文化獎」頒獎典禮新聞稿

足以證明中華民國與法國之間的文化交誼向來誠摯堅實的「台法文化獎」，迄今已經邁入第七年。第七屆頒獎典禮於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晚間六時，在法國巴黎法蘭西學院隆重舉行。在我國行政院文建會主委陳郁秀與前法國總理、現任法蘭西學院院長梅斯邁（Pierre Messmer）主持之下，進行頒獎儀式，場面盛大；出席貴賓中，法方除了有另一位前法國總理巴賀（Raymond Barre）之外，還有許多法國各政黨議員與法蘭西學院院士，而與我友善的國家使館也有官員列席，我國駐法國代表邱榮男亦率領各單位主管到場觀禮。

「台法文化獎」成立於一九九六年，原名「中法文化獎」。當時文建會為加強我國與法國雙邊文化合作關係，遂與象徵法國最高學術重鎮的法蘭西學院（Institute de France）所屬的人文政治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共同簽署訂立「中法文化獎」協議，以獎勵法國學界人士研究我國文化，並促進台法之間的友誼。成立迄今，歷屆得主分別是，第一屆「法國東方語言學院」、第二屆「法國遠東學院」、第三屆「利氏學社漢法大辭典」、第四屆「法國學院（Collège de France）高級漢學研究所」、第五屆漢學家雷威安（André Levy）教授、第六屆「巴黎外方傳教會花蓮分會」。

為了符合台灣具有多元文化的歷史事實，以落實土地屬性，第七屆評審委員會

於籌備期間便已提議將於正式評審會議中更名為「台法文化獎」。第七屆評審會議於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二日在台北舉行，法方評審有梅斯邁院長、法蘭西學院人文政治學院終身秘書克魯齊（Jean Cluzel）、院士巴斯蒂·布呂居耶（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我方評審為總統府國策顧問黃昭堂、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吳榮義、歐洲聯盟研究學會理事長張維邦。會議中，評審委員一致贊成更名，並簽署「台法文化獎」追加協議書。在這次會議中，仍有多個被推薦的候選單位與個人，但是在深入而理性的討論後，評審委員決定無異議選出也是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法亞中心」（Centre France-Asie）為第七屆「台法文化獎」得主。理由是，「法亞中心」自成立以來八十四年間曾經照顧無數的亞洲學生，使他們在生活與教育上獲得實質與精神的協助與鼓勵，其中也包括許多留法台灣學生。

「法亞中心」成立於一九二〇年，為一慈善教育機構。由於發放獎學金原來即是「法亞中心」的服務內容之一，因此該中心在得獎之後，再度將獎金 38,112 歐元提供出來成立專案獎學金，委託文建會與法蘭西學院組成遴選委員會，並以攻讀文化行政、文史哲、視覺與表演藝術等科系的旅法台灣學生作為嘉惠對象。獲得遴選的五名學生將在 2003 年-2005 年學年期間（每年九月至隔年六月），連續兩年，獲得大約每個月 375 歐元的獎學金。

在遴選過程中，委員會共收到七十位台灣學生申請資料；在經過資格審查與資料決選的兩道嚴格程序中，評審委員曾經為最後入選的十位學生進行激烈而相互尊重的辯論，而後才選出五位獲獎學生，分別是陳東和（凡爾賽大學分子材料科學博士班，專研文物藝術品之材料鑑定與分析）、劉璧榛（高等社會科學院人類學博士班）、李招瑩（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史博士班）、陳瑞樺（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班）、以及蔡雅雯（巴黎第三大學語言教學與文化博士預備班）。

在二月二十四日晚間的第七屆「台法文化獎」頒獎典禮中，得獎者「法亞中心」隸屬的法亞協會主席歐里雅克（Michel Aurillac）、副主席李薛爾（Philippe Richer）、「法亞中心」主任托傑（Abel Troger）神父、 等人皆被邀請參加。此外，在「法亞中心」的引領下，這五位獲選的台灣學生也出席了這項盛會。在典禮之後的酒會中，法蘭西學院人文政治學院終身秘書克魯齊還表示，將於近期的一次院士會議中邀請這些學生與院士們合照，讓他們在學習生涯中留下充滿鼓勵意義的回憶。

由於已經更名為「台法文化獎」，文建會與法蘭西學院擬將此一獎金用來鼓勵法方重視台灣研究的研究機構或人士。除了鼓勵目前已經完成或即將完成的台灣文化相關研究之外，也鼓勵法方人士願意來台參與慈善性社區營造工作，並希望鼓勵更多法國具有專業聲譽或專業訓練的文化工作者從事台灣歷史、文化與藝術方面的寫作與翻譯工作。

文建會主委陳郁秀認為，目前台灣文化的豐富性與創造力已經不再停留於向西方取經而是要昂首走出去的時候了。第七屆「台法文化獎」的頒獎典禮，正是標示著挑戰二〇〇八國發計畫中「文化航行，創意世紀」的自我期許。

附錄

榮念曾

*訪歐中文文章

創意工業這個名詞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未出現時自然有它的歷史背景和因由。提出創意工業的始作俑者自有它的對政治，社會和經濟體制的看法和策略。可以肯定的是，創意工業的潮流正在衝擊我們，衝擊我們去重新衡量高科技發展下經濟生產營運和消費各個環節各個階段裡文化應有的位置和影響。也讓我們重新探討評議所謂創新，實驗和高風險三者的關係。同時，也啟發我們由文化角度去加強建立工業和企業對社會整體發展，公民社會，公共空間應有的職責和功能；亦再度評估政府，企業界和第三部門之間的應有的平衡互動合作發展的夥伴關係。

創意是任何學問發展的前提。如果人類沒有創意，我們根本就沒有現有的經濟體系和運作。前瞻的文化是辯證的文化，是開放多元和實驗的文化，是寬容和智識的文化，是對公民社會有承擔的文化。前瞻的文化是培育創意的源頭。前瞻的文化沒有需要自大和自卑。肯創新就一定要肯接受實驗可能帶來的失敗。當我們討論未來文化發展和創意工業模式的時候，我們都在學習接受自己的短處，學習接受自己所不知道的領域。只有這樣，智識才能坦誠地發展。創意才能真正地展開。

我非常高興並榮幸能參與籌劃這次台灣，丹麥和英國三地創意工業的交流活動。來自台灣的代表團成員包括政府及民間的文化界，學術界，傳媒界和企業界；團員的跨界別背景是多元並充滿朝氣。我們正期待通過這次的交流，能觸發歐亞兩地更深入認識彼此處理創意工業發展策略的異同；就是因為有異同，才会有相互啟發，交流的意義就更肯定。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大膽超越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所帶來的局限，創意地營造和建立長遠平等互重的交流平台，共同推動創意工業和前瞻文化的對話和合作。

前瞻文化是沒有邊緣的，創意工業其實亦應如是。前瞻的公民社會本身就是推動跨文化跨地區跨界別的平等合作，創意工業亦應如是。

任何深層的文化交流活動都應會帶動雙方理性和建設性的相互及自我評論。通過交流，我們認識到彼此，也通過對方，認識到自己。在六百多年前馬可波羅東方旅程帶動了歐洲亞洲之間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的互動和發展。中國大汗在聆聽馬可波羅論述旅程沿途各種各式城市的景象時，大汗發現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城市的影子，這正是進入評論自己城市的開始。我希望這次的創意工業交流活動，能超越既定的交流形式主義，真正進入評論和自我評論的領域，為我們未來文化發展帶來一個新的有創意的開始。

吳靜吉

*訪歐英文文章

From Cyberstage To International Festival: Performing Arts In Taiwan

What is Cyberstage (www.cyberstage.com.tw)? It's an online guide to the performing arts world in Taiwan. It has both a Chinese and an English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has five sections:

- 1) The Taiwan Performing Arts Historical Review contains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forming arts in Taiwan.
- 2) Group Portfolios features background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aiwan's performing arts groups.
- 3) Taiwan Arts Festivals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annual arts festivals around the country.
- 4)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in Taiwan features articles about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in Taiwan.
- 5) And finally, Discover Formosa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 resources, and culture in all parts of Taiwan. This section also allows visitors a glimpse of Taiwan's scenic spots through live webcam shots.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performing arts in Taiwan. Besides dance, music, and contemporary theater, there is also a category called traditional theater. Now, a couple of things about this last category need to be explained, the first of which is why it exists at all. When people talk about modern performing arts, they always mean Western music, Western dance, Western theater, so that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traditional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have had to create their own category.

The other thing about the traditional theater category is that it should properly be called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since it includes not just theater but also music and dance, but because most of the groups included under this heading are theater groups, on Cyberstage we have simply called this category traditional theater.

Now, I should begin by giving you a little background on Cyberstage. In 1992,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ultural Affairs (NCAA) in Taiwan, basing its action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rt is the language most capable of communicating across boundaries, decided to identify and give financial support to performing arts groups that had the

potential to be world-class, to repres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great pool of talent that exists in Taiwan. Out of all the country's performing arts groups, the NCCA chose to showcase eighty of them in the first round of selection; in the second round, forty more were included, and now all of these groups, along with their webpages and information, are featured on the Cyberstage website in an effort to give them more exposure.

These groups are divided up into the categories I have just mentioned: music, dance, theater, and traditional theater. Under the heading of music, Taiwan has about eighteen groups that focus on western style music and six that perform traditional music. The Ju Percussion Group has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th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usic..

Dance includes a handful of troupes that perform aboriginal dance, such as the Formosa Aboriginal Song and Dance Troupe. There are also mor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dance theaters in Taiwan, like Cloud Gate Dance Theater. Cloud Gate is in fact not the only Taiwanese dance troupe to travel abroad. Most of the country's dance troupes, such as Tai-Gu Tales, and Taipei Dance Circle, have been invited to perform in other countries.

Then there is modern theater, which was in the past called "spoken drama," a term which is somewhat misleading, since it describes a whole range of different forms: musicals, plays, experimental theater, children's theater, puppet plays, etc.

Now we come to traditional theater, whose most unique feature can be summarized in a theater saying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every sound is music, every movement is dance. But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is category first by describing what is NOT included under the traditional theater heading on Cyberstage. Aboriginal dance groups, although they include traditional theater components in their performances, are listed under dance. This is mainly for practical reasons. These groups had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chosen for Cyberstage under the heading of dance rather than traditional theater. But I think it is a good sign that traditional dance can now be categorized under dance rather than a special heading. It shows that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think of dance as a general category that includes Chinese style as well as western style dance. Groups like U Theater are also included under modern rather than traditional theater.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raditional theater performance: theater involving live human performance, and puppetry. Of the varieties of live human performance, the most well-known are kunqu, and Peking opera. There is also Taiwanese opera, which is the only form of theater art to originate in Taiwan. There are also other forms of traditional theater that came over to Taiwan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49, like the music performed by the Han Tang Yue Fu Ensemble, which, incidentally, revived "traditional

court music" in Taiwan. Other types of traditional theater are Nanguan and Beiguan, and also a kind of stand-up comedy called "Xiang Shang", which comments upon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social situations.

But besides these four kinds of performing arts, there is currently a new, emerging fifth discipline in Taiwan. This kind of performing art has two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 first is that it integrates music, dance, and other art forms. An example of a work of this kind is the Cloud Gate Dance Theater's "Burning Juniper," which incorporated installation art. Other groups in Taiwan work in this interdisciplinary mode as well. Taipei Crossover Dance Company, for example, which has in the past paired a novelist with a theater director in order to create new works.

The second feature of this new kind of performing art is that it integrates traditional arts into modern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create an entirely new art form.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means that performing art these days can no longer be categorized into black or white, East or West, modern or traditional. On a scale of one to ten—10 being pure tradition and 1 being pure modern—there now exists at every point along the spectrum some blend of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dance, and Taiwan currently has many groups developing this concept of cross-cultural performance: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er's *Kingdom of Desire*, for example, which is based on *Macbeth* but incorporates various aspects of traditional Peking opera. Its *King Lear* is another example.

Kingdom of Desire made use of the modern theater concept in that it had a director, whereas traditional theater uses no director. But in most other respects the work evolved from Peking Opera 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a new theater form. For instance, the long, flowing, Peking opera style sleeves known as shui shou, or water sleeves were shortened. Also, the work played with various structural conventions of Peking opera. In Peking Opera, there are set characters that are often played off one another: for instance, Peking opera sometimes features a female character called the qing yi, who is the ethical female, the serious female, the model of a good woman. Directly opposed to her is the po la dan, a bossy, shrewish woman. In Peking opera, actors usually only played one character or another, but in *Kingdom of Desire*, the actress performing the role of Lady Macbeth played both the qing yi and the po la dan. Through this crossing of convention, *Kingdom of Desire* conveyed the modern concept of transformation.

Another group working in to develop this cross-tradi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type of performance art is the Cloud Gate Dance Theater. Their work "White Snake," for example, is built upon Martha Graham technique but also includes a movement adapted from

Peking opera. This movement is called yun shou, or cloud hand, and in this work, the yun shou is transformed into many different but related movements: the small yun shou, the big yun shou, the curved yun shou. In another work, called "Water Moon," Cloud Gate adapted body language from taiqi dao yin, combining it with Martha Graham technique to create new dance language. This combination of taiqi dao yin and modern dance actually began as a practical solution to the Cloud Gate dancers' health problems, but later it evolved into another form of dance altogether. Cloud Gate's most recent work, Cursive, adapts contours from calligraphy. Cursive i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just as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calligraphy,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dancers, and in this work the dancer's body becomes the brush stroke, the calligraphy and the dancer herself becomes the calligrapher.

There are other interdisciplinary performing arts groups. The Hung Seng Lion Dancers is one of them. The lion dance was originally performed only at religious festivals, but the founder of Hung Seng Lion Dancers was a dedicated life-long learner, and during his lifetime, he watched other performances in other disciplines, both modern dance and modern theater, and asked other people to help him interpret these performances. Later, he incorporated what he had learned into his vision of the Hung Seng Lion Dancers, which created a unique kind of lion dance.

U Theater is another example of a group founded upon a tradition that originally had religious connotations. Drum performance, like the lion dance, used to be performed only at religious festivals; the performances were actually based on themes, but since they weren't considered art, the themes were never mentioned. U Theater combines this traditional drumming background with western acting techniques and other spheres of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founder of U Theater, Liu Ching-Ming, received opera and creativity training at the LanLing Theater Workshop which has its theatrical roots from Lamama etc, before studying at NYU and later with Grotowsky. The leading artist Wong Chee-Mun, who is also Liu Ching-Ming's husband, played the drums as a little boy in Malaysia, and eventually became a dancer with Cloud Gate. So as you can see, U Theater combines all kinds of performing arts into one theater company. The Taiwan critics' and artists' reaction to U Theater is actually often very amusing, because although their work is not music to begin with, their performances are actually considered very musical.

Besides U Theater, the other performing arts groups that have adapted Chinese religious rituals and body language are the Tai-Gu Tales Dance Theater Company and Taipei Dance Circle and the Han Tang Yue Fu Ensemble, as well as several puppet troupes: one shadow puppet troupe called the Fu Hsing Ko Shadow Puppet Theater, and two hand puppet troupes: I Wan Jan Puppet Theater and the Hsiao His Yuan Puppet Troupe.

A few other groups worth mentioning under the heading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forming arts are the Paper Windmill Children's Theater, Performance Workshop, and Pin Fong Acting Troupe. Paper Windmill Children's Theater's most popular works involve people and puppets, both of which are creatively intertwined, so that in the course of one performance, people will become puppets and puppets will become people. Puppets were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their work "White Snake," and they also make good use of effects like black light, which was used in their work "The American Witch is Not Home."

The last two groups mentioned work in comedy. Young people in Taiwan are currently very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comedy and musical comedy. Both Performance Workshop and Pin Fong Acting Troupe make use of Xiang Shang, the kind of stand-up comedy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Performance Workshop recently brought this art form to Beijing, where, ironically, it originated, and were extremely successful, amusing the audiences as well as the artists. Godot Theater also had a successful tour in China recently.

The most popular performing arts groups in Taiwan all belong under the heading of this fifth kind of performance art,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are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kind of renaissance. This is the kind of art form that a creative industry-based arts world must develop: an art form that combines individual, local strengths with universal appeal.

Cyberstage is not real. What, then, is real performance?

Over the past years,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has been making efforts to bring Taiwan's performing arts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to promote art as a form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To that end, they have been scouting for groups with the world-class performance potential and giving them opportunities to perform.

The Council has also created art centers in other places: Taipei Theater in New York and the Paris Theater in Paris. Both of these theaters have also become sites of performance exchange between countries.

The third effort the Council has made has been to create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NCAF), an NGO which supports private artists and groups as well as arts managements groups. Through the NCAF, artists who want to produce new work can apply for grants, and the grants are available to groups of international caliber as well as those just starting out. As far as arts management support goes, the NCAF has a joint

agreement with the Fulbright Foundation, of which I am the director, to send 4 or 5 managers abroad every year for internships.

The NCCA also provides special funding to support local cultural centers in each county in Taiwan. This money goes towards making the arts festivals in each county more international, and so far the Ilan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olk Game Festival is its great success story. Originally established as a measur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n Ilan, saving i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 festival was given the seed money for the first two years by the NCCA. After two years, however, it began to make a profit, making it the first government sponsored activity to do so. Now, each year, the Ilan festival invites children performers from more than fifteen different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This is a successful story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aiwan. Other counties are starting to follow Ilan's lead—the Miaoli Mask Festival, for instance—with some success.

Each year, the NCCA invites agents and managers from theaters, performing arts centers, and concert halls around the world to visit Taiwan and watch performances. In 1998, after several years of observation, the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Avignon Theater Festival selected several among 50 of Taiwan's performing arts groups from a pool of videotapes, then came to Taiwan to watch performances in person, eventually selecting eight to perform at Avignon. U-theater,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er and Hsiao Hsi Yuan Puppet Troupe all performed at the Festival. The whole program was very successful and led to many other invitations 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s.

It also conducts outreach efforts in hopes that other countries will keep Taiwan in mind when planning their arts festivals.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have forgotten Taiwan, but it is to their disadvantage, since it is their citizens who are missing out on the great performances available among Taiwan's performing arts groups. Think about it. If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month of performances focused on the performing arts in Taiwan, what kind of program would you choose?

As far as the audience in Taiwan is concerned, the market for Western contemporary performing arts is very good. Most of the art education in the schools is based on Western art forms because most teachers were trained in the west, or in the western artistic language. The market for children's theater is also very good. This field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reative, and well-managed in Taiwan.

There is also a great market for cross-disciplinary, cross-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 This is the kind of art that can awaken Taiwanese audiences' suppressed and repressed love for their own traditional arts. When U Theater, the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er, Min Hua

Yuan Taiwanese Opera and Green Ray Theater were invited to perform in China, I went with them, and saw that this cross-disciplinary aspect of performance was what most surprised the critics and artists there.

In addition, there is increasing interest in musical comedy in Taiwan. Taiwanese audiences have a strong need to be entertained and to laugh. In 1996, Green Ray Theater traveled to Beij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rst Chinese language theater festival, and one theater scholar there said that in China, comedies take a serious approach to light-hearted topics, but Green Ray took a comic approach to serious issues.

What are the problems with performing arts in Taiwan? Lack of performance space is the first problem. The second is that most artistic performances are too expensive for Taiwan's audiences to attend. Taipei is not like London, New York, Shanghai, or Tokyo, or any other city where there are more than 5 million people. In those large cities, shows can last for days, because there will always be people who haven't yet seen them, and therefore the cost can be distributed among many people. In Taiwan, this is not the case, and local programming agents such as Art Formosa, Management of New Arts, New Aspect, and Taipei Art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have had to deal creatively with this problem. They have begun to schedule performances in other cities like Beijing, Hong Kong, Seoul, and Tokyo, resulting in a kind of cross-boundary performance schedule.

The Chinese have a saying about "Sleeping in different beds with the same dream, or sleeping in the same bed but with different dreams". It refers to a couple with high expectations of love and romance before marriage, but after marriage, though they sleep on the same bed, may have different dreams. Creative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same dream for the artists and businessmen, even though they are sleeping in different beds. Like a married couple, if they don't work together and share the same values, they may end up sleeping in the same bed, but with no love and with different dreams. This is the challenge for all of us who are mediators in the marriage between culture and business. So, we have to identify and develop creative talents to manage creative industry. There is a long road ahead of us.

In closing, I would like to note that Cyberstage (www.cyberstage.com.tw) does have a Chinese version that is more detailed and lively. You don't need to know Chinese to appreciate Taiwan's performing arts online, but it will help.

蕭麗虹

* 訪歐英文文章

Seeking Inner City Regeneration Strategies for Taiwan

Taiwan is an unusually well endowed island, in a natural and historical sense. This island, no bigger than one seventh of England, was named by the Portuguese who first arrived, as "Ilha Formosa", the Beautiful Island. This was so not without a reason, as it is a volcanic island on the Pacific with temperate Mediterranean climate, with much agricultural potential. It has thus historically been the main contention among various regional players, from the Ching dynasty on, to the Japanese, while European colonialists and traders, i.e., the Portuguese, Spanish, Dutch, British, and French, all established initial developments on our shores. These international links are still vividly standing on our land; it is of much pride that we still have many post-colonial structures standing in great form as evidence of our hybrid historical heritage, thus contributing to our unique national identity in many ways.

This hybridism in developmental path is now given a new push by programs of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sites. Using this backdrop, the government is emphasizing our mixed heritage as a way for Taiwan to find its true uniqueness within the way of globalization. Thus, since a decade ago, active programming has been passed down to revitalization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for possible community use, especially as cultural venues. These include many national monuments and historical structures. Most of these self-standing historical buildings are now listed buildings and have already been through renovation and reprogramming and are about to come on line as local culture spaces, enhancing community pride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bringing in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e tourism. Examples abound: the classical old concert halls that are enlivened with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s for the youth; the old US Ambassador's residence having been turned into our city center for film showings under our famous director Hou Hsiao Hsien; the old police station now an experimental theatre; a Japanese-style mayor's villa converted into a meeting place for the literary crowds; an old ministerial building converted into our first Taipei International Artist Village, train depots form a network of spaces for artists across the island, and lastly, harbour warehouses now a cavernous art center. All were realised within the last five years

However, sizable industrial sites and factories of quasi-government-owned monopolies such as sugar, wine, tobacco, and wood/forestry are the ones that are now under much debate as to the best use of these precious inner city plots. Many have been standing dysfunctional for the last decade, while awaiting unified policy decisions. By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many sites are given the hope of a national master plan.

Given the global weaken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ce, Taiwan, one of the five little Dragons of Asia, also felt the loss of our export- led economic pow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rising local costs have necessitated the upgrading of our intrinsic value-added qualities to our products, so as to keep up a steady pace of our development growth. Similar situations have been or may still be faced by various developed nations. Taiwan now being in the league of the developed nations, faces these same factors (our per capita GNP=US\$13,000). From our past based on primar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secondar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 are now at the cusp of transition to the third sector of value- added service industries as the prime engine for our future development. What services can Taiwan provide for the global market that are uniquely Taiwanese? Where do we find this uniqueness input that may fit into the current trend? How do we use our present resources, especially land and human resources, to achieve this?

By evaluat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at Taiwan still has, it is obvious that we can provide service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o our specialty of high standard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IT) combined with our highly- educated youth with contemporary creative thinking. This gave raise to the new directive of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target: "Creative Culture Industries"(CCI). This concept has proven to bring in much success in European cities, especially in England. Thus timing is now right to undertake pilot projects based on CCI among our series of industrial sites. In March 2002, spread across the four corners of our island, five Government -owned wineries were earmarked as the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CCI. Eight different artistic media are now selected as having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nurturing to market fresh creative concepts.

We are now in search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rategies within these sites. The prime location is the 7.2 hectare Hua Shan Winery in the center of downtown Taipei, with 38 various structures in the compound. This winery lost its 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rice wine in the late 1986. In 1997 it was 'discovered' by artists as being a prime location for experimental expressions. Subsequently, groups of artists imposed themselves at various times in that special void: a time-capsule in the city with great impact on the local art scene. To avoid further illegal imposition, in 1999 artists formed an association to legalize the use of the Hua Shan site. This site is now currently manag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al Reform of Taiwan (ACERT). Since that transition, our Council of Culture has provided subsidies for various programs and management of a section of this 7.2 hectare site. By now seven NGO artist organizations are working in-house, promoting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from rehearsals and performances, to exhibitions, cross-discipline arts, film, arts education, summer camps, to classes for taichi exercises, and community parties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Currently, both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ministries together with professionals from a wide spectrum comprising town planners, economists,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specialists, are joining with industrialists to try SWOT tests on these prime plots in an effort to evaluate the best possible regeneration content and renovation framework for these five sites. Given that each site has differing physical plant conditions and local resources, it is critical that we establish a tried and trusted process in assessing and executing these master plans for such land use as Center for Creative Culture Industries so as to ensure concret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us we sincerely hope to have an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with Europe, among which a sample of diverse locations, a variety of vision and mission of CI, and an on-sit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ing stages of conversion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readth and scope of this subject, and the fluid dynamics in the execution phas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being much discussed in Taipei currently:

1. **Site limitations:** What are the physical plant requirements and limitations for differing media, what are th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or against demolition of old structures in favor of environmentally efficient new facilities? If partial preservation is permitted, how is the intrinsic integrity of the original structure preserved within the conflicting demands for modern functions, facilities and amenities?
2. **Vision and missio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new creative cultural programs; given the size of these sites, it will not be for one medium only, how to program in these cross media and yet possessing a unified theme and focus? Especially methods of weighting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genda, versus local community demands;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s of financial viability, needs of human resources, such as professionalism of boards of management to needs of regional unemployment indicators.
3. **Renovation funding:** What type of special zoning laws and incentives, such as planning gains, employment zone or tax incentives, that will make these investments for regenerations attractive for the private sector? Is it necessarily a major public- sector venture for capital investments so as to spearhead contemporary culture development, as is seen by the use of Lotto Funding in many European culture venues?
4. **Software Packages:** To nurture CI development on site, what are the site- related public and private sponsorships that will help bring the creative elements of the artists / designers to fruition, be they rental support for spac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n hire or share, and cross- media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networking on site, or frameworks for informal dynamic synergies between artists and professionals and local human resources that will be supportive to these creative partners.
5. **Time- line:** What is a realistic timetable for background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pilot

testing, to eventual startup? What length of run-in period is expected, before fulfilling a cycle of CI development process?

6. Peripheral supporting services: What type of housing, transportation, related art and culture product suppliers and life-style dynamics community, are essential for the success of specific theme of CI Center? From availability of cheap work/ live units, to material supplies and open-minded neighborhoods, factors that evolved toward the final success of the project?

7. Long term impact: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se sites on return on financial investment, spin-off effects of these regeneration projects to the overall local community, making added value to mission of cultural impact. How to measure these results against the original goals? How to monitor integrity of maintenance of heritage buildings? Finally when should the stakeholders take up the need of further modification of mission and functions so as to fulfill their holistic vision of a civic society locally and globally?

Most yardsticks cannot measure arts and culture, and yet it is necessary to come up with priorities when it comes to use of scarce resources such as land. We know that it should not be export indicators that we are after, but then it is still a very very valid number in the final analysis when it comes to justification of the use of taxpayers' dollars for venturing into capital investment programs of any nature. The arts community should not be any different from other sectors of society. It is with much hope that we can find a spectrum of tools for ou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tried and trusted ways of managing regeneration projects with

平珩

*訪歐中文文章

從台灣表演藝術現況看文化交流創意發展

台灣表演藝術的多元性，與政府近年來的政策鼓勵有相當大的關係。文建會每年在「演藝團隊扶植計劃」中，補助近七十個表演藝術團隊。這些對團隊行政費用的補助，提昇了表演團隊在專業發展的重要基礎。

所謂表演團隊，基本上區分為音樂、戲劇、舞蹈與傳統戲曲四個大項。目前這些表演團隊約有三分之一的經費來自公部門各種管道，但其中屬於文建會的支援是佔了其中的三分之二，為表演團隊穩定發展的重要來源。根據 2002 年的統計來看，該年度接受文建會補助的團體，完成了 169 個新製作，共計 1,789 場演出。

而文建會另外對於「基層巡演」及「校園巡迴」活動的支持，也相對促成表演團隊在演出節目的加強與成長、成熟。「基層巡演」六年以來，總計走過 803 個鄉鎮，

提供在全省各地 938 場演出。而 2002 年更以《藝術 100 向前走》為名，評選出 100 個前五年表現最優秀的鄉鎮予以鼓勵，並安排了小型「藝術嘉年華」，以室內、戶外、遊街及親子教室等系列活動，加強地方民眾對藝文的瞭解。

值得注意的是，六年來提供了 147 個團體參與基層演出的機會，讓團隊面對鄉鎮較為簡陋的演出環境中，學到寶貴的策劃經驗。經過前三年的開發，後三年的演出更是深入偏遠的鄉鎮，像位處距離台北四個小時路程的新竹竹山，因此看到五十年來第一次的現場演出。而這類偏遠的鄉鎮，幾乎都是全村參與活動。從活動開始，約有九成的觀眾是因為這項活動而初次接觸表演藝術；凡是看過的觀眾，也有三成以上會持續再接觸，對開發觀眾的多元欣賞能力，影響力不可謂不大。

「校園巡迴」的演出，近二年至少有 34 團體參加，巡演 168 場演出，至少有近 20 萬的國小、國中及高中學生及老師觀看了這些優秀團體的演出。除了演出之外，也安排示範講座，讓學生及老師有更多瞭解藝術欣賞及實作的管道。

因此從以上所提文建會近來年最持續的三項計劃中看到，台灣主要的表演團隊在經過公開的評選與詳實的評鑑後，不僅在組織上日漸成熟，在節目的製作上也日益紮實與多元。尤其是原本多屬民間技藝的傳統戲曲，也在藝術的要求與取向上更趨精緻。這也使得台灣表演藝術向外發展的範圍擴大，國際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尺度變得更大。

而近來在國際文化交流的成果，可分為三個部份來看：

一、「進口」部份：

世界各地主要表演團體都曾來台演出，其中包括英國的皇家莎士比亞、楊維克劇團、倫敦愛樂、柏林愛樂、維也納愛樂、貝嘉舞團、荷蘭舞蹈劇場，即將來台的瑞典芭蕾舞等，鮑許舞團更是平均每兩年來台一次。台灣已成為西方重要表演團體亞洲巡演的必經地。

二、出口部份：

根據《2001 表演藝術年鑑》中所調查的 208 個團隊中，有四成五的團隊在 2002 年曾出國演出。歷年出國的演出，除了至屬於文建會的紐約台北劇場及巴黎外，世界主要的藝術節如法國的亞維農、里昂、馬恩河谷藝術節，美國的雅各之枕藝術節及亞洲及大陸等主要城市，也都常見台灣團隊的演出。

三、國際合作的部份：

依其模式，我們約略可分為下列三種類型：

1. 跨國團體間的合作：

大型的合作案例，像是『漢唐樂府』與法國『小艇歌劇院』合作的《梨園幽夢》，中型的有『舞蹈空間』與英國『漂兒舞團』合作的《11748》，而屬小劇場的『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與大阪『銀幕遊學』合作《給一下輪的太平盛世》，則是巡演了東京、台北、香港、上海及韓國的釜山五個城市。去年年底，由諾貝爾文學得主、目前定居法國的高行建編導的《八月雪》，結合奧斯卡電影服裝設計、來自香港的葉錦添，與國內最資深的舞台設計聶光炎、與復興劇校、國立實驗合唱團的合作，更是創造了空前交流合作的案例。

2. 共同策劃製作：

1997年由香港藝術中心、東京的小愛麗絲劇場與台北的皇冠藝文中心共同策劃了「小亞細亞戲劇網絡」，以每個城市分別提供對等的條件——八位演出者七天的食宿、二千美金的演出費及演出宣傳及劇場，互派團隊互訪。從各地策展人的相互推薦中，大家不僅討論了各自美學的品味、演出水平的要求，也在實際活動中，學習到製作以外的背後工業。東京『少年王者館』二位演員搭配13位工作人員，所製造出舞台效果驚人的小劇場演出，讓台北與香港大開眼界。而台北『莎妹』的《2000》引起北京評論者間的激辯，『台灣渥克』極為陽春的演出，也讓香港圈內重新反省與思考。五年間總計有22團的29個製作、在台北、東京、香港、北京、釜山及上海6個城市間巡演。

1999年為製造藝術家間更多的交流與合作，由台北首先主導「舞蹈網絡」，擔任製作人，並提供。由東京、台北、香港與墨爾本的策展人推選編舞者，共同製作一套巡演節目。演出逐年擴大至大阪、韓國的漢城與大丘。演出之外，並安排藝術家的大師班課程，以及共同發展的新作。

3. 提供文化交流平台：

已持續舉辦五年的「台北國際城市藝術節」，提供了重要的演出交流平台，將國際間重要的藝術趨勢與多元的舞台呈現方式，介紹給國內的觀眾。去年更走出台北，擴大為「福爾摩莎·國際城市藝術節」，讓更多的觀眾有所接觸。

由榮念曾在1996年發起、2000年在台北舉行十四個城市會議的「亞洲藝術網絡」，則是透過各種面向的藝術工作者，發展出協會組織，以不同的議題，提供了文化政策交流的平台。

屬於地方政府、結合觀光資源的國際藝術節則是另一項值得注意的創意產業發展。其中有以親子為主「宜蘭童玩節」、鶯歌的「陶瓷嘉年華」、新竹的「竹塹玻璃藝術節」、南投「茶藝博覽會」、花蓮的「石雕藝術節」、屏東的「黑鮪魚文化觀光季」、台東的「南島文化節」等均成為極具特色的大型活動，也成功帶動具特色的地方產業文化發展。

綜觀台灣目前表演藝術的現況，我們期許未來在創意產業的發展上有三項大的發展方向：

- 一、2002 年起，由於基礎教育中，「藝術與人文」領域加入表演藝術的欣賞與實作，未來開發表演藝術 E 化教學產品，將是一項亟需發動的產業。不僅因此可以強化表演藝術團體在教育領域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透過藝術創意的啓發，運用文化的角度與手法，主動引導政治經濟文化的互動，提高各自的競爭力，是此行有待學習與開發合作的主要項目之一。
- 二、基於以往累積的各種國際交流經驗，不僅在這些跨門類的藝術創作中，看出台灣充分瞭解世界文化藝術的趨勢，對於合作的誠意與熱忱，也是有目共睹。廿一世紀文化交流的用意，應將不再是東方向西方「證明自己」、「宣揚國威」，或是在西方自我中心之下，以「異類」或是「另一種」的心態來看待東方。我們除了創意人材一如創作者、各種設計者，以及藝術行政與管理等方面，均有值得互訪學習與借鏡交流之處外，更應著重藝術創新模式的開發與長線合作的啓始。
- 三、以台灣官方與民間同樣重視表演藝術多樣性發展的歷史來看，每年至少已投入 850 萬美金在扶植團隊、地方國際藝術節及國際文化交流上，對於研究部份的投入也不少，台灣因此期待在未來，能成爲亞洲文化資訊與資源的中心，以開創亞洲與歐洲間的跨界合作與對話，累積在研究、人材培訓、文化政策、文化交流策略等議題的探討與記錄，建立更多元的溝通互動渠道。

業務會報

業務會報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三十分

地點：駐法國台北代表處會議室

出席人員：陳主任委員郝秀、何顧問康美、張主任秘書瓏、楊科長同慧、郭秘書紀舟、廖主任仁義、張秘書裕銓、詹專員彩芸、黃業務助理珍珠

主席：陳主任委員郝秀

一、主席致詞：略

二、廖主任仁義業務報告〈請參閱報告資料〉

一、主任委員裁示事項：

- (一) 有關巴文中心與文化組、新聞組、僑務組對外名稱易遭混淆乙節，是屬於自己內部的問題，中心應自己設法去解決，就如同行政院雖然有各部會，但對老百姓而言政府是一體的，只有一個，接獲民眾電話要

- 有耐心熱心服務，不要讓人絕得我們在推工作，這樣會損害政府形象。
- (二) 我們在國家政府機構做事，所有制度如開會都有前例可循，而且開會資料都有一定的格式並應加上頁碼以便查閱，否則將無法查看，而且開會都應該有流程，巴文中心不是新成立的單位，這些都應該學習並注意改進。
- (三) 對於明年的大型活動，巴文中心應該提早作規劃，文建會於去年底就研提 2003 及 2004 的兩年年度計畫，臨時性計畫不是不可以作，但要把握時效，且動作要快，可先傳真給三處請示，先溝通可以再報公文，以免耽誤處理時效。
- (四) 現在資訊發達的時代，辦活動不一定要人親自去，利用電腦資訊設備或電子郵件就可取得很多資訊，就像在國內辦很多活動，人沒有到國外去考察活動照樣處理，例如這次到丹麥、英國之前國內就都沒有派人去，有一種情況才要親自前往勘查，就是如果場地最後只剩下兩個需要做決定時才去，不可能很多場地一一去看。經記人不須親自前往一一查看場地，因為他手上一定有相關的基本資料。法國所有重要表演場所我們都應該要有包括地點、位置、座位數、申請時間、場地特質、舞台燈光等等的基本資料。台北表演藝術團體就有柏林場地的資料還有相片，因此巴文中心應建立重要展演場地的基本資料備用，這樣就不需要親自去看。
- (五) 有關巴文中心今年的工作重點在哪裡？明年的工作重點又是什麼？除了文建會已經核准的活動之外，要開拓的重點工作是什麼？都要有清楚的方向。去年開拓貝爾根藝術節，今年要開拓的是什麼？要事先確定工作方向與重點才能做好，不在多只要能做好一個就很好。
- (六) 文建會承辦文化交流業務同仁只有五位，有關歐洲的資料提供及美洲資料的提供應該是分別由紐文及巴文負責提供，而不是文建會自己做才對。
- (七) 歷屆台法文化獎的全部資料巴文中心均應加以收集整理出版。
- (八) 三十二個外國文化中心負責人是否有邀請出席台法獎頒獎典禮活動？

並事先親自電話邀請，曾經受邀至台灣訪問的重要貴賓是否也都應該列入貴賓邀請名單並追蹤聯繫等等，這些貴賓資料希望在一個月內建立整理完成。這些重要人脈關係要建立檔案，並加以累積。如這次歌劇院總監及博物館美術館龐畢度藝術中心重要負責人等之接觸平時可藉由贈送文建會出版品機會加強聯繫，增強對方對我們的印象。

- (九) 關於文建會要求辦理的案件，如法國電影法規的研究，不是要中心人員親自去做，而是將企劃案報回文建會審核同意後委託專人辦理，如此才能符合我們需要的時效，而且由專家來做專業的東西速度會較快且較專業，而且我們需要的是提出具體的建議事項。
- (十) 有關吳副主委指示進行的「台灣檔案資料」的整理收集案，請劉秋蘭及劉璧臻同學先提出企劃以專案方式處理，文建會同意後就去執行，因為沒有計畫就沒有時程進度。
- (十一) 李筱峰快讀台灣史翻譯成法文的指示，請儘快洽詢出版社研提出版計畫報文建會審核後即刻執行。
- (十二) 故宮文物赴德國七月在柏林十一月在波昂展出文建會將配合辦理並派展演團隊前往舉辦類似台灣文化週活動，請公關宣傳公司盡快提出經費預算；十二月份八月雪演出雙方之權利義務，請再詳細了解彼此經費分攤細節後儘速報會；另外世界衛生組織五月在日內瓦開會的展演活動，請巴文中心就偶戲展及亦宛然前往展演事，進行規劃並繼續聯繫追蹤辦理。
- (十三) 建議巴文中心定期向代表報告相關業務以爭取了解及支持，並可透過與新聞組合作，加強經營與國外媒體的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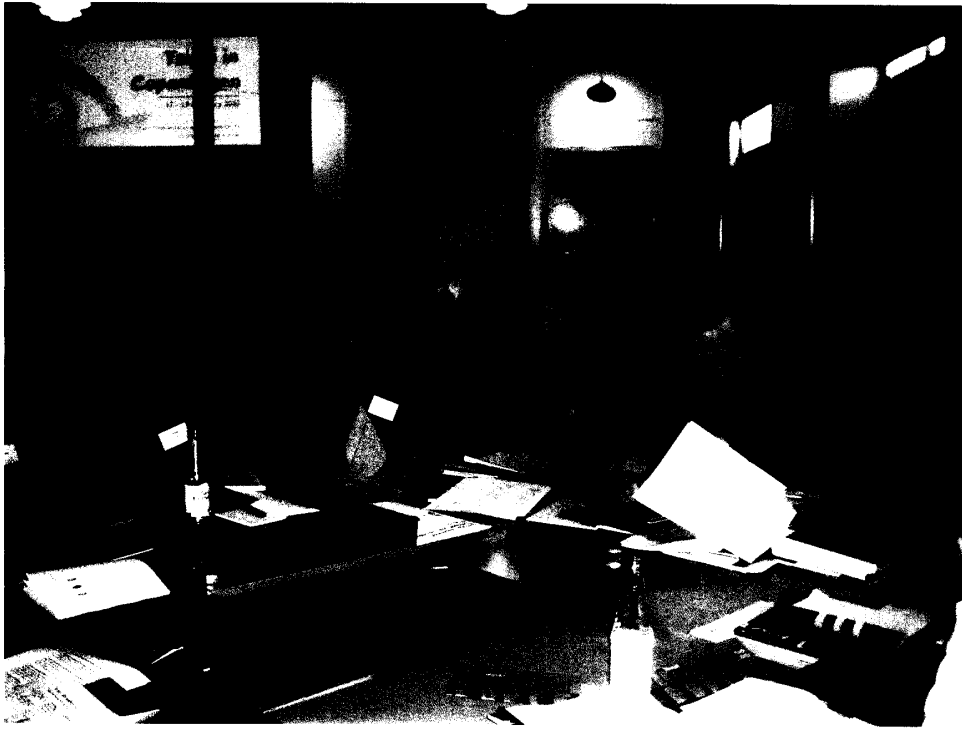
四、主任秘書裁示

- 〈一〉首先要大家了解外館組織的運作，文建會外館組織員額都是向外交部要來的，行政院組織調整後將會有大的變革及調整，目前外館人員都受代表的指揮監督，各單位間也要多多互動與相互協調。另外說明有關外館人員福利問題當初政府財政良好的時候文建會就曾努力爭取過但未能成功。
- 〈二〉有關巴文中心內部檔案管理問題應該再予以加強，除了按照公文時間性歸

檔之外，各業務承辦人員負責的業務，如每次〈檔〉展覽、表演活動結束後等都應該要該檔活動之專卷，包括聯繫過程等相關資料予以併案歸檔，將來列入移交，作為經驗傳承的依據。

- 〈三〉 巴文中心是一個合作團隊應發揮團隊的精神，承辦業務之進度、聯繫情形同仁彼此間應該要知道，這樣若有同仁離開或不在時，其他人員也才能清楚並回答問題，建議定期開會增加橫向之溝通聯繫工作。
- 〈四〉 關於唐澳明案提出的和議金問題，建議以一萬二千歐元去與對方談，依規定我方則不可以另外支付給費用給對方律師。
- 〈五〉 外館人員之年度出差計畫應該在年初即提報給代表知道，並建議經常向代表報告巴文中心業務及活動，以爭取支持。
- 〈六〉 巴文中心網站資料的充實，已請三處協助處理，屆時請中心配合提供相關資料給文建會。
- 〈七〉 有關巴文中心的年度工作計畫問題，事實上並不是不可以調整，只要提早報回文建會都可以做調整，
- 〈八〉 巴文中心人力不足問題，文建會已經與外交部達成共識，在文建會沒有派駐的地區可由當地文化組協助配合，若沒有文化組則請當地駐外代表處協助支援處理，因此巴文中心同仁可以不必再到處奔波，外交部駐外管處都可以全力協助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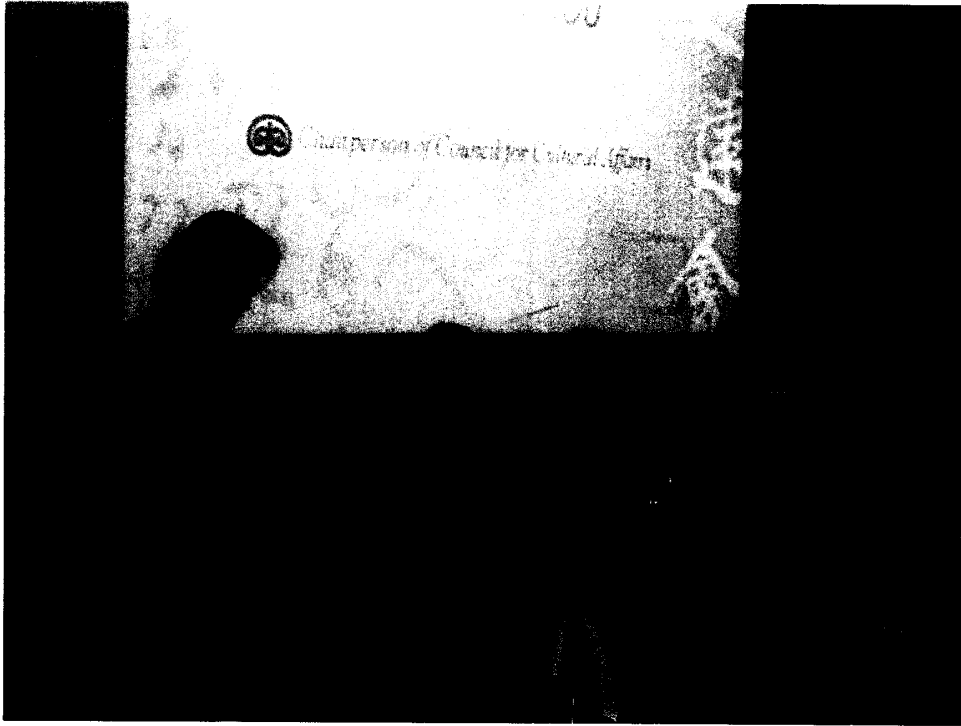
台灣舉辦的國際鋼琴大賽五月將利用代表處場地進行徵選作業，請巴文中心給予必要的協助與支援，並向代表報告請求同意。



與丹麥當地藝文人士共同交換彼此對藝文環境與文化創意產業之看法



丹麥重要報紙以極大篇幅介紹台灣文化訪問團



主任委員發表「文化航行 創意世紀」文章



參訪丹麥設計學院與相關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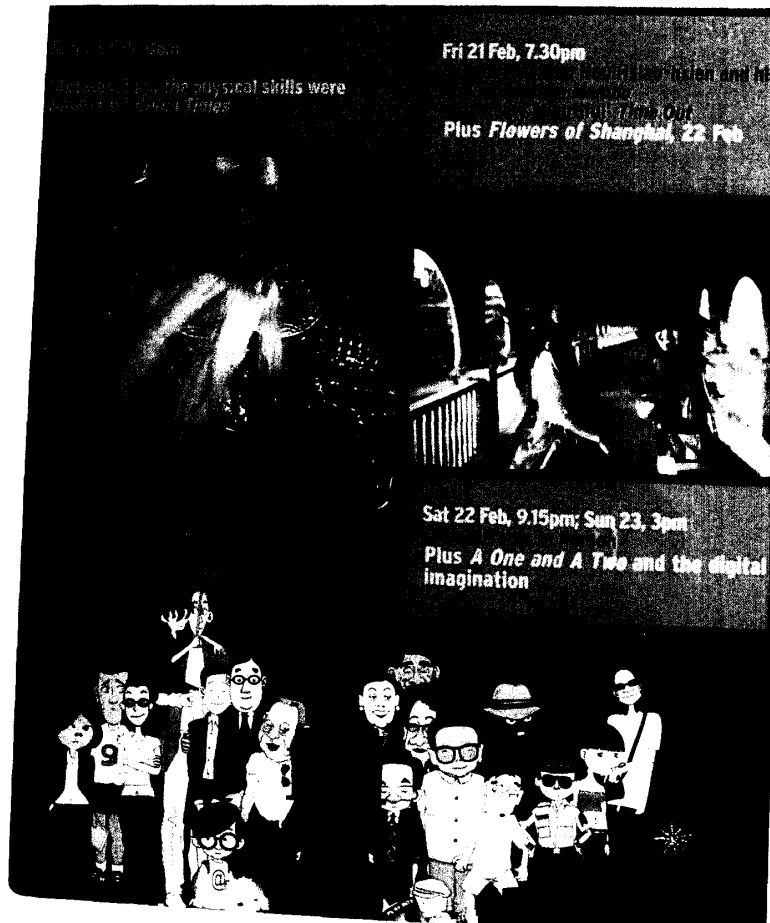
主任委員拜會丹麥文化部長 Brian Mikkelsen



主任委員與前丹麥文化部長 Grethe Rostboll 合影

Made in Taiwan

14-25 Feb 2003



英國當代藝術中心之歡迎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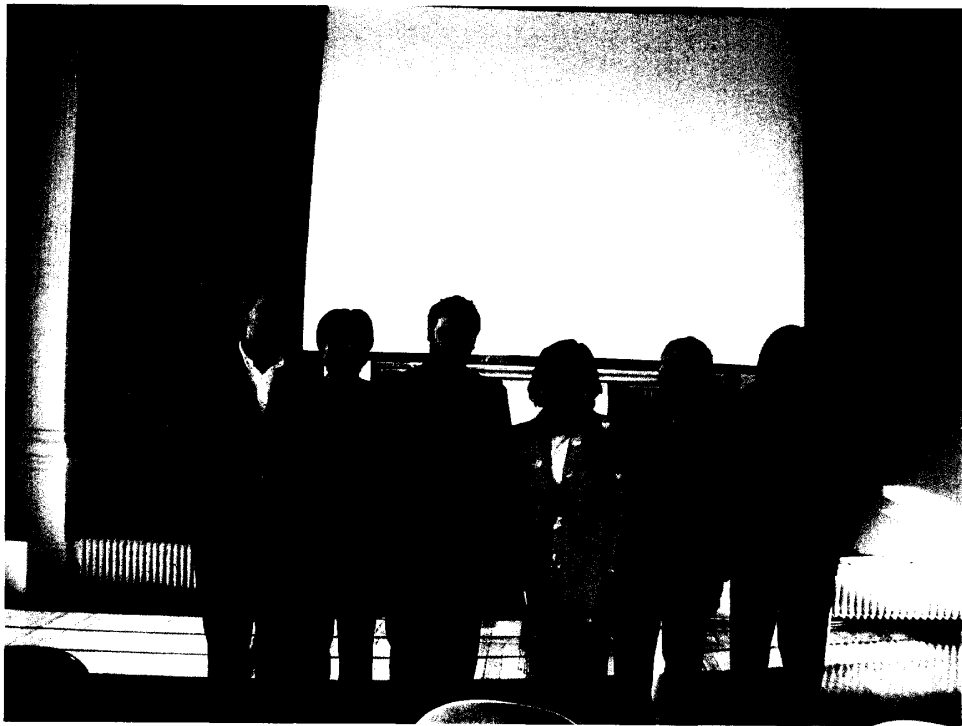
主任委員接受英國 BBC WORLD 訪問時專注之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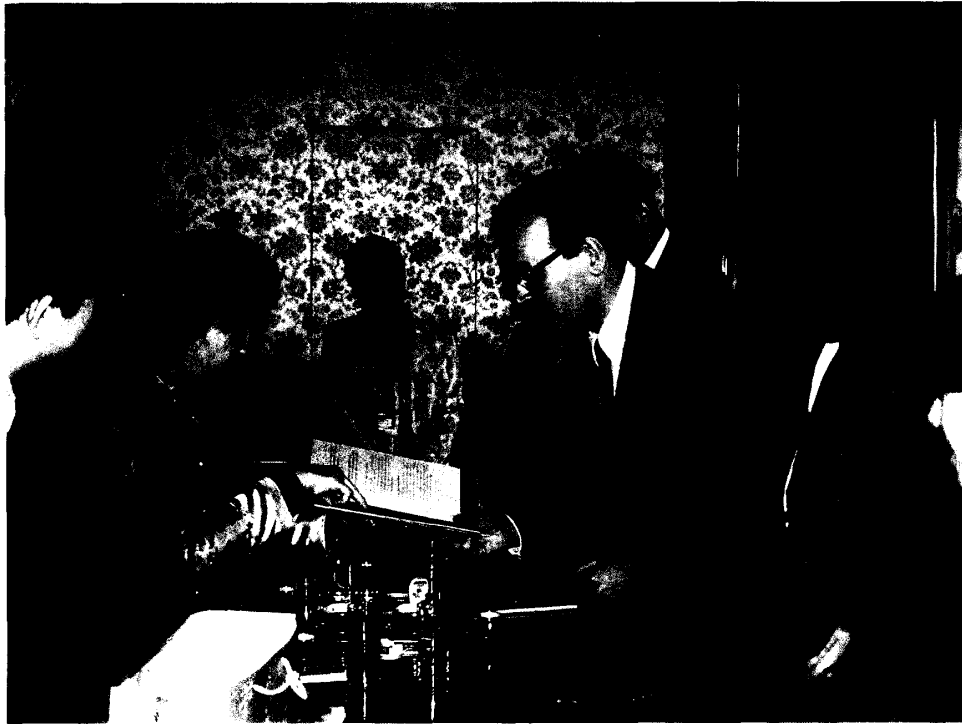
主任委員與英國當地藝文組織進行對談



台灣考察團與倫敦藝文組織進行會談



部分台灣考察團成員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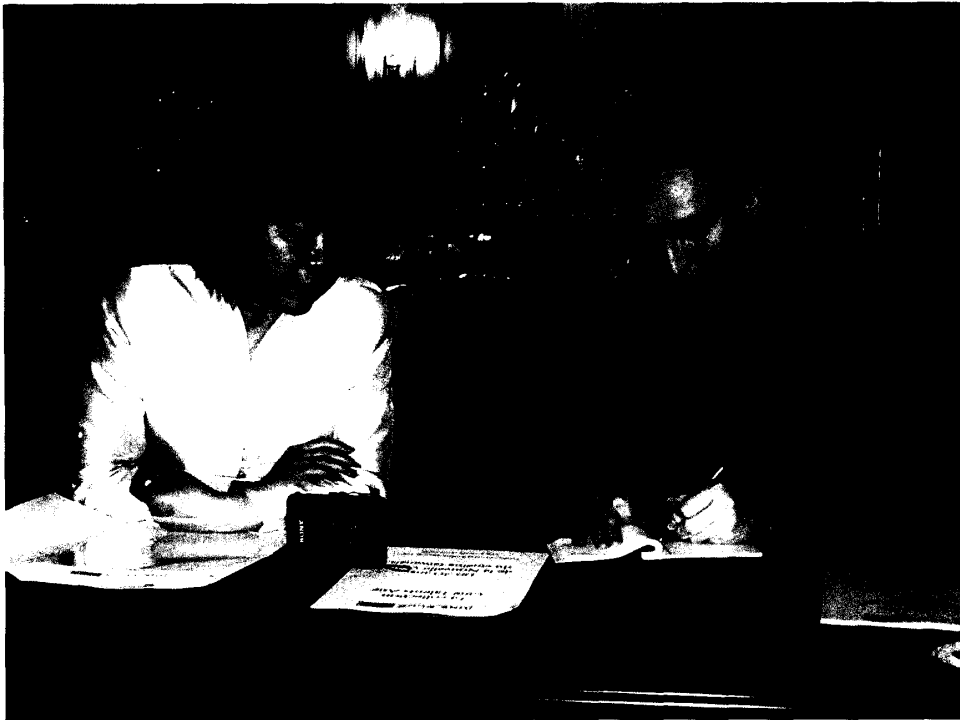
主任委員向法國文化部長 Jean-Jacques Aillagon 介紹致贈之禮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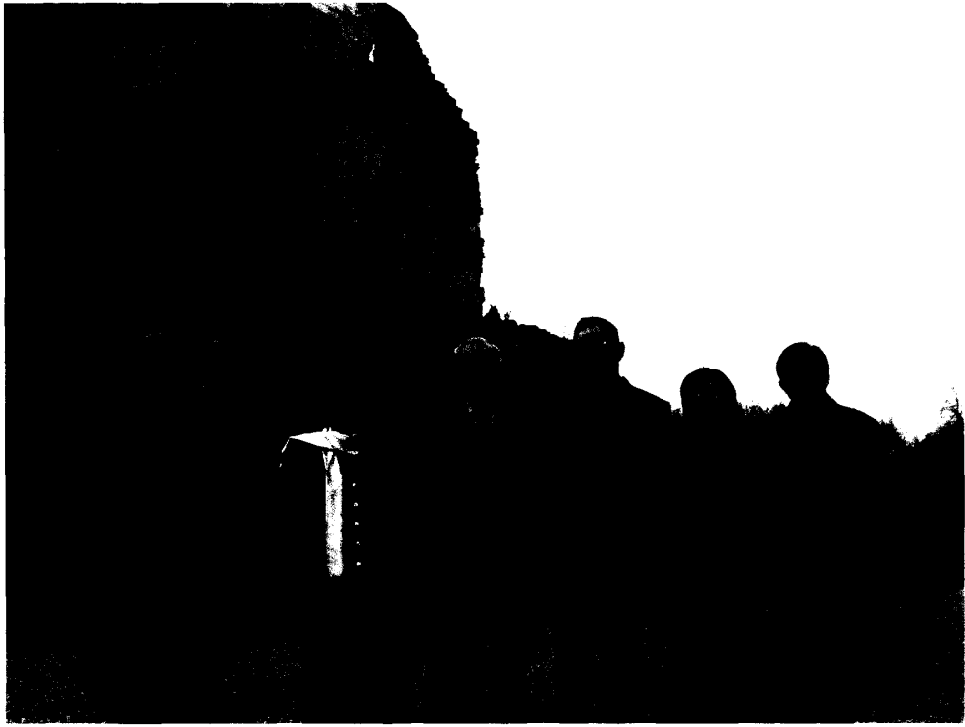
主任委員拜會邱代表榮男



主任委員主持業務會報



主任委員接受法國媒體訪問



主任委員與部分法蘭西學院院士合影